-新-课-标-推-荐-经-典-读-本-



世.界.经.典.名.著.阅.读.馆



绿山墙的安妮

ANNE OF GREEN GABLES

彩绘
升级版

原著 / 蒙哥马利（加拿大）

美丽的绿山墙迎来一个特别的小女孩，她喜欢和知心朋友喋喋不休，她给身边的每件事物都取了一个可爱的名字，她给身边的亲人、朋友带来无穷的欢乐……她就是绿山墙的安妮。

吉林人民出版社

扫清障碍　轻松阅读

唯美图文　畅享收获

【作品简介】

绿山墙的马歇和玛丽拉是兄妹，他们想从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帮助他们干农活，但却阴差阳错地接来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不仅有一头红头发，而且有一张不知疲倦的小嘴和无穷的想象力。她总是出各种状况、惹各种麻烦，但她却给原本沉闷的绿山墙带来了无穷的欢乐，这让马歇和玛丽拉的脸上写满幸福。随着时光的流逝，安妮渐渐长大，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学业上取得极大的成功，但她对马歇和玛丽拉的爱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不·可·忘·却·的·经·典·感·动



世界经典名著阅读馆

绿山墙的安妮

ANNE OF GREEN GABLES

【加拿大】蒙哥马利/原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走进经典/快乐阅读

FOREWORD

高尔基曾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本书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本好书甚至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优秀的书来读,要在优秀的文学作品营造的良好氛围中健康成长。

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算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呢?只有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获得无数读者认可的文学作品才能被称为优秀的文学作品。传承百年的文学名著正是这样的优秀之作。

名著是几千年文化的积淀,是人类文化的精髓,世代传承,在当今文坛上仍熠熠生辉,它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都是无与伦比的,它影响了几代甚至几十代人。

读名著可以开拓视野、丰富知识,坐在书桌前周游世界、穿越古今,能够学到许多在家庭和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

读名著可以提高一个人的素养,培养一个人的品格,我们在读有趣故事的同时能够学会辨识真善美、假恶丑,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处世观。

读名著可以领略文学大师的风采,吸收文学养料,提高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

读名著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阅历,吸取前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指导我们为自己开辟一条健康快乐的人生之路。

《世界经典名著阅读馆》是一套为小学中高年级学生量身打造的经典名著系列丛书,它是结合小学中高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阅读特点设计的:

1. 情节忠实原著

在文字改写过程中，在兼顾此年龄段学生的文字阅读量、不增加阅读负担的同时，保证情节完全忠实原著，让我们更好地领略原著的故事情节与文化精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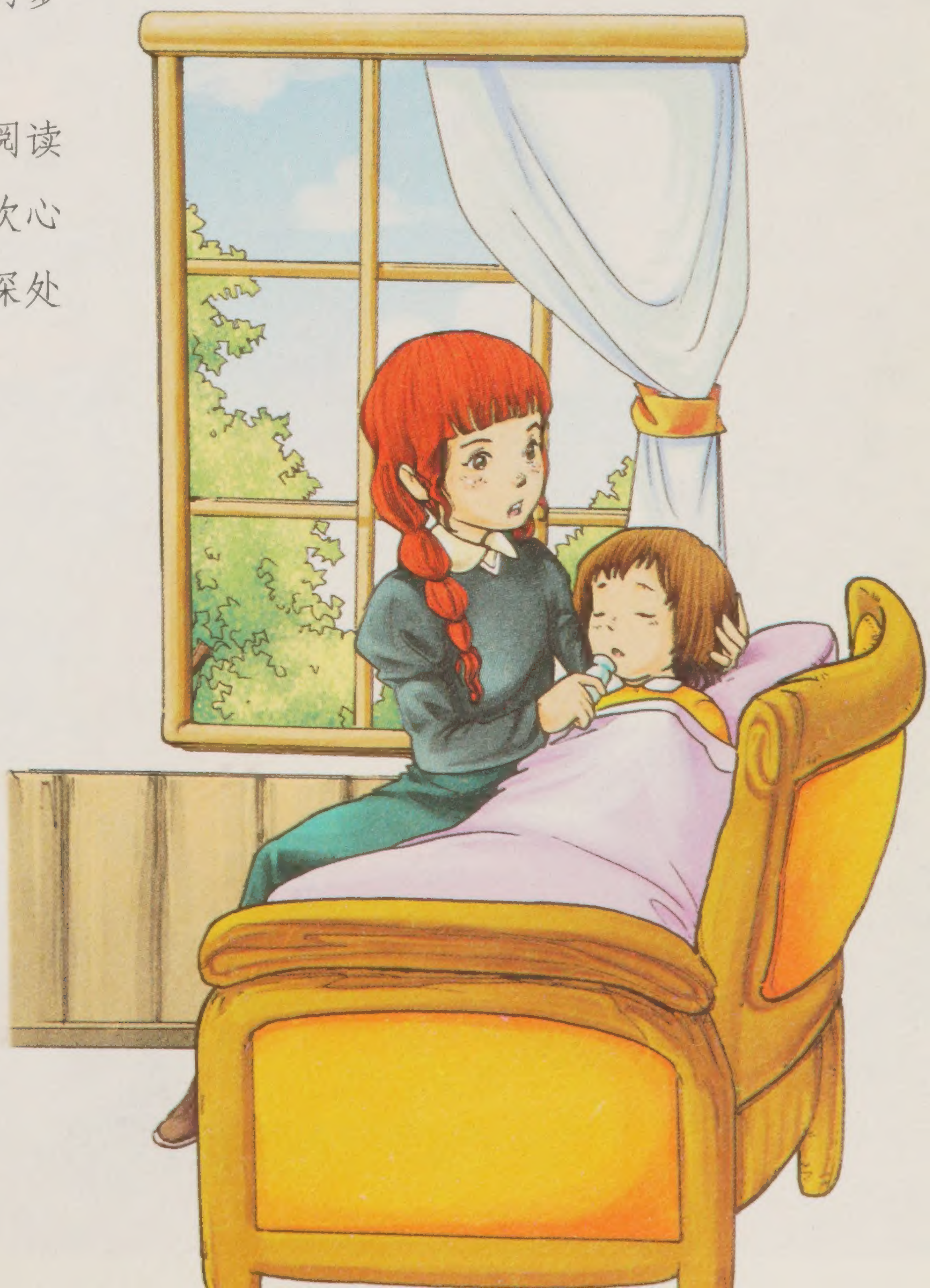
2. 扫清阅读障碍

结合小学中高年级学生的识字量和词汇量，为生僻字词进行了细致的注音、解词，扫清了阅读障碍，既方便学生独立阅读，也便于家长伴读。

3. 精美插图助读

每本书都为精彩有趣的故事搭配了精美的全彩插图，这些插图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故事情节，更可以带给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让我们自由地驰骋在名著的梦幻世界。

走进《世界经典名著阅读馆》，和文学大师进行一次心心相印的对视，一场灵魂深处的重逢。







目录 contents

第1章　来了个女孩 …………………… 8
第2章　犹豫不决 …………………… 15
第3章　玛丽拉的转变 ……………… 22
第4章　终于留下来 ………………… 28
第5章　安妮的愤怒 ………………… 35
第6章　庄重的誓言 …………………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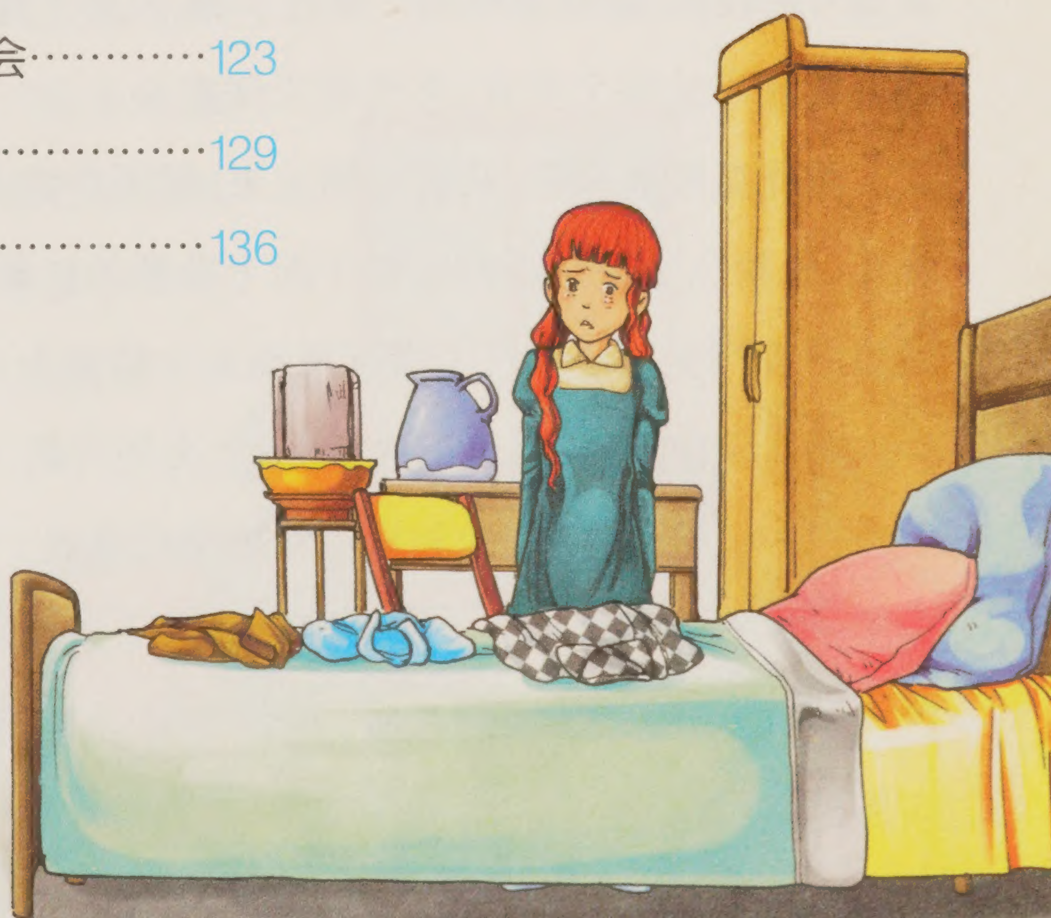


第7章　野餐风波 …………… 48
第8章　安妮上学 …………… 55
第9章　安妮客串医生 ……… 63
第10章　约瑟芬姑妈 ……… 70



第 11 章　安妮出糗 …………………… 77
第 12 章　无妄之灾 …………………… 83
第 13 章　圣诞礼物 …………………… 89
第 14 章　故事俱乐部 ………………… 94
第 15 章　农产品大会………………… 102

第 16 章　考前准备…………………111
第 17 章　考试………………………115
第 18 章　饭店的音乐会……………123
第 19 章　马歇的离去………………129
第 20 章　美丽人生 ……………136



第1章
CHAPTER 1

来了个女孩

初夏的一个下午，林德太太像往常一样，坐在窗前，注视着外面的世界。雷切尔·林德的家就在安维利大街向下斜伸进山谷的地方，一条小溪从那里穿过。小溪的上游水流湍(tuān)急，声音响亮，在树林中蜿蜒[①](wān yán)奔流，然而当它流到林德家门前的山谷时，却变得安静而又驯服。它知道，如果要从雷切尔·林德家门前经过而不谨慎地保持礼貌，适当地注意礼节的话，就无法从林德太太那敏锐的目光下逃脱。多少年来，无论潺(chán)潺流淌的小溪，还是天真活泼的顽童，无论初夏盛开的花朵，还是田野间忙碌的乡邻，只要发现任何不同寻常的事情，她都要想办法探个究竟，不然就无法安心。

阳光温暖而和煦，从窗外洒进来，屋下斜坡上的果园里苹果树正开着花，浅粉色的花朵就像新娘子脸上羞涩的红晕。一阵风吹过，一丝丝甜甜的香气夹杂在空气中吹到林德太太的脸上，林德太太感觉十分舒适。是的，眼前一切似乎正常：她的丈夫托马斯·林德正在谷仓后面的小丘上种着芜菁，周围的邻居也在地里忙活着。然而，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本应在自家红土地里种芜菁的卡斯巴特家的马歇，竟然戴着白衣领，穿着他最体面的礼服，赶着马车，不慌不忙地离开了村子。显而易见，他这是要走远路了。

---

①(山脉、河流、道路等)形容曲折延伸的样子。

他究竟要去干什么呢？或许别人这么做林德太太还不会觉得奇怪，可是这样的事情放在马歇身上就太不寻常了！这是因为，马歇的情况比较复杂，他平日里难得出门，除非是非常紧迫的事情要他去解决；而且马歇性格内向，不喜欢与陌生人打交道，甚至不愿意到那些要与人交谈的场合去。林德太太绞尽脑汁，冥(míng)思苦想，却对此毫无头绪。在她眼中，初夏的阳光变得如此碍事。

“喝完茶我就到绿山墙农舍走一趟，这件事要弄个水落石出，非去玛丽拉那里探听消息不可了。”林德夫人迫不及待地做出了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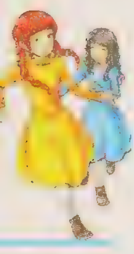
林德夫人一喝完下午茶便出了门，直奔卡斯巴特兄妹的住所。这个庄园远离鳞(lín)次栉(zhì)比[1]的住宅区，位于开垦区最偏僻之处，就像世外桃源一样，隐藏在果树园中，由一条小路和街道相连。她在整洁得有点儿过头的屋里坐下之后，问道：“刚才我看到马歇出门去了，是有谁不舒服吗？”

“哦，不，没有啊，我们的身体都很好！”玛丽拉说，“他去布莱特·里巴了。我们想从诺巴斯科西亚的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今天到。”玛丽拉是个又高又瘦的女人，看上去有点儿刻板。

“什么？”林德夫人从来没有听


▼林德夫人和玛丽拉在聊天。

1 像鱼鳞和梳子的齿一样，一个挨着一个地排列着，多形容房屋等密集。



过比这更不可思议的事，“这是真的吗？”

“当然了。”玛丽拉平静地说，“只是从诺巴斯科西亚的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林德夫人责备道。

“为什么？我们早就有这打算了啊！我和哥哥从去年圣诞节过后不久就开始商量这件事，他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所以从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的朋友斯文萨太太跟孤儿院的人很熟，所以就托她帮忙物色一个。上午我们收到了斯文萨太太打来的电报，说今天就把孩子送过来，就坐今天下午五点半的火车。”

在弄清楚一切之后，林德夫人急切地说道：“恕(shù)我直言，玛丽拉，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儿太草率了？贸然领养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这很可能会出大问题的！我上礼拜还在报纸上看到一条孤儿院男孩放火的消息。”

林德夫人的话让玛丽拉心里没了底：“雷切尔，你所说的有理，不过马歇坚持这么做，为了这件事，他整天忧心忡(chōng)忡的。我实在看不了他难过的样子，所以只好尽量去满足他的愿望。”

“那只有请求上帝保佑了！”林德夫人长叹一口气，“希望不会闹出什么大乱子，我听说在新布兰兹维克，一个被收养的孤儿院的孩子竟然往井里投毒，把整整一家人都害死了，但那好像是个女孩。”

“可我们要领养的是个男孩，男孩和女孩是不一样的，男孩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来。”玛丽拉说道。

“但愿如此！”林德夫人一边说一边往外走，她不打算在这里等马歇回来，因为她已经等不及了，她要马上把这对从没有照顾过孩子的兄妹要收养一个孩子的消息传播出去。

马歇赶着马车，走在漂亮的林荫道上，心里却在为见到斯文萨太太的场面而担忧。马歇长得很丑，打扮更是异于常人，所以经常让女人畏惧(jù)，而这反过来也使他畏惧女人。通常，他只在玛丽拉和林德夫人面前才不会害羞和脸红。

马歇来到车站，月台上，除了一个小姑娘孤零零地站在一堆鹅卵石上似乎在等人之外，附近就再没有一个人了。

"就是她！"要下班回家吃饭的站长告诉马歇，"斯文萨太太把她寄放在这儿，说是你们托她从孤儿院领养的孩子！"

"可我们要领养的是个男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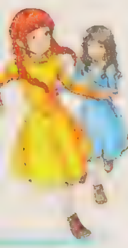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你为什么不去问问那个小姑娘呢？"

什么？让马歇去向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提问，并且问她为什么不是一个男孩吗？正在马歇不知所措时，那个小姑娘向他走了过来。

她一直默默地注视着马歇，而马歇却把目光投向别处。这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穿在身上的是一身浅黄色棉绒裙，衣服显然穿了几年了，显得又短又紧。女孩头上戴着的水兵帽非常破旧，两条红色的小辫子从帽子下方垂了下来。她长得很瘦，却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白皙的



▼小姑娘向马歇走了过来。



瓜子脸上是星星点点的雀斑，这瘦小的女孩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朝气与活力，身上则好似蕴(yùn)含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

“您就是马歇·卡斯巴特吧？”小姑娘一只手拎着布制提包，另一只手伸向马歇，“很高兴见到您，我刚才还在担心您不会来呢。我想，如果您今晚不来，我就爬到对面铁道拐角的那棵大樱(yīng)桃树上去，在温柔的月光下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

马歇一边笨拙(zhuō)地和小姑娘握手，一边盘算着该怎样做。最后，他决定先把小姑娘带回家，然后再想办法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 小姑娘和马歇一起愉快地走向马车。

“抱歉，我来晚了。”马歇难为情地说，“我们走吧，把提包给我。”

小姑娘爽朗地说：“啊，还是我来提吧。提包不重，而且提手容易脱落，只有我知道里面的诀窍。

“不能在樱桃树上度过浪漫的一夜虽然可惜，不过我很高兴您能来。我们要坐马车吗？回家的路很远吗？

“对了，说到家，我和伯伯从今天起就是一家人，这真是太棒了！孤儿院实在是太糟糕（zāo gāo），我连做梦都想过家庭生活呢！

“哦,我可能说错话了,我不是说孤儿院的人不好,他们也都是好人,只是那种地方很难让人产生幻想。我最喜欢幻想了,我曾经幻想过同桌孩子的身世……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夜里进行的,白天可没有时间想这些。这可能就是我这么瘦的原因吧,好在我可以经常幻想自己胖乎乎的,每当笑的时候,脸上就会出现两个小酒窝。”

就这样,小姑娘一直说到上车,而稍稍安静一会儿之后,她那连绵不绝的幻想又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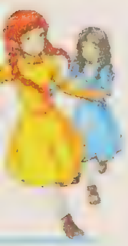
“这儿真是太美了,您不这么觉得吗,伯伯?”小姑娘指着道路两侧的白桦树和盛开的樱桃树说,“它们让我联想到穿着白色婚纱的新娘,那是我最向往的幸福,不过我长得太丑,大概永远不会有那样的机会了!我在孤儿院时总是穿得破破烂烂的,坐火车来这里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很可怜。不过我不在乎,我可以幻想自己穿的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衣服。啊,您看,这里简直就是花的世界,我有一种美梦成真的感觉,我太幸福了。”

小姑娘说到这里,微微顿了一顿,又说:“我是不是有点儿烦,很多人都这么说,如果您不喜欢,我可以马上闭嘴!”

不过,她的担忧显然是多余的。不知为什么,平时沉默寡言,对女孩敬而远之的马歇在这个喋(dié)喋不休的小姑娘面前不但没有感觉到局促,相反还有一种其乐融融的感觉。“没关系!”马歇对小姑娘说,“你不用管我,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啊,那真是太好了!”或许是感受到了马歇发自内心的喜欢,小姑娘欢喜地拍拍手,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她的幻想。

马车在路上转了个弯,走进了一条长不过四五百码的林荫道。正在滔滔不绝的女孩突然沉静了下来,马歇回头看了一眼,小姑娘正全神



贯注地盯着眼前的道路。这条道路一直向前延伸，道路两旁栽满了漂亮的苹果树，树冠高大茂密，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漂亮的拱门，头顶上开满了一片雪白的花，好似一顶馥郁芬芳[1]的帐篷。枝头下面，紫色的黄昏不知不觉地来临。远处，地平线上的天空仿佛一幅美妙的图画，晚霞如大教堂长廊尽头的窗户一样富有诗意。

女孩被眼前的美景深深地迷住了，她倚靠在马车上，两只瘦削的小手紧握在胸前，扬起欣喜若狂的小脸，出神地欣赏着头上那团白色的光辉。许久，她才用一种做梦一般的目光盯着马歇："啊，卡斯巴特先生，刚才我们走过的那个地方，那个白色的世界，叫什么名字呀？"

"那儿叫'林荫道'，是个漂亮的地方吧？"

"漂亮？怎么只能说漂亮呢？啊，简直是——美极了，的确太美了！不管怎么拼命幻想，都不能够超出它的美。那么美的地方，怎么能只起个'林荫道'这样平凡的名字呢？对啦！叫它'欢喜的白路'怎么样？"

她把他们经过的林荫道取名为"欢喜的白路"，把村里人称之为"巴里的湖"叫作"碧波湖"……最后，等马车翻过山丘，拐过一个弯之后，绿山墙农舍出现在落日的余晖(huī)中。

"马歇伯伯，我太高兴了，我的心因为欢喜而疼痛。啊，您听，那些树叶在说梦话呢！"

"哦，也许吧！"马歇把小姑娘从车上抱下来，然后带着她向屋里走去。

---

[1] 形容香气非常浓。

第2章
CHAPTER 2

犹豫不决

玛丽拉快步从屋里走出来，当她看到一个风风火火的小姑娘时，不由得吓了一跳。

"怎么——怎么是个女孩？我们不是托斯文萨太太带一个男孩吗？"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这是斯文萨太太带来的孩子，没错，我已经问过站长了！"

"所以你就把她带回来啦？"

兄妹两人说着说着争吵起来，直到旁边的小姑娘忽然大哭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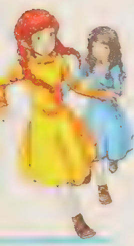
这样一来，马歇和玛丽拉有点儿不知所措了。

"好啦！"玛丽拉劝小姑娘说，"不要再哭啦！"

"不，我要哭！"小姑娘浑身颤(chàn)抖着说，"我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从来就没有人想收留我，你们也一样，因为我不是一个男孩。啊，我该怎么办啊？"



▼ 玛丽拉被风风火火的小姑娘吓了一跳。



"哈哈！"一向不苟(gǒu)言笑[1]的玛丽拉被小姑娘的样子逗乐了，"好了，孩子，放心吧，在没有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之前，你可以住在这里。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克蒂莉亚！"小姑娘犹豫了一下说。

"真的吗？"

"不，我只是希望别人这么叫我，我的真名叫安妮·雪莉。"小姑娘不情愿地说。

"那我们就叫你安妮吧。"

这时，马歇把马牵进了马棚。

"告诉我，"玛丽拉问安妮，"除了你，斯文萨太太还带了什么人？"

"莉莉·琼斯，一个长着一头栗色头发的女孩。如果我也有那么一头漂亮的栗色头发，您会喜欢我吗？"

"不，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需要一个男孩，一个能够帮马歇干园子里活儿的男孩。好了，马歇来了，咱们吃点心去吧。"

在马歇和玛丽拉吃点心的时候，安妮看上去一点儿胃口都没有，她闷闷不乐地把用砂糖



▼ 安妮闷闷不乐地把用砂糖腌渍过的苹果拨来拨去。

① 不随便说话或笑，形容人态度庄重。



腌(yān)渍过的苹果拨来拨去。

"为什么不吃？"玛丽拉的脸色严肃起来。

"我哪里吃得下呢？"安妮长叹一声，"我已经陷入彻底的绝望，哪里还有心思吃东西啊！"

"好了，玛丽拉，这孩子很累，带她去休息吧。"马歇说。于是，玛丽拉把安妮带到阁楼的房间里。

玛丽拉离开后，十分茫然的安妮打量着这个房间。四周光秃秃的，什么装饰也没有，然而墙壁刷得雪白，让人感觉十分刺眼。地板上也是如此，空空荡荡，除了正中铺着一张她从未见过的圆形草编地席。一张高高的老式木床放在房间的一角，另一角摆着一张三角形的桌子，上面放着红天鹅绒的针插，针插看上去很硬，好像能把世界上最硬的针尖都折断。房子的摆设是如此生硬、刻板，充满了难以形容的冰冷气氛，安妮感到十分害怕，她哽咽①(gěng yè)着脱掉衣服，换上短小的睡衣，迅速钻进了被子，把脸埋到了枕头底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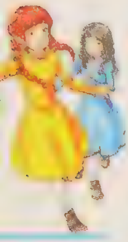
玛丽拉来吹蜡烛，地板上、床上一片狼藉，被子里，一个小小的身影在一颤一颤地抽噎，显示着孩子还在。"晚安。"她用有些生硬的口气对被子里的小人儿说，但还是流露出一丝温情。可是安妮表现得并不友好："您不该这么说，这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最糟糕的夜晚，我……"她抽抽搭搭，把整个脑袋埋在被子里。

玛丽拉轻手轻脚地回到厨房洗盘子，马歇则坐在一旁默默地抽着烟，看得出来，他有心事。

"难道你真的想收留她？"玛丽拉问。

"嗯，不，也许吧！"马歇结结巴巴地说，"虽然这有点儿让人难以理

① 哭时不能痛快地出声。



解，不过她是个很有趣的小姑娘。”

“这倒是没错。可她是个饶（ráo）舌的小家伙儿，我最讨厌这种女孩子，咱们必须把她送回去！”

“可是——那好吧！”马歇放下烟斗，走进自己的房间。玛丽拉看了他一眼，然后绷着脸也进了自己的房间。而在阁楼上，在他们没有再留意的地方，一个孤苦伶仃、心灰意冷的孩子，满怀着委屈和痛苦，流着眼泪，也慢慢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安妮很晚才醒。她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窗户，六月的清晨一下子映入眼帘。啊，多么美丽的绿山墙啊！外面的樱桃树花团锦簇，房子两边是苹果园和樱桃园，树下一大片蒲公英，紫丁香的香气直扑窗口。庭院下面的斜坡上长满三叶草，下面的洼地上还有一条小河。几十棵白桦树笔直地站在那里，精神抖擞（sǒu）。对面的小丘上是一片枞树的丛林，左边有一个大仓库，再远一点儿，绿色的斜坡之外，大海正闪耀着蓝色的光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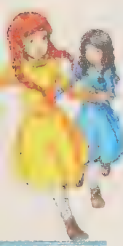
安妮被眼前的美景陶醉了，她一动不动，似乎忘记了周围现实的一切，就连玛丽拉已经站在了她的背后她都没有觉察，直到玛丽拉用有些简单生硬的语气跟她说“你该穿好衣服啦”，安妮才收回自己的心，深深地吸了口气，说：“你看窗外多美呀！”她挥动着手臂，像是在对窗外精彩的世界招手，好把这一切揽进自己的怀中。

“是的，那些树木很高大，还开着很多花，不过它结的果子可不怎么样——又小又有虫子。”玛丽拉简单地回答。

“啊，怎么仅仅是树木？这个世界，整个的世界都是那么光彩迷人！在这个美丽的早晨，这儿就是一个令人迷醉的世外桃源！你听，小溪潺潺流动，像是在演奏一首小乐曲，又像是在轻声欢笑，多么美妙！小溪



▼安妮站在窗边，观赏窗外美丽的景色。



旁边的果树啦、小草啦、野花啦，每天都欣赏这美妙的乐声，它们是多么幸福！在我小小的生命中，我能在绿山墙的农舍边与这样的一条小溪相伴，想想就令人兴奋！如果你们收养了我，我一辈子生活在这里，那该多好啊！我正在幻想着这些，但再好的幻想也会有被打断的时刻，所以我就特别难受。噢，我不要再想了！”

十分钟之后，收拾利落的安妮下了楼。三个人默默地吃完早饭，玛丽拉要去厨房刷盘子，这时，安妮说：“让我来吧！”

“你能行吗？”玛丽拉诧异地问。

“当然，除了刷盘子，我还会照顾小孩儿呢！”安妮自豪地说。

安妮的确干得不错，一直站在一旁看着她的玛丽拉连连点头。盘子洗好之后，安妮似乎有到外面去的冲动，不过仅仅是短短的一瞬。她回到桌前，脸上的兴奋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这是怎么啦？”玛丽拉问。

“我决定不去外面。”安妮像一个殉(xùn)道者①似的，以一种无比果敢的语气说，“我不属于这里，所以不管怎么喜欢它都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一旦我出去和那些树木、花草、小河交上朋友，我就会不可救药地爱上它们。这样一来，当我走的时候……啊，对了，窗外的葵花有名字吗？”

“苹果葵。”

“那我给它们取个名字吧，就叫‘波尼’，您觉得怎么样？”

“随便你，”玛丽拉顿了顿说，“不过，为什么要给它们起名字呢？”

“因为这样能让我和它们更亲近啊！有了名字之后，它们就是我的好朋友。只是一味叫它们葵花会让它们伤心，就像一直叫您‘女人’一样，您也会感到不耐烦的，不是吗？对了，刚才我还给窗前的樱桃树起

① 为自己信仰的宗教而献出生命的人。

了名字——冰雪女王，您觉得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玛丽拉离开安妮，去地窖里拿土豆时，她觉得心里痒痒的：难道不仅是马歇——他早就投降了，虽然他不会像世界上大多数的男人一样，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连我也中她的妖术了？我愿意听她说话，这是肯定的。



▲ 马歇看着玛丽拉带着安妮出发了，目光中充满哀伤。

玛丽拉从地下室回来后，开始提前准备午餐。

“马歇，下午可以用马车吗？”玛丽拉问。

马歇忧郁地看安妮一眼，轻轻地点点头。

玛丽拉故意不去看他，板着脸说：“我要带安妮去趟白沙镇，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那时我就会把她送走，换一个可以让咱们满意的男孩。”

马歇还是不说话，这让玛丽拉很恼火，仿佛自己理亏似的。不过，尽管如此，马歇还是默默地套好马车。在玛丽拉带着安妮出门的时候，马歇自言自语道：“今年夏天，我可以雇一个男孩来帮忙……”玛丽拉一撅（juē）嘴，使劲儿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子。吃痛的马长嘶（sī）一声，在小径上飞快地跑起来。玛丽拉偷偷往后看了一眼，只见马歇站在柴门旁，目光中充满哀伤。

第3章 CHAPTER 3

玛丽拉的转变

“我会好好享受这次‘兜风’，只要我下定决心，就一定可以很快活。”安妮坚定地说，“我不会再想回到孤儿院的事，而只把这次出行当作一次旅游。哇，野蔷薇(qiáng wēi)开得多漂亮啊！它们一定知道许多秘密，只是不能说出来。粉红色的真是太棒了！对了，玛丽拉，您说我长大后头发的颜色会改变吗？”

“我看不会，永远不会！”玛丽拉说。

这让安妮觉得很失望：“唉，‘我的生涯，就像是希望长眠的坟场……’这段书上读来的文字最适合现在的我了。今天咱们要通过‘碧波湖’吗？”

“碧波湖？你大概说的是巴里的湖吧。不，我们要走岸边的道路。”

“岸边的道路？嗯，听上去挺不错！”安妮满意地说，“玛丽拉，这个名字让



▼ 玛丽拉一边驾马车，一边与身旁的安妮聊天。



我的心里浮现出一幅美丽的画面。对了,白沙镇离这里有多远啊?"

"大概五英里路吧。可以告诉我你的身世吗?"

"哦,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安妮摇摇头,"不过,如果能用想象的方式说,就会有趣得多。"

"不,想象的话你已经说太多了,我想知道你真实的过去。好了,现在告诉我,你在哪里出生,现在多大了。"

"到今年3月我正好十一周岁。"安妮开始无奈地诉说自己的身世,"我出生在波林格布罗克。父亲叫沃(wò)尔特·雪莉,是一名高中教师,母亲叫伯莎·雪莉。他们的名字都很好听,我很庆幸——"

"好了,安妮,接着往下说。"玛丽拉催促道。

"我妈妈也是那所高中的老师,但是结婚后她就不再教书了,这样,我们三口人就靠爸爸的工资维持生活。托马斯太太说他们比教堂里的老鼠还穷,住的房子又窄又小又破旧。那间房子不在我的记忆中,但我无数次地幻想过自己出生的地方:栅(zhà)栏门里长着君影草,而前院则种着漂亮的紫丁香,金银花灿烂盛开的枝条从窗子爬进客厅,给客厅增添了美丽的色彩。薄薄的窗帘垂下来,为房子带来了一种神秘的气氛。托马斯太太说,像我这么丑的婴儿她还从未见过,除了我的眼睛水汪汪的,还算有神,整个人又瘦又小,就像一只可怜的小猫。可是,妈妈却说,我长得很漂亮,等长大后一定是个迷人的姑娘。我想妈妈的眼光总要比一个穷困的临时女佣高明些。然而,我那善良、美丽的妈妈却没能看着我长大,在我刚三个月的时候,她得热病去世了。如果她能活到我会叫'妈妈'该有多好呀!能叫一声'妈妈'该有多幸福!我父亲也染上了同样的病,在母亲死后的第四天离开了我。我就这样成了孤儿,左邻右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都束手无策。没人想要我,似乎这就是



▲ 安妮辛苦地照看三对双胞胎。

我的命运：父母双亡，一个亲戚也没有。最终，穷困的、有一个酗酒丈夫的托马斯太太收留了我。她一手把我拉扯大，希望我成为一个好孩子。可怜的托马斯，她的生活那么拮据，丈夫是那样不省心，使她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一旦我干了什么错事，她就严厉地责备我。直到八岁之前，我都一直生活在托马斯家，替他们照看四个小孩子。后来，托马斯叔叔不幸被火车轧（yà）死了，托马斯大婶再也无力收留我。好在这时哈蒙德大婶听说我会照看孩子，便接纳了我。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虽然我很喜欢婴儿，不过哈蒙德大婶有八个孩子，其中双胞胎就有三对，您说这是不是有点儿过分？好吧，我继续。两年之后，哈蒙德大叔去世了，哈蒙德大婶把孩子们分给亲戚们抚养，然后一个人去了美国。而我却没人要，所以只得进孤儿院。直到斯文萨太太来接我，我在孤儿院已经待了四个月。”安妮终于说完了，她微微长出一口气。

“那你上过学吗？”玛丽拉问道。此时，马车已经接近海岸大街。

“没怎么上过，只是断断续续上了几段。不过，我在孤儿院读了很多书，对了，我还能背诵很多诗，像《霍恩林丹之战》《佛洛丹之后的爱丁堡》等。”

"托马斯太太和哈蒙德太太她们对你好吗？"玛丽拉转过脸来看着安妮问道。

"嗯……这个……该怎么说呢？"安妮的小脸突然变成了红色，额头上有亮晶晶的汗水渗出，她神情中带着不安，似乎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是的，是的……这么说吧，她们都是好人，她们本想对我温柔热情的，这点我能感觉到。如果她们能有这份心意，即使她们不总是那样，我也不会介意。可是，可恶的生活，她们的日子过得也不舒心。一个有个酗酒的丈夫，日子怎么能好过？一个生了三对双胞胎，日子更是糟糕透顶，对不对？真的，她们想好好对待我的。"

安妮沉默了，她好像在出神地欣赏海岸大街的美景，而玛丽拉也没有再追问下去，她任由马车自己前行，人却陷入了沉思。多么可怜的小女孩！玛丽拉的心中，一股怜悯(mǐn)之情油然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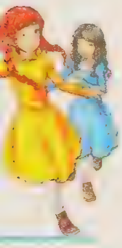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不错的女孩，"玛丽拉暗自沉思，"虽然话很多，但这一点完全可以通过训练慢慢纠正过来，而且她的话里也没什么失礼之处。安妮的父母肯定也都是有教养的人，她倒很像个名门之后呢！"

马车驶上大街左侧的断崖，下面的海浪汹涌澎湃(péng pài)，冲刷着鹅卵石岩滩。往远处看，大海湛蓝，一望无际，几只海鸥正划过长空，翅膀尖儿被阳光映成银色。

"太美了！"安妮又欢快起来，"我做梦都想看到这样的大海。瞧那些海鸥，真希望我也可以成为它们中的一员，整天在海上自由地飞翔！啊，最前方那座大房子是什么地方？"

"哦，那是怀特·桑德大饭店。"玛丽拉回答。

"啊，我还以为是斯文萨太太的家呢。"安妮满脸悲伤，"我知道到了那儿一切就全完了。"说话间，斯文萨太太家真的到了。对于玛丽拉和



安妮的到来，斯文萨太太又惊又喜。

“欢迎，欢迎！你好吗，安妮？”

“托您的福，就像您看到的一样，我很好！”安妮机械(xiè)地说。

“我只是想打扰您几分钟，”玛丽拉说，“您完全弄错了，我和马歇想要的是一个男孩。”

“啊？怎么会这样！”斯文萨太太尴尬(gān gà)地说，“那一定是我听错了，我还以为一切都办得令人满意呢。”

“哦，这不能怪您，”玛丽拉说，“现在我只想问您，如果把安妮送回去，孤儿院还会收留她吗？”

“应该会！”斯文萨太太想了想，说，“不过也许用不着这样，因为昨天彼得太太来找我，说希望要一个能够帮忙做家务的女孩，我想安妮可以到她家去。瞧，她来了，你们谈一谈吧，我去一下厨房。”

问题似乎一下子解决了：孩子有了一个新的去处，不用再回孤儿院，上天很照顾玛丽拉。然而当这个出乎意料的好机会放在玛丽拉面前时，玛丽拉却没有如释重负[1]的感觉，她跟彼得太太不熟悉，但是也有过几次接触。她听说过这个女人的一些事情。那女人长着一副泼辣的嘴脸，小个子，浑身没有一丝多余的肉。人们都说她对人很粗暴蛮横，女孩子们很难在她家干上很长时间的活儿，因为她们都无法忍受她的怪脾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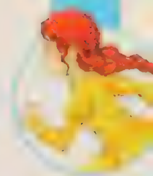
安妮静静地坐在沙发上，死死地盯着彼得太太看上去尖酸刻薄的脸，眼里闪烁着泪花。

“谈得怎么样了？”斯文萨太太折了回来，“彼得太太，不知道您对这个孩子满不满意？”

彼得太太上上下下打量着安妮，问：“你叫什么？多大啦？”

---

①像放下重担子一样，形容解除精神压力后心情轻松愉快。



"安妮·雪莉，今年十一岁。"

"嗯，看上去好像派不上什么用场，不过倒是挺精神。现在听我说，要到我家的话，必须老实、恭顺，做事干脆、利落，而且准确无误。玛丽拉，我可以把她带走了吗？我家那个小婴儿几乎要把我折磨疯了！"

玛丽拉没有说话，她扭头看了看安妮，安妮苍白的脸又使她心中的怜悯泛滥（làn）开来。"不，我是说，您不必急着带安妮走！"玛丽拉说，"我和马歇并不是不想收留她，其实，马歇还非常喜欢她。我来这里只是想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让我把她带回去再和马歇商量一下吧，如果明晚之前我们还没有把她送回来，那就是说我们已经收养她了。好吗，彼得太太？"

"那好吧！"彼得太太撅撅嘴说。

▼安妮用闪烁着泪光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彼得太太。



第4章
CHAPTER 4

终于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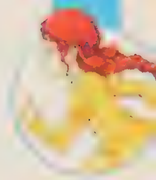
玛丽拉的话让安妮像获得重生一样。她欢天喜地地跟着玛丽拉回到了绿山墙农舍。马歇早已经在农舍外的小路上焦躁不安地等着了，他看到安妮跟着玛丽拉回来了，严肃的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他默默地收拾好马车，安顿好安妮，什么也没说，就跟玛丽拉去仓房后院挤牛奶了。挤牛奶时，玛丽拉给马歇讲述了安妮悲惨离奇的身世，并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马歇。

▼ 玛丽拉向马歇讲述安妮的身世。



"彼得家的那个女人，就算喜欢一条小狗，我也不会送给她的！"马歇浑身上下充满了精气神，这对他来说真是少见。

"那样的一个女人，我也很不喜欢。但这孩子确实不是我们计划中的男孩，我真的很为难，不知道是否该把她留下。可是与其让她跟着彼得太太，不如我们收留她比较合适。这



也是不得已的呀，如果一直这样犹豫下去，我会被折磨出心病的。我的内心告诉我，我们有义务收留这样一个可爱活泼的女孩子。当然啦，我们没有养育孩子的经验，尤其是女孩，留下她对我们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我无论如何也要拼命地做好这件事。马歇，我决定收养这孩子，你说呢？”

马歇那张时常羞涩(sè)的脸上露出了愉悦的神情：“啊，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做的！那的确是个非常可爱、有趣的孩子，是吧？”

“我会好好教她，当然，你也可以帮忙。”

“不，玛丽拉，一切都按你说的办。”马歇说，“只要对她亲切，有爱心就行，她会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玛丽拉不以为然地笑笑，提着铁桶进了制乳室。

晚上，玛丽拉带安妮上楼睡觉时严肃地说：“昨晚你没有把脱下来的衣服叠好，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从今天开始，脱下的衣服一定要叠整齐、放好，明白吗？”

“那当然！”安妮肯定地说，“昨晚我太难过了，根本没有心思做这些，今晚我一定会把它们叠得整整齐齐。”

“嗯，如果你想留下来，就要当心点儿，努力做一个好女孩。”玛丽拉说，“好了，现在祈祷[1](qí dǎo)吧，然后上床睡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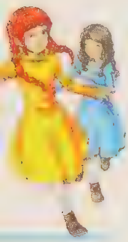
“祈祷？可是我从来没有祈祷过啊！”

“什么？”玛丽拉吓了一跳，“天啊，难道从来没有人跟你说过做祈祷吗？你对上帝一点儿都不了解吗？”

“神是永不变换的圣洁的灵魂，他是智与力、圣洁与正义、善与真的存在！”安妮流畅地说。

---

① 一种宗教仪式，信仰宗教的人向神默告自己的愿望。



这让玛丽拉松了一口气。

“哦，看来你多少也懂一些，这就好。那么，你是在什么地方学的这些呢？”

“在孤儿院的礼拜日学校里。我们把教义问答都背诵下来了，其中的许多词语，像‘无限’‘永恒’‘不变’等，雄壮、豪迈(mài)，像是从管风琴中发出来的似的。虽然它和诗不一样，不过听起来和诗差不多。”

“我可没空和你谈诗。安妮，听我说，想要做一个好孩子，每天晚上睡觉前一定要做祈祷，要不然大家都会以为你是个坏孩子。”

“就因为我长了一头红头发，所以很容易变坏吗？”安妮生气地喊道，“这是任何一个自己没有长红头发的人无法了解的，我的红头发谁都改变不了，祈祷也没有用。何况，一到晚上，我往往早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哪里还有精力去做祈祷呢？要知道，那可是好几对双胞胎啊！”

安妮需要宗教教育，而且必须从现在开始，玛丽拉暗暗下定决心。她说：“要想在这个家待下去，就必须做祈祷，你知道吗，安妮？”

“那好吧，我听您的！”安妮顺从地说，“只要是您说的，我什么都听。不过，请您先告诉我该说些什么呢？”

“首先要跪下。”玛丽拉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

安妮立刻跪下来，然后严肃地看着玛丽拉：“为什么要跪下来呢？我觉得做祈祷时应该到广阔的原野或森林深处去，仰(yǎng)望长空。好吧，我已经跪下了，现在说些什么？”

这时，玛丽拉觉得有些尴尬：“你已经够大了，应该试着自己做祈祷，虔(qián)诚①地感谢神的赐予，并且求他赐给你想要的东西。”

“好的，我会试着这样做的。”于是，安妮低下头来，把脸埋在玛丽拉

---

① 恭敬而有诚意(多指宗教信仰)。

的双膝之间。"仁慈的主啊——我记得在教会里牧师就是这样说的,我自己祈祷时也可以这么说吧?"安妮抬起头问道。

玛丽拉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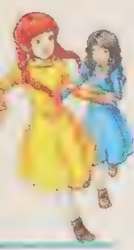


▲ 安妮在玛丽拉的指导下做祈祷。

"仁慈的主啊,我的'欢喜的白路''碧波湖''波尼'和'冰雪女王'都是您无私慷慨(kāng kǎi)的赐予,我由衷地感激你。我目前所能想到你的恩赐就是这些。现在再讲讲我想要的吧,仁慈的主,我想要得到的太多了!如果全讲出来会花很多时间,所以我就先说两件最重要的吧:主啊,让我永远留在绿山墙农舍吧;还有,请求主等我长大的时候,把我变成一个美人。此致,敬爱您的安妮·雪莉。祷告完了,您觉得我做得怎么样?"安妮为自己能够做祈祷感到非常兴奋,对玛丽拉说,"如果时间能够再充裕一点儿,我会好好想想自己该怎么说的,我会做得更好的!"

玛丽拉有大吃一惊的感觉。如此离奇的祷告,虽然充满了虔诚,但也是够无知的,这不是在轻视主吗?该给这个孩子好好上一课了。玛丽拉边给安妮掖好被角,边在心里默默发誓,要从明天起正式教她怎样做祈祷。

直到第二天午后,安妮还在为自己能不能留下来而担心。玛丽拉在上午的那段时间里给她安排了很多事情做,并且认真地对她进行考查。中午的时候,玛丽拉得出一个满意的结论:安妮乖巧、听话、做事干脆、利落,而且从不挑剔(tì),又善解人意。当然,她的缺点也很明显,那



就是经常陷入幻想而把工作忘掉。为此,玛丽拉狠狠地批评了安妮一顿。

中午,清理收拾完毕以后,安妮来到了玛丽拉面前,她瘦小的身体整个都在打着战,脸蛋儿涨得通红,眼睛睁得大大的,两只小手紧紧地捏在一起,脸上是一副等待最坏宣判的表情,恳求道:“亲爱的卡斯巴特小姐,求求你告诉我吧,我可以留在这儿吗?从早晨起我就一直忍着没敢问,再这么下去,我可实在受不了了。请您赶紧告诉我吧!”

“我跟你说过把洗碟布放在热水里烫一下,是吧?”玛丽拉依旧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先把这个活儿干完再说吧!”

安妮非常顺从地去洗了抹布,她一刻不停地转了回来,眼睛紧紧盯着玛丽拉,似乎不立刻得到答案便不会善罢甘休。玛丽拉再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了:“那好吧!我和马歇都同意你留下来,不过你要努力做一个好孩子,拥有一颗感恩的心,知道吗?喂!你怎么啦,安妮?”

安妮泪流满面:“我太幸福了!我一定会努力成为一个好孩子。也许这很难,托马斯太太就经常说我不是个好孩子,不过我会努力的。天哪,我怎么止不住自己的眼泪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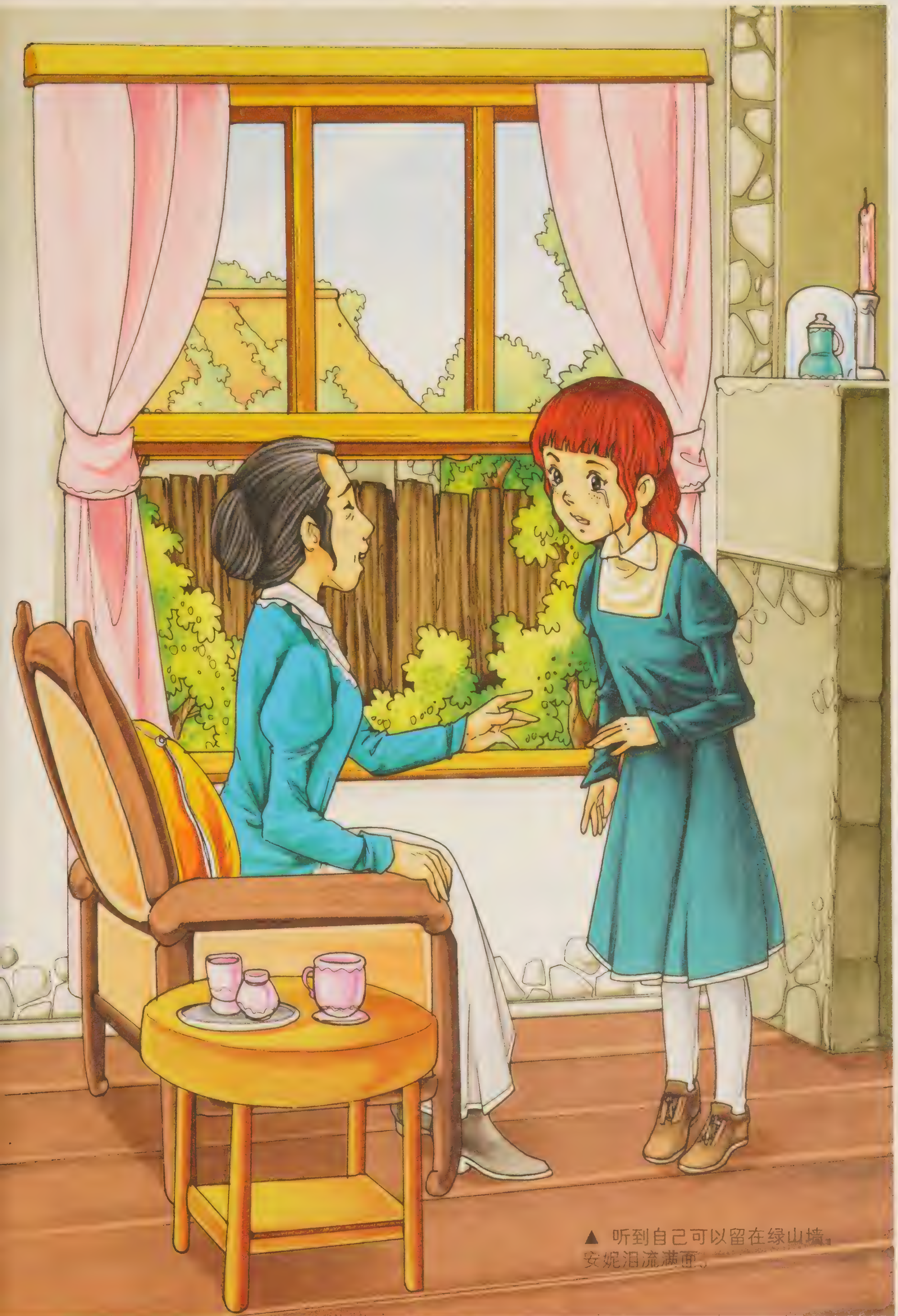
“你太高兴了!”玛丽拉说,“到椅子上坐一会儿吧,稍稍平静一下。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你的情绪变化也太大了。总之你放心,我们已经决定收留你了。以后我们会教你做正确的事,让你上学,不过再过一两个礼拜学校就要放假了,所以上学恐怕得等到九月份新学期开学。”

“那真是太好了!”安妮兴奋地大叫,“对了,卡斯巴特小姐,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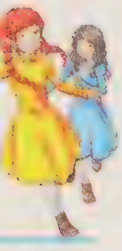
“叫我玛丽拉就好了。”

“可是这样叫您好像不太尊敬。”安妮摇摇头。

“没关系,只要心怀敬意就没问题。”



▲ 听到自己可以留在绿山墙，安妮泪流满面。



“我想叫您玛丽拉婶婶，”安妮笑眯眯地说，“这样叫您的时候，我会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您觉得呢？”

“好像不是很合适，因为我并不是你的婶婶。”

“卡斯巴特小姐，您只要把它想象成真的就行了！”安妮睁大眼睛，说，“您做不到吗？”

“恐怕是这样。”

“玛丽拉，”这时安妮转变了话题，“我在这里能交到好朋友吗？”

“好朋友？”

“对，无话不谈、情投意合的朋友，我做梦都想有这样的朋友。本来我一点儿都不敢奢（shē）望，可是现在好多美梦都变成了现实，所以我想，这个愿望是不是也可以在这里实现呢？”

“住在果树园山坡的戴安娜·巴利和你年龄差不多，她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小姑娘。她现在住在卡莫迪的伯母家，等她回来，也许可以做你的好伙伴。不过，你一定得守规矩，做事掌握好分寸，千万别忘了礼节。”

“嗯！”安妮使劲儿地点点头，她透过苹果花，用闪烁的目光看着玛丽拉。

“戴安娜长得漂亮吗？她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我只希望不是红色的才好，因为我最讨厌红头发。如果她的头发颜色跟我的一样，我会很难过的！”

“放心吧，戴安娜是个漂亮的女孩，她的眼睛和头发都是黑色的，脸颊（jiá）是玫瑰色的。她既聪明又懂事，是个难得的好孩子。”玛丽拉像个高傲的公爵（jué）夫人一样与安妮交谈，她非常有限的经验认定，跟尚在成长中的孩子讲话，必须采取这样的方式。而安妮呢，她丝毫没有理会这些，她又一次沉浸在快乐的幻想之中。

第5章 CHAPTER 5

安妮的愤怒

安妮在绿山墙住了两个星期之后，感冒刚刚痊（quán）愈的林德夫人便迫不及待地来看望她，此时，安妮正在果园里晒太阳。

“我被你和马歇所做的事情吓了一大跳！”林德夫人对玛丽拉说。

“一开始我也有些惊讶，不过一切都好起来了。”玛丽拉说。

“可是你们实在是太糊涂了！”林德夫人同情地说，“还是把她送回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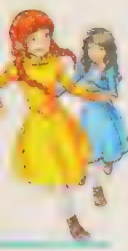
“不，我们已经决定收养她了。我们都很喜欢她，虽然她身上有不少缺点，不过她让这个家更像一个家了！”

两个人说这些话的时候，安妮蹦蹦跳跳地从外面回来。当她发现林德夫人后，害羞地停在门口。

“怎么长成这个样子？”林德夫人一向直来直去，她提高嗓门说，“天哪，这么瘦，前胸贴着后背，太难看了！玛丽拉，你怎么会想到收养这样一个孩子？哟，瞧这脸上的雀斑，跟撒了芝麻一样！乖乖，还有一头红头发，跟胡萝卜似的！快过来，让我看清楚些……”

安妮确实来到了林德太太的面前，但出乎雷切尔·林德太太的意料，她一阵风似的穿过了厨房，来到林德太太的面前，因为愤怒，小小的身体整个都在发抖，脸色涨红，嘴唇直哆嗦。

“我特别讨厌你！”安妮发狂似的喊叫着，并用脚使劲儿跺着地板，



"我讨厌！讨厌！非常讨厌你！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嘲笑我骨瘦如柴？你怎么能说我满脸雀斑？你怎么能嘲笑我长了一头红发？我从没见过你这样冷酷无情、粗暴无礼的女人！"安妮昂首挺胸，双眼如喷火一般紧紧盯着林德太太，她两只瘦小的拳头紧紧握着，像一头成功被挑起怒火的小牛犊，毫不畏惧地面对着林德太太。

"你怎么能这么笑我、挖苦我？假如有人这样说你，你会怎么想？要是别人说你又矮又胖，一点儿也没有头脑，你受得了吗？你说的话甚至比托马斯先生喝得烂醉时挖苦我的话更难听，我绝不会饶恕你！不会，永远不会！"地板被安妮使劲儿地跺着，发出愤怒的"咚咚"声。



▼ 愤怒的安妮向林德夫人咆哮。

"我的天哪，这孩子怎么啦？太不像话了！"林德太太不知所措地张大了嘴巴，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什么。

"安妮，快点儿回你的房间，快点儿！"玛丽拉严厉地说。

安妮大声哭喊着，冲出了客厅，门在她的身后被砰的一声关上了。接着，安妮旋风般地上了二楼，又是砰的一声，东山墙屋子的门也被猛地关上了。

"玛丽拉，这就是你收养的孩子吗？"林德夫人质问道。

玛丽拉本想说一些道歉的话，不过心里的声音却不允许



她这么做："雷切尔，你也实在是太过分了，你怎么能那么说她？"

"什么？"林德夫人愤怒了，"她这么目无尊长，难道你认为是对的？"

"不！"玛丽拉平静地说，"她的确很没有礼貌，不过我以后会好好教导她，只是你的话多少也有些不妥(tuǒ)！"

"那好吧，既然这样，我走了！"林德夫人怒气冲冲地走出屋子。

玛丽拉一边转身上楼，一边琢(zuó)磨着刚才自己为什么没有更早地制止安妮。安妮这时正抱着被子趴在床上痛哭，连鞋都没有脱。

"安妮——"

没有回答。

"安妮，"玛丽拉加重了语气，"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安妮非常不情愿地下了床，坐到玛丽拉对面，一双泪眼盯着地板。

"安妮，你知道你刚才有多么失礼吗？"

"可是她说我难看，说我头发像胡萝卜，她凭什么这么说？"

"那你也不该大声呵斥那位夫人啊，你让我以后怎么见她呢？再说，她只是说你长得不美，你自己平时不也是这么说吗？"

"我自己说可以，可是我不希望别人这么说，那样我就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您可以想一想，如果她说的是您，您会怎么想呢？"安妮哭成了泪人。

安妮的这番话让玛丽拉想起了自己的少女时代，那时她也像安妮这么瘦，一位夫人说她不漂亮的一句话她现在还时常想起。

"林德夫人的确不该那么说你！"玛丽拉的脸色缓和了很多，"不过，她毕竟是你的长辈，所以无论如何，你必须去向她道歉。"

"道歉？我办不到！"安妮坚定地说。

"不行，不管怎样，你必须道歉！"说完，玛丽拉下楼去了。



▲ 马歇满脸疼爱地看着安妮。

第二天早上，安妮还在生气，所以没有下楼吃饭。玛丽拉无奈，只好把事情的全部经过告诉了马歇。

“挫（cuò）挫林德夫人的锐气也好！”马歇当然站在安妮这一边，“不过，总不能因为这件事不让安妮吃饭吧。”

“当然不会！”玛丽拉白了马歇一眼，“我会按时给她送饭，不过她必须得向林德夫人道歉，否则她就不能下楼。”就这样，玛丽拉一日三餐都为安妮送到楼上，只是安妮一点儿都没有吃。

傍晚的时候，马歇趁玛丽拉单独到后面的牧场牵牛，偷偷溜到楼上。他在一番踌躇[①]（chóu chú）之后，终于敲开了安妮的房门。此时，安妮正坐在窗边，悲伤地望着外面的庭院，她可怜的样子让马歇十分心痛。

“安妮，你怎么啦？”马歇小心地关上门，压低声音问道。

“没什么。”安妮情绪低落，“玛丽拉非要我向林德夫人道歉，可是我不想那么做。”

“可是事情总得解决啊！”马歇说，“既然非解决不可，那还是尽快得好。要知道，玛丽拉向来说到做到！”

“那好吧，既然您都这么说。”安妮想了想，说，“过了一晚之后，我也

---

① 犹豫不决，徘徊不前。

觉得我昨天做得有点儿过分，虽然我还是不想道歉，而宁愿永远待在这间屋子里。但为了您，我想我可以去道歉。”

“那就再好不过了！没有你，楼下好像少了点儿什么。好孩子，那就去向林德夫人道个歉吧，你会做得很好！”马歇欣慰（wèi）地转过身要下楼，又说，“对了，我上楼的事不要告诉玛丽拉。”

“嗯，好的！”安妮使劲儿点点头。

马歇一下楼就逃到远处的牧场。玛丽拉进屋的时候，安妮大叫起来：“玛丽拉，对不起，我不该使性子，我愿意去林德夫人那儿向她道歉。”

“那很好！”玛丽拉嘴上淡淡地回答，心里却松了口气。

挤完牛奶之后，玛丽拉带着安妮来到林德夫人家。还没有说话，安妮就一下子跪到林德夫人面前，祈求般伸出双手，用悲切的声音说道：“林德夫人，那天我不该和您吵，我实在是太没礼貌了。至于我对夫人说的那些话……虽然并没有言过其实，不过我不该说出来的，请夫人原谅我吧！”说完，安妮低头垂手等待回音。她的这番话说得非常动情，让人看不出有任何虚假成分。

内心单纯的林德夫人顿时被感动了，心中的怨气一下子烟消云散。

“好了，快起来，我已经原谅你了。事实上，我那天的话也的确有点儿过火。不过，我有一个同学，小时候也是一头红头发，长大后竟然变成了金褐（hè）色，所以你还是有希望的。”

“啊，谢谢您的原谅！”安妮高兴地说，“您的话让我重新看到了希望。对了，我可以到您的庭院里玩儿吗？”

“当然，如果你喜欢，还可以用水仙做一个花束。”

安妮出去后，林德夫人开心地对玛丽拉说：“这孩子真的很特别，很招人喜欢。你和马歇决定收养她是对的，她一定可以成长为一个好孩子！”



当玛丽拉带着安妮返程时，安妮得意地问："我做得怎么样？"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随便使性子，那样也就不必再向人道歉。"

"那好啊，只要不批评我的头发。"安妮不再说话了，不知不觉，她们已经走上自家小路。微微的夜风吹拂着脸庞，风中夹杂着几丝沁（qìn）人心脾[1]的幽香，欢迎着这一老一小两个人。前方，绿山墙农舍的厨房里，灯光一闪一闪，在欢迎晚归的亲人。安妮突然紧紧地依偎在玛丽拉身边，把自己的小手放到了玛丽拉干瘦的手中，说："噢，玛丽拉，我终于有自己的家了，我太幸福了！让我现在做祈祷，我觉得一点儿也不难。"

玛丽拉紧紧握着安妮瘦小的手，一股温暖愉悦之情油然而生。这就是母爱吗？这种感情是如此强烈，玛丽拉强迫自己恢复平静，然后说："幸福总是围绕在好孩子周围，安妮，在祷告时可不许乱说。"

"知道了。"安妮又开始了想象，"我把自己想象成风，吹拂树梢，吹拂小草，吹拂林德太太家的鲜花……玛丽拉，我不想再说话了。"

"那太好了，感谢上帝！"玛丽拉虔诚地长叹了一声。

---

[1] 指呼吸到新鲜空气或喝了清凉饮料使人感到舒适，也用来形容欣赏了美好的诗文、乐曲等给人以清新、爽朗的感觉

第6章
CHAPTER 6

庄重的誓言

这一天，玛丽拉把三件新衣裳放到安妮的床上：一件焦茶色的棉布夏衣、一件黑白格子的秋衣、一件刺眼的深青色冬衣，都是从卡莫迪的店里买来的。

这三件衣服款式相同，缝制得规规矩矩，看起来非常呆板。

"怎么样，喜不喜欢？"玛丽拉问安妮。

安妮板着小脸回答说："我想象自己很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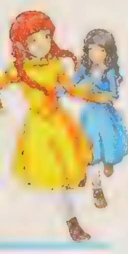
"想象？难道你不喜欢吗？"玛丽拉有点儿恼火，"这衣服又新又整洁，你为什么不喜欢呢？"

"因为……它们有点儿土气，不够漂亮。"安妮吞吞吐吐地说。

"什么，土气？"玛丽拉一皱眉头，"我看这样正好，时髦[1]（máo）的衣服只会让你变得虚荣。这三件衣服虽然没有什么装饰，不过结实、耐穿，今后你要保持它们整洁，千万


▼ 看到三件款式相同的新衣服，安妮有些失望。

① 形容人的装饰衣着或其他饰物新颖入时。



别弄破了！要懂得感激，知道吗？”

“我是很感激，”安妮辩解说，“如果有一件衣服的袖子是泡泡袖的话，我一定会感激不尽的。现在最流行泡泡袖的衣服。”

“可是我没有那么多布料，何况我更喜欢简单实用的衣服。”

“可是大家都在穿那样的衣服，不管实用不实用。”安妮伤心地说。

“好了，不要再说了。把衣服放好，明天该去主日学校上课了。”玛丽拉说完就下楼去了。

第二天，玛丽拉头疼，就让安妮去找林德夫人，跟她一起去主日学校。

安妮独自上路了，她穿的正是那件黑白方格的棉绒衣服，这件衣服还算合身，只不过因为安妮过于瘦弱，使得本来就略有些肥大的衣服显得她更加瘦弱了。



▼安妮将采来的花儿插到帽子上。

绿山墙农舍前面的小路弯弯曲曲，走着走着，安妮便被两旁的金莲花和野蔷薇吸引住了，她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何不自己装饰一下帽子？于是，她采了许多花插在帽子上。安妮摇晃着被粉色、黄色装点起来的一头红发，迈着轻快的步伐，蹦蹦跳跳地走在大街上，心里觉得很得意。

当安妮满意地走进学校时，那些穿着漂亮衣服的少女都用好奇的眼



光盯着她头上的鲜花，并且偷偷地笑，说着悄悄话。做完礼拜后，安妮被分到罗杰森小姐的班级，可是没有一个女孩亲近她。

罗杰森小姐是个严厉的中年妇女。要不是安妮在玛丽拉的帮助下做了预习，还不知道会遭遇什么样的尴尬呢。

不过，安妮最在意的并不是这些，而是自己穷酸的穿着。其他女孩的衣服都是泡泡袖的，只有她例外，这让她觉得生活简直没法继续下去。

安妮回家后，玛丽拉问她："今天在主日学校怎么样？"

"很不好，主日学校是个糟糕透了的地方！"

"安妮！"玛丽拉简直要气坏了。

安妮唉声叹气地一边摆弄花草，一边坐到摇椅上说："我没在家时，它们一定很寂寞吧？玛丽拉，在主日学校，我始终是按照您的嘱咐做的，表现得很有礼貌。我没有跟林德太太一起去，因为我到她家时她已经走了。快到教堂时，我和一大群女孩儿一起走了进去。我坐在靠窗的一条长椅上，谢天谢地，幸亏我坐在那里，因为贝尔先生祈祷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让人听得好累。我忍不住向窗外望去，结果发现'碧波湖'正在窗外！于是我一直望着它，唤起了我许多美好的想象。"

"孩子，你真不应该这样做，你应该认真听贝尔先生的祈祷。"

"可是贝尔先生的话是说给上帝听的，"安妮提出了异议，"并不是给我说的，再说了，他自己也说得毫无味道。我敢打赌，贝尔先生一定认为上帝离我们太遥远了，所以，全身心地投入也没有意思。可是，我发现岸边有一排白桦树，阳光透过伸展的白桦枝一直照射到湖底，那简直就是一个梦幻世界。我激动万分，忍不住祈祷：'主啊，谢谢你，谢谢你。'"

"可不能在祈祷的时候大声说话。"玛丽拉担忧地说。

"没有，我压低了嗓音。谢天谢地，贝尔先生的祈祷总算结束了，我



被分到了罗杰森小姐的班上课。我们的班级有十个女孩儿，除了我之外，其他的九位女孩每人都穿着那种泡泡袖衣服。我试图想象自己也穿着泡泡袖衣服，但不知怎么回事，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

玛丽拉感到事情有些难以控制，说：“在上课的时间想泡泡袖是不对的，要专心听讲好吗，孩子？”

“啊，怎么会呢，我回答了好些问题。但是真不公平，罗杰森老师可以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而我也有很多问题却不能提问。背诵圣经赞歌的时候，罗杰森小姐问我会不会，我只好告诉她我什么也不会。罗杰森小姐希望我在下礼拜日前，把第十九首赞美诗背下来，然后在教会里诵读，这首诗写得太美了，我一定要在下次上课前背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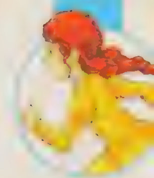
“放学后，我们一起去听牧师传教，今天的内容是《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三节，它太长了，我要是牧师，肯定会选些短小的篇章来讲。牧师可真是的，讲得糟糕透了，一点意思也没有，我只好坐在那儿，不停地幻想。”

听了安妮的话，玛丽拉感到有很多地方不妥（tuǒ）当，应该狠狠教训一下她。可是安妮对牧师传教和贝尔校长祈祷的意见，玛丽拉长期以来也有同感，只不过一直把它埋藏在心底。今天，这个孩子说出来了，自己又怎么能够指责她呢？

一周后星期五的下午，玛丽拉告诉安妮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戴安娜刚刚回来，我们现在就去巴利太太家。”

“哇，可是，玛丽拉，我害怕！”安妮说，“如果戴安娜不喜欢我怎么办呢？”

“别担心，”玛丽拉安慰安妮说，“只要你不做稀奇古怪的事，并且遵守礼节，大家都会喜欢你的。哎呀，你怎么了，怎么一直哆嗦？”



“我——我太紧张了！”安妮说着就去拿帽子。

当两人来到巴利太太家时，巴利太太非常高兴。“欢迎光临，玛丽拉，”巴利太太亲切地说，“这就是你收养的孩子吧，叫什么名字？”

“安妮！”

“哦，你好，安妮！”

“托您的福，我很好。不过我现在很紧张。”安妮回答道，然后压低声音问玛丽拉，“我刚才还算正常吧？”之后，巴利太太果然把戴安娜介绍给安妮，并且让她们一起去花园玩儿。

屋外，落日的余晖洒满了花园，安妮与戴安娜在一丛绚丽的卷丹花两边，相互不好意思地对望。巴利家的花园非常宽阔，既有高大的树木，也有各色争奇斗艳的花儿，夕阳、晚霞依依不舍地留恋着这片土地。鲜花怒放，蜂飞蝶舞，如果不是惦记着对面的小伙伴，安妮肯定会沉醉其中。

“哦，戴安娜，你会喜欢我吗？”好一会儿，安妮才低声问道。

“嗯，我觉得——可以，”戴安娜笑着说，“我很高兴能有一个小伙伴，和你在一起我很高兴。”

“太好了，那你肯发誓(shì)永远做我的好朋友吗？”安妮认真地问。

“发誓？”

“对啊，就是一种承诺！”说着，安妮拉住戴安娜的手，郑重地说道，“我先来。在太阳和月亮能够发光的岁月里，我都会忠诚地对待戴安娜。好了，该你了！”

于是，戴安娜也笑着重复了安妮的话。她兴奋地对安妮说：“你真是与众不同，我已经喜欢上你了。”然后，两个小伙伴约定在第二天下午见面。

“怎么样，和戴安娜成为好朋友了吗？”回到绿山墙后，玛丽拉问



▲ 安妮和戴安娜在美丽的花园中聊天。



安妮。

“嗯，当然！”安妮自豪地说道，“哦，玛丽拉，我现在是爱德华王子岛上最幸福的人了。我已经决定了，今晚我要诚心诚意地祈祷。我和戴安娜计划在森林里盖一所小房子，我能得到一点儿家里小木屋中的陶瓷(cí)碎片吗？

“戴安娜的生日和我的生日居然只差一个月，这不是很有意思吗？另外，她还说要借给我几本书，我真是太高兴了。对了，她还说森林深处长着百合花呢！

“您觉得戴安娜的眼睛漂亮吗？我多么希望自己也有那样一双眼睛啊！戴安娜说要教我唱歌，还说要送我一幅上面画有穿着丝绸(chóu)衣服的美女的画。我正在想该送她点儿什么东西。

“戴安娜个头没我高，却比我重。她安慰我说还是瘦点儿好，显得苗条，她的心眼儿多好啊！我们约好找个日子去海边捡贝壳。”安妮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

这时马歇从卡莫迪的商店回来，他微笑着把一个小纸包悄悄塞给安妮，说：“你说过喜欢吃巧克力，所以我给你买了一些。”

玛丽拉在一旁看着，酸酸地说：“这种东西对孩子的身体可不太好。不要一口气吃完，那样对胃不好。”

“嗯，我不会的，今晚我只吃一颗。”安妮兴奋地说，“我要把其中的一半分给戴安娜。太好了，有东西可以和好朋友分享，我真是太高兴了！”

“她是个大方的好孩子。”安妮回房之后，玛丽拉默默地说，“我已经和马歇一样喜欢她了。”

第7章
CHAPTER 7

野餐风波

“安妮，已经到做针线活儿的时间了，快回来吧！”玛丽拉看着窗外正和马歇说得唾沫横飞的安妮说。



▼ 安妮开心地和马歇聊天。

“玛丽拉！”安妮气喘吁（xū）吁地跑进来，“下周主日学校的老师要带我们去野餐，校长的太太和林德夫人还会做冰激凌给大家吃。我可以去吗？”

“你当然可以去，我从来没有说过不同意啊！”玛丽拉对兴冲冲的安妮说。

“可是，可是……”安妮有点不知怎么说的感觉，“可是玛丽拉，我还不会做饭，而戴安娜说每人都得带一篮子吃的东西分给大家。如果郊游的时候大家都带了食物，而我却

是两手空空，我会不好意思的。我该怎么办呢？”

“这是小事，安妮。我会为你准备吃的。”

“噢，天哪！玛丽拉，你真的太好了！你说的是真的吗？”安妮情不自禁地一头扑进了玛丽拉的怀抱，用力地亲了她一下。一股说不出的欢欣和幸福瞬(shùn)间传遍了玛丽拉全身，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孩子的亲吻。玛丽拉被这幸福的感觉冲击得喘不过气来。

星期天，安妮跟玛丽拉去教堂做礼拜，回家的路上，安妮又说开了：“玛丽拉，连牧师都说了关于野餐的事情，看来这是真的。我真的可以去参加野餐了，这真是太好啦！”

“好了，你这孩子太情绪化了！”玛丽拉看了安妮一眼，“看样子，在你的一生中肯定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这样不是很好吗？”安妮叫道，“对事情充满期待不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吗？虽然这些事情不一定都能实现，但期待它们的乐趣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啊。我记得林德夫人曾经说过：‘不期待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因为他们不会失望。’可我倒是觉得，始终没有期待的人，还不如失望好！”

那一天，和往常一样，玛丽拉戴上了自己的紫水晶胸针。对玛丽拉来说，这个胸针有着特别的含义。一位当海员的伯父从遥远的海外带回了这枚胸针，并送给了母亲，而在母亲弥(mí)留①之际，她又把胸针留给了玛丽拉。尽管玛丽拉没有珠宝方面的知识，也不知道这紫水晶是什么等级，但是，这枚古朴的、周围镶着一圈上等紫水晶的胸针却因为里面装有一缕玛丽拉母亲的头发，而被玛丽拉看成是世界上最美、最珍贵的饰品。她能想象到胸针在茶色缎子衣服的领口处闪烁着深紫色光

① 病重将要死亡。

芒的情景，每每如此，玛丽拉就感觉美极了。

“这真是太漂亮了，玛丽拉。为什么你不早拿出来戴呢？”安妮两眼闪闪发光，用一种非常羡慕的语气赞美着，“这美丽的紫水晶，我看它就是钻石！我在书上读过关于水晶的故事，我还曾苦苦幻想，哪一天我也能拥有一枚漂亮的紫水晶戒指！玛丽拉，我觉得，紫水晶是高贵的紫罗兰变成的精灵！你怎么能只在去做祷告或听传教时才戴呢？真是太美了！玛丽拉，我拿一会儿行吗？”安妮翻来覆去地欣赏着紫水晶胸针，不停地幻想着。

野餐前一天的黄昏，玛丽拉突然发现一件可怕的事情：紫水晶胸针不见了。

“安妮！”玛丽拉对正在剥(bāo)豆子的安妮嚷道，“你看到我那枚紫水晶胸针了吗？昨天我把它别在针座上，可是现在它不见了。”

“我——是的，中午您去救援会的时候，我见过它。”安妮吞吞吐吐地说，“当时我经过您的房间，看到它，就——就进去看了看。”

“什么？”玛丽拉提高嗓音说，“这么说你动过它了？小孩子怎么可以随



▼ 玛丽拉生气地问安妮把她的胸针放到哪儿了。

便进别人的房间呢？而且，别人的东西不能随便乱动，这你不知道吗？好了，告诉我，它现在在哪儿？”

“我——我把它放到梳妆台上了。玛丽拉，对不起，我只是想摸一下它，并没有别的意思。既然这么做让您如此生气，那我以后绝不会再做这种事了！”

玛丽拉立刻回房间进行了彻底翻查，但仍然不见胸针的影子。

“安妮，我还是找不到啊！说实话，是不是你把它弄丢了？”

“没有！”安妮坚定地说，“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做，随您怎么处罚我！”

“你撒谎！”玛丽拉真的生气了，“回你自己的房间，如果不说实话就不准出来。”

安妮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间，玛丽拉心乱如麻。她又到房间里问了安妮一遍，不过安妮还是说不是自己弄丢的，说完还大哭起来。

“明天就是去野餐的时间了！”安妮叫道，“玛丽拉，明天下午可不可以放我出去？等野餐结束，随便您关我多久都可以！”

“不行，除非你说实话，要不然别想去野餐！”

“啊……您……玛丽拉！”

玛丽拉气呼呼地走出安妮的房间，还关紧了门。

星期三的确是个野餐的好日子，风和日丽，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花香。当玛丽拉端着早餐来到楼上时，安妮正默默地坐在窗前。她非常憔悴[①]（qiáo cuì），脸色苍白，两只眼睛却闪着明亮的光。她用低小但却坚定的语气开口了：“玛丽拉，我向您坦白。和您想象的一样，确实是我把胸针戴出去了。它是那么美，我真的喜欢上了它，我把它别在自己的胸前，然后我想，这太美了，我戴上胸针，不就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贵妇人

① 瘦弱无力脸色难看的样子。


▲ 安妮彻底绝望了，扑到床上大哭起来。

了吗？我不停地幻想，不由自主地来到了外面，在小路上、在小湖边流连。我本想在您回来之前，再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可是，当我走上‘碧波湖’上的小桥时，我禁不住停了下来，想好好欣赏一番。阳光下，它是那么明亮，闪烁着光芒，我简直看得入了迷，就这样，一不小心，胸针从我的手中滑落，落入了湖中。我非常害怕，却没有办法。玛丽拉，事情就是这样了！”她像背书一样，一刻不停地把这些话说了出来。

“天哪，安妮，你太让我失望了！”玛丽拉愤怒地说，“你是个坏孩子！”

“是啊，我也这么认为。”安妮平静地说，“不过，求求您，玛丽拉，我已经说实话了，放我出去，让我去参加野餐吧。”

“什么？野餐！你还想参加野餐？不行！”

“可是为什么不行？”安妮跳起来，“您明明说过，只要我说实话，就放我出去。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这么说的。求求您了，不管怎样惩罚我都可以，只要让我去参加野餐！”

“不行，就是不行！”玛丽拉甩开安妮的手。

安妮彻底绝望了，她一下子扑到床上，痛哭起来。

中午，玛丽拉叫安妮下楼吃饭，安妮说什么都不想吃，因为她的心

已经碎了，任何事物都弥补不了她心中的创伤。

玛丽拉气得火冒三丈，刚要去找马歇发泄（xiè）一下，忽然想起一件事：从救援会回来时，自己脱下黑花边披肩，把它在梳妆台上放了一会儿，然后塞进了柜子里。对了，那枚紫水晶胸针一定是在那时钩在了披肩上。玛丽拉立刻跑到房间里，果然从黑披肩上找到了那枚胸针。"天哪，我错怪安妮了！"玛丽拉懊（ào）悔地说，"可是她明明没有拿，为什么还要编故事承认这一切呢？"玛丽拉拿着胸针再次来到安妮的房里，安妮刚刚哭累了，正坐在窗前发呆。

"安妮！"玛丽拉抱歉地说，"我找到胸针了。你这个傻孩子，为什么要把没做过的事往自己身上揽（lǎn）呢？"

"因为……因为您说过，如果我不说出实话，就别想走出房间！"安妮委屈地说，"因为非常想参加野餐，所以我不得已才说胸针是自己弄丢的，我本以为这样说您就会放我出去，让我去参加野餐。谁知道到头来您还是不让我参加，我真是太倒霉了！"

"哈哈哈！"听到这个解释，玛丽拉忍不住笑出来。不过同时，她更觉得愧对安妮。

"真是拿你没办法！"玛丽拉一脸慈爱，"现在一切都弄明白了，是我错怪了你。你从来都没有撒过谎，我实在不该怀疑你，到最后还逼你承认本来并不属于你的错误。原谅我吧，安妮。咱们重归于好，然后你去参加野餐。"

听到"野餐"这两个字，安妮猛地跳起来说："对了，野餐，现在还来得及吗，玛丽拉？"

"当然，现在才两点，大家刚刚集合。一个小时后，大家才开始喝下午茶呢。赶快收拾一下，记着带上我为你准备的食物篮子。"

“太好了！”安妮一阵旋（xuàn）风般收拾好一切，然后拎（līn）着篮子跑出家门。

一直到晚上，安妮才回到绿山墙农舍，虽然已经累得够呛（qiàng），但是她的脸上却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我太幸福了，玛丽拉！噢，这是完美的一次旅行！“完美”这个词能完全表达出我的感受！太完美了！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精彩美妙。我们一起享受了美好的食物，品尝了丰盛的茶点，然后，我们在‘碧波湖’中乘着小船游玩，大家开心极了！好笑的是，简·安德鲁斯差点掉进水池里，幸亏安德鲁斯先生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她的衣服，不然的话，她冒冒失失、毛手毛脚的，肯定会淹死。今天，我还吃到了冰激凌，那美味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她不停地讲着，要把自己的快乐跟玛丽拉分享。

等安妮上床睡觉之后，玛丽拉一边补袜子一边把冤枉（yuān wang）安妮的事告诉了马歇。

“这都是我的错！”玛丽拉坦率地说，“不过，真亏她想得出那样的办法。这个孩子实在是太可爱了，她让这个家变得温暖而快乐。”



▼玛丽拉一边补袜子一边向马歇讲述事情的经过。

第8章
CHAPTER 8

安妮上学

安妮每天从家到学校一路的景色很美——首先经过“恋人的小径”，这是安妮给从绿山墙农舍的果园往下走，一直到卡斯巴特家农场尽头的树林的小路取的名字。每天清晨，安妮沿着“恋人的小径”一直走到小河边，和戴安娜会合后手拉手一起上学。她们穿过一片枫树林，然后，很快就来到“紫罗兰溪谷”了。这个“紫罗兰溪谷”就在安德鲁斯·贝尔家私有林的林荫处。

“听戴安娜说，每逢春天来临，一眼望去，山谷里开满了成千上万的紫罗兰花，真是好看极了。我一想到这种情形，就有些激动地喘不上气来！”安妮兴奋地对玛丽拉说，“噢，那真是太美了！戴安娜很羡慕[1]（xiàn mù）我取名字的本领，她给我们接下来的路取名‘白桦道’，我觉得‘白桦道’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了，所以这个名字实在不怎么好。”

确实，小道弯弯曲曲，顺坡而下，穿过白桦林。阳光透过绿叶落在小路上，斑斑驳（bó）驳的。小路两旁长满了野草野花，不时有各种小动物跑来跑去，鸟儿在不停地唱着旋律优美的歌谣。每次走到这儿，安妮和戴安娜就不再说话，静静感受。顺着小径往下走，穿过大街，再翻过长满枞树的山丘，眼前便是学校了。这所阿丰利学校的屋顶很低，窗子很大，墙壁被涂成白色，后面还有一条蜿蜒而过的小河。

① 看见别人有某种长处、好处或有利条件而希望自己也有



▲ 安妮和戴安娜手拉手走在上学的路上。



本来，玛丽拉很担心安妮会因为适应不了新的环境而惹出什么乱子，不过傍晚的时候，安妮情绪高涨地回家来，像往常一样对她喋(dié)喋不休。

"这所学校太棒了！"安妮乐滋滋地说，"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的座位在窗户边上，一抬头就能看到美丽的'碧波湖'，而我的好朋友戴安娜则和我坐在一起，我们能很方便地交谈。更难得的是，我在学校认识了好多志趣相投的女孩儿，我们整个中午都在一起玩耍，大家特别谈得来，别提多高兴了！唯一令人遗憾的是，她们都比我学得多，在学习上我还落后一大截。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大家都说，像我这样想象力丰富的孩子整个学校也找不出来，她们都喜欢听我讲故事。今天我们上了好多课，不少老师表扬了我，当然啦，我的听写还是非常糟糕，菲利普老师让我出丑了。

"还有还有，玛丽拉，今天我收到了好多礼物，我太开心了。玛丽拉，我可以自己做些礼物送给她们吗？噢，还有，玛丽拉，今天还有人夸奖我呢，说我的鼻子长得很好看。我发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别人对我容貌的赞美，我都高兴得有点不知所措了！玛丽拉，你觉得我的鼻子好看吗？我知道只有玛丽拉才能对我讲实话。"

面对滔(tāo)滔不绝的安妮，玛丽拉冷冷地回了一句："是的。"说实在的，玛丽拉的确觉得安妮的鼻子长得很好看，但只是藏在心里，从来没打算说出口。

这已经是三个星期前的事了。九月份一个清爽的早晨，走在上学路上的戴安娜对安妮说："吉鲁伯特要从他表哥家回来了，今天就会来学校上课。他长得非常帅，只是爱搞恶作剧。"戴安娜的话让安妮对吉鲁伯特产生了很坏的印象。



上课的时候，戴安娜指着过道对安妮说："坐在你右边的人就是吉鲁伯特·布莱思。"安妮转头去看时，吉鲁伯特正拿着一个大图钉把前排女生鲁比的黄头发钉到她的椅背上。不久后，鲁比起立时当众出了丑，她委屈地哭起来。

"这个家伙太没礼貌了！"安妮对戴安娜说。忽然，吉鲁伯特穿过过道，抓起安妮的红头发叫起来："瞧啊，红萝卜，红萝卜！"安妮一下子火了："你说什么？讨厌的家伙！"说着，她猛地拿起石板，敲在吉鲁伯特的头上，石板顿时碎成两半。



▼安妮拿起石板，敲在吉鲁伯特的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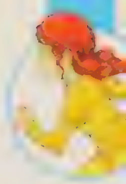
菲利普老师闻声赶过来，对安妮说："你太暴躁了，现在站到讲台前的黑板下面去，一直到下课！"

"老师，这都是我的错，我取笑了安妮……"吉鲁伯特觉得自己理亏，想替安妮辩解，可菲利普老师好像没有听到一样。

安妮就这样一直站到了下课。

放学后，吉鲁伯特在校园门口追上安妮，并且向她道歉，可是安妮没有理他。

这件事后的第二天，安妮又遇到了倒



霉事儿。学校里的学生经常趁菲利普老师中午回家吃饭的时间溜到松林里玩儿，然后在他回到教室之前赶回来。有时被发现，就要受到惩罚(fá)。可是这次被发现后，菲利普老师只惩罚了安妮，还故意让她和吉鲁伯特坐到一起。下课以后，安妮回到自己的座位，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起来。

"我再也不上学了！"安妮气愤地说，"我再也不想见到吉鲁伯特！"回家以后，安妮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都告诉了玛丽拉，并且坚决表示自己不再去上学。

玛丽拉劝了半天都无济于事，无奈之下，只好到林德夫人那里商量对策(cè)。林德夫人建议玛丽拉先抚慰安妮一番，然后再也不要提上学的事儿，等安妮厌烦了，自己就会要求回学校。从那之后，玛丽拉按照林德夫人的建议，再也没提让安妮上学的事。她在家里教安妮读书、写字，另外也让安妮做一些家务。

一天晚上，玛丽拉发现安妮独自坐在窗前哭泣，便问她："又怎么啦，安妮？"

"因为戴安娜。"安妮哭着说，"玛丽拉，戴安娜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不能失去她。可是她迟早会长大，然后结婚，离我而去，到时候我该怎么办啊？

"天哪，我多么讨厌戴安娜将来的丈夫！对他们婚礼的幻想简直让我抓狂。戴安娜穿着雪白的婚纱，我在一旁当她的伴娘，穿着泡泡袖的美丽长裙。虽然我表面在微笑，可是心中却充满绝望，因为我不得不和戴安娜分别了，再见——"

说到这儿，安妮放声痛哭。而此时，玛丽拉已经笑弯了腰，她笑得那么尽情，那么不寻常。她的这种举动甚至把院子里的马歇吓了

一大跳。玛丽拉什么时候这样笑过？

“我的天啊，你的小脑袋瓜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啊？”玛丽拉觉得很不可思议。

很快，十月到了，这是绿山墙农舍一年中最富有魅力的季节。桦树的片片绿叶变成了秋日骄阳般的金黄色，而枫树叶则是一片高贵的深红，樱桃树披着深浅不同的彩衣，已经第二次收割过的田野沐浴在秋日的阳光下。安妮经常流连在外，完全陶醉了。一天早晨，玛丽拉对安妮说：“中午我要出席一个集会，得去一趟卡莫迪，很晚才能回来。所以，只能让你为马歇和雇(gù)工准备晚餐了。对了，你可以请戴安娜来喝下午茶。”



▲ 听到安妮痛哭的理由，玛丽拉笑弯了腰。

“真的吗？”安妮跳了起来，“这真是太好了！您尽管放心，我一定把一切都处理好。”

那天，两个少女在秋阳下聊天、吃苹果，当戴安娜说起吉鲁伯特的事时，安妮说不想听，并且提议到屋里喝草莓汁。玛丽拉临走时告诉安妮，草莓汁放在厨房食品架的第二层。于是安妮就去那儿找，不过没有找到。又仔细查看一番后，安妮终于在第一层找到了它。安妮喜滋滋地把瓶子连同杯子端到桌子上。

"戴安娜，别客气，随便喝！"安妮像大人一样说，"我吃了太多苹果，今天就不喝了。"于是，戴安娜为自己倒了满满一杯，慢慢喝起来。之后，也许是觉得味道很好吧，她又喝了第二杯、第三杯。

过了一会儿，戴安娜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又坐回到椅子上。"我……我觉得好难受，"戴安娜有点儿口齿不清，"我……我要回家去了。"

"你不舒服吗？"安妮关切地问，"要不还是歇一会儿，吃点儿水果或者蛋糕再走吧。"

"不了，我现在就要回去。"戴安娜坚持要走，她看起来头脑昏沉。

安妮没办法，只好扶着自己的好朋友，一直把她送到巴利家庭院的篱笆边。



▼ 安妮送喝得酩酊大醉的戴安娜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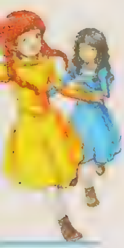
星期一下午，玛丽拉让安妮去林德夫人那儿办点儿事，谁知不一会儿安妮就哭着跑了回来。

"怎么哭了？"玛丽拉问。

"我在林德夫人家碰到了巴利太太，她非常愤怒！"安妮悲痛地说，"她指责我那天让戴安娜喝得酩酊（mǐng dǐng）大醉[1]，还说我是个坏孩子，再也不让戴安娜跟我玩儿了！啊，玛丽拉，我该怎么办啊？"

"什么，戴安娜喝醉了？"玛丽拉眨眨眼睛，想了一会儿，

① 形容大醉的样子。



“安妮，你到底给她喝了什么？”

“草莓汁啊！”安妮抹着眼泪说，“草莓汁怎么会喝醉呢？这根本不可能啊！”

“不过——”这时，玛丽拉好像想到了什么，她转身到厨房一看，立刻明白了。

原来，安妮给戴安娜喝的是她三年前酿(niàng)的葡萄酒。她现在才想起来，草莓汁被她放到地下室了。玛丽拉忍着笑回到安妮跟前：“安妮，你可真是太有趣了，难道你连葡萄酒和草莓汁都分不出来吗？”

“当然能，可我根本就没喝！”安妮不以为然，“我以为是草莓汁呢，所以还一直劝戴安娜多喝点儿。”

“好了，既然事情都弄明白了，明天我去向巴利太太解释一下，你不要再哭了！”

第二天，玛丽拉从巴利太太那儿回来时一脸阴沉：“她简直不讲道理，本来只是一个误会，可是她根本不相信。”

安妮呆住了，突然，她冲出了家门，迈着坚定的步伐，穿过长满枯黄的三叶草原野，越过独木桥，走过枞树林，来到了巴利家门前。她稍稍定了定神，小心翼翼地上前敲了敲门。开门的是巴利太太，她看到门外的人是安妮，就生硬地问道：“有什么事？”

安妮诚恳地说：“噢，亲爱的巴利太太，请你宽恕(shù)我吧。我真的是无心把葡萄酒当成了草莓汁，请原谅我吧，戴安娜是我永远的好朋友，我怎么会这样对待我的朋友呢？”但是巴利太太却认为安妮是在演戏，她斩钉截铁地说道：“我觉得戴安娜和你这种孩子交往是不适合的，回家去吧，学得老实一点！”

第9章 CHAPTER 9

安妮客串医生

第二天下午，让安妮出乎意料的是，戴安娜竟然跑来找她，只是她看上去一脸沮(jǔ)丧。

“怎么，你母亲还是不肯原谅我吗？”安妮问。

“是的。”戴安娜说，“而且她再也不让我和你玩儿了。我央求她半天，她才答应让我过来和你道别，并且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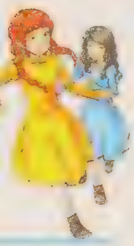


▼戴安娜跑来和安妮道别。

“只有十分钟，这太短了！”安妮哭起来，“噢，戴安娜，你以后还会记得我吗？你能发誓永远不忘记我吗？”

“那当然了。”戴安娜也流着泪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以后谁也不能再让我付出相同的爱！”

“戴安娜！”安妮将两只手握在胸前喊道，



"你真的爱我吗？"

"我从心底里爱你。"戴安娜说，"并且会永远爱你。"

"我也一样，戴安娜。"安妮郑重地说，"以后不管经历多长的岁月，我都会靠着今天的幸福回忆活下去。对了，你能送我一绺(liǔ)你的黑头发吗？这是最好的纪念了。"

"当然！"戴安娜含着泪点点头。

于是，安妮掏出口袋里做针线活儿用的剪刀，郑重地剪下戴安娜的一绺头发。最后，两个孩子互道珍重，洒泪告别。礼拜一这天，安妮做出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她要去上学。"因为现在我只能在学校看到戴安娜了。"安妮这样对玛丽拉说。

"不要再想这些了，还是多关心一下你落下的功课吧。"玛丽拉心里虽然十分宽慰，可还是严肃地对安妮说，"以后可千万不能随便用石板敲别人的脑袋了！"

"我会争取做个好学生的。"安妮不耐烦地说。

事实证明，安妮的这次复学是非常成功的，大家都热烈地欢迎她，送她各种各样的礼物。大家经常怀念她：游戏时，她是最有想象力的，缺了她，大家就没有兴致；她唱歌很好听，朗诵课文也很有才能……而现在，她终于回来跟大家一起上课了！

读《圣经》的时候，鲁比·吉利斯悄悄地把三个李子塞进了安妮的手里，埃拉·梅·麦克弗森则把一张漂亮的花卉装饰画送给了安妮，索菲娅·斯隆主动提出要教给安妮怎样在围裙边上编织出非常雅致的花边，这是新近流行的一种编织技巧，卡蒂·博尔特送给安妮一个空香水瓶，朱莉娅·贝尔则在一张镶有扇形花边的淡桃色纸上，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段诗句：

致安妮

当夜晚降临，

当群星闪耀(yào)，

总想起心心相印的朋友，

纵然她身在远方。

“原来大家还是喜欢我的，有人惦记着你，真好！”回到绿山墙，安妮不由自主地感叹，其实喜欢、尊重安妮的不仅有女同学。午饭后，安妮发现书桌上放着一个大大的、香甜的“草莓苹果”。她刚要拿起苹果，忽然想起在阿丰利能长出这种苹果的只有“碧波湖”另一侧的布莱思果树园，于是她悄悄地放下手，一直等第二天值日生出现苹果才被当作外快拿走了。查利·斯隆送给安妮一支漂亮的、价格挺高的铅笔，安妮高兴地接受了这份礼物，并对他甜甜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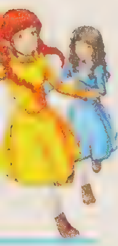
▼ 安妮开心地看着戴安娜写给自己的信。



然而这一天有一件事让安妮大失所望：戴安娜既未送来任何礼物，也没显示出丝毫热情。“她哪怕是冲着我笑笑也行呀。”那天晚上，安妮在玛丽拉面前使劲儿地诉苦，发牢骚。谁知第二天早晨，一张叠好的纸条和一个小纸包被送到了安妮的面前。

亲爱的安妮：

母亲一再提醒我，在学校里



不要和你有任何接触。不过，不要为这件事而伤心，好吗？因为我的心里是爱你的啊！

你的知心朋友：戴安娜·巴利

安妮看过信，马上给戴安娜写了回信。

亲爱的戴安娜：

你只是在做你母亲交代你做的事，我怎么会怪你呢？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送我的书签我会好好珍藏。

另外，今晚我会把你的信放到枕头底下陪我入睡。

你的安妮或者克蒂莉亚

自从安妮重新回到学校，一切都很顺利，玛丽拉担心的问题没有出现，安妮的学习成绩也蒸蒸日上。

落在别人后面倒还好些，安妮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落在吉鲁伯特的后面，所以她非常努力地学习，决定与吉鲁伯特一较高下。两个人往往是这次你得第一，下次我得第一，这次你超过我几分，下次我超过你几分。

就这样，安妮和吉鲁伯特都顺利地升入了五年级。这本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可不幸的是安妮在这一学期里迎来了自己最头疼的几何课。

“玛丽拉，几何对我来说太难了！”安妮发着牢骚，“不管我下多少工夫，总是弄不明白那些符号。这些死板的东西，简直不给我的想象力留一点儿空间。可恶啊，眼看就要被吉鲁伯特超过啦！我的戴安娜啊，你的安妮太可怜啦！要不是这个世界如此多姿多彩，我想我会一直悲伤地活着。”

一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加拿大总理要来爱德华王子岛



召开集会，并且发表演说。大家听说了这件事后，都很兴奋。集会的那天夜里，几乎所有人，包括林德夫人和玛丽拉，都去镇上听演说了。这样一来，到第二天玛丽拉回来之前，家里所有的事就只能交给安妮和马歇了。

这天晚上，安妮正在厨房里写作业，而马歇在一旁读报，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厨房的门被猛地推开了。戴安娜气喘吁吁地闯进来，她脸色煞（shà）白[1]，头发蓬乱，把安妮吓了一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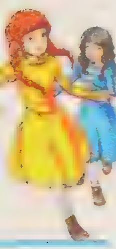
“快点儿，安妮，求求你跟我走一趟！”戴安娜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的小妹妹得了咽喉炎，可是父母都去镇上了，没人去请医生……我好害怕！”

马歇什么都没有说，穿好衣服就去卡莫迪请医生了。

“可是所有的医生都去镇上了，一时间不可能请来的。”戴安娜抽泣着对安妮说。

“不要哭了。”安妮安慰戴安娜，“我曾经照顾过哈蒙德大婶家的三对双胞胎，他们都曾患过咽喉炎，我知道该怎样处理。等等，我去拿一瓶吐根药。好了，咱们走！”两个女孩飞快地向戴安娜家跑去。三岁的米妮脸色非常不好，浑身烧得滚烫，喉部不断发出“吱——吱——”的声音，好像在拉风箱一般，横卧在沙发上，看上去非常痛苦。巴利太太家的女佣是个法国小姑娘。她手忙脚乱，不知怎么办才好，只是不停地哭。好在安妮不慌不忙，“米妮患的的确是咽喉炎，而且非常严重。戴安娜，你去烧一锅热水。玛丽，你把炉火生旺。我来喂米妮吐根药。”安妮镇静地指挥着。

① 由于恐惧、愤怒或某些疾病等原因，面色极白，没有血色。



可是，喂药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米妮一点儿也不配合，幸亏安妮经验丰富，最后终于把药给米妮喂了下去。

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马歇才找来医生。不过，这时米妮已经度过了危险期，沉沉地睡着了。

“我差点儿就绝望了！”安妮对医生说，“米妮的症（zhèng）状一直恶化，我从来不知道咽喉炎可以这么严重，所以，情急之下把瓶子里所有的吐根药都喂给她了。”

“你干得好极了！”医生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目光看了看安妮。后来，医生这样对巴利夫妇说：“这个小女孩太聪明了，是她救了米妮的命。如果等我到来再处理的话，恐怕就来不及了。她实在是太棒了！”

▼安妮小心翼翼地喂米妮吃药。



一直忙活到早上，安妮才和马歇一起踏上了回绿山墙农舍的路。虽然十分疲惫，可是安妮却仍然兴奋地说着话：“噢，马歇，你看这是多么美丽的清晨呀。只要我吹一口气那些树就能飞起来吧？在这样一个白雪皑（ái）皑的世界生活，你不觉得兴奋吗？感谢哈蒙德太太生了三对双胞胎，假如没有这回事，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护理米妮呢！啊，马歇，我现在太困了，今天肯定不能上学去了。我



睁不开眼，脑子也开始迷糊了，真的不想其他同学超过我，可是，越是在困难时取得的第一名，满足感就越大，你说是吧？”

“是呀，我家的安妮肯定没问题。你要立刻上床好好睡一觉，家务活儿就都交给我吧。”安妮顺从地上了床，蒙头酣睡起来，睡得又香又甜。

她醒来的时候，玛丽拉已经回来了。玛丽拉从马歇那里听说安妮救人的事，大大表扬了安妮一番，并且对她说：“刚才，巴利太太来了一趟，见你睡得正香，没好意思打扰你。不过，她对你的态度已经完全转变了，还欢迎你今晚去她家玩儿。”

“这是真的吗？我可以去找戴安娜了！”安妮兴奋地嚷道，“我现在就去，盘子回来后再洗可以吗？”

“当然！”玛丽拉说话的时候，安妮已经冲出门去。

傍晚，当安妮回到家的时候，脸上洋溢(yì)着幸福和快乐。“啊，玛丽拉，我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安妮说，“巴利太太一边哭一边吻我，向我道歉，说她错怪我了。她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补偿(cháng)我，弄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对她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好了。’然后，巴利太太好像更感激我了。

“她把我当成一个大人，为我沏了一壶最好的茶，这是我所享受过的最好的待遇。后来，她还为我做了蛋糕和甜甜圈。啊，她简直把我当成一个真正的大人，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长大真的很好吗？”玛丽拉不以为然地说。

“那当然！”安妮不容置疑①地说，“我要是长大了，不管对谁说话都要平等，无论他说多长的话，我都不会取笑他。因为我知道打断别人的话很伤害人，我就不止一次体验过那种悲伤。”

① 不允许有什么怀疑，指真实可信。

第10章
CHAPTER 10

约瑟芬姑妈

二月份的一个晚上，安妮风风火火地从楼上跑下来，站在玛丽拉面前。

“玛丽拉，我现在可以去戴安娜那儿吗？她用蜡烛和厚纸给我发信号了，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蜡烛闪五次，说明有大事！”

▼安妮风风火火地从楼上跑下来。



“是吗？”玛丽拉说，“那样的话，你可以去一趟（tàng），不过一定要在十分钟内回来。”十分钟后，安妮果然按时回来了。

“玛丽拉，明天是戴安娜的生日。巴利太太让我们下课后一起去她家，并在那里过夜。到时候，戴安娜的表兄弟们也来，并且带我们去参加‘辩论俱乐部’的音乐会。玛丽拉，您会让我去吗？”

“不，那种俱乐部的音乐会你是不适合参加的。”玛丽拉说，“所以你最好别去，老老实实躺在自己的床上



睡觉。”

“可它很高尚，而且机会真的很难得啊！”安妮央求道，几乎要哭出来了，“戴安娜的生日一年只有一次，音乐会也将十分精彩，求您了，玛丽拉，让我去吧！”

“我已经说过了，该睡觉了，安妮！”

安妮不得不使出最后的王牌，说道：“巴利太太说，我和戴安娜可以睡在客人用的卧室，想想看，这是一件多么有面子的事啊！”

“那也不行！”玛丽拉心意已决，“不要再说了，赶快去睡觉！”

安妮流着眼泪上楼去了。这时，躺在沙发上的马歇对玛丽拉说：“还是让安妮去吧。”

“可是这样不好。你就不要管了，哥哥。”玛丽拉叹了一口气，走进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早晨，安妮在厨房刷盘子的时候，马歇再一次走到玛丽拉跟前，说：“我还是觉得应该让安妮去。”一瞬间，玛丽拉的脸色难看极了。过了好一会儿，她终于不情愿地说：“那好吧，哥哥，照你的意思办。”

安妮在厨房里听到他们的对话，高兴地跑出来：“真的吗？玛丽拉，您再说一遍，可以吗？”

“不用再说了！”玛丽拉说，“这都是马歇的意思，不过你要注意别着凉，大半夜还要去参加音乐会。”

“嗯，我一定会注意的。”安妮使劲儿点点头。

白天一整天，安妮被过度的兴奋搅（jiǎo）得心神不宁，以至于最拿手的作文都输给了吉鲁伯特，不过安妮并不在意。终于放学了，安妮的情绪似乎也达到了最高涨的时刻，她和戴安娜飞一般地回到了戴安娜家，像个小大人一样享用了茶点，然后又一起在戴安娜的房间里梳妆打



扮起来。安妮给戴安娜系了个别出心裁的蝴蝶结，戴安娜则把安妮的刘海儿打扮得非常时髦。忙活了半天，她们终于打扮好了。两个人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光芒，眼睛亮闪闪的。衣着上，安妮感觉自己要比戴安娜寒酸一些：戴安娜有一顶漂亮的毛皮帽子，身上是一件好看的小夹克衫，而安妮呢，只不过是玛丽拉缝制的灰布大衣，头上一顶朴素的黑帽子。安妮安慰自己：在想象中，我是衣着华丽的公主！

人齐了，大家一起登上雪橇(qiāo)，向着令人向往的音乐会场出发！雪橇轧着地面的积雪咯吱咯吱地响，似乎音乐会提前在路上开始了。西边，太阳落山了，满天的晚霞绚丽多彩。丘陵和海水都被晚霞镶上了漂亮的金边。一路欢声笑语，安妮又深深地沉醉了，她用吟诵一般的语调对戴安娜说："亲爱的戴安娜，你知道吗？这一切，对我来说就像是在做一个美梦。我觉得我和平常不一样了，你能看出来吗？"

"是的，我看出来了，你比平时更漂亮了，也更加光彩夺人了。"戴安娜认真地称赞安妮。

那真是一个精彩的夜晚，安妮经历了一连串的惊讶，一次比一次厉害。当一个人借助一张图片，说明该如何让母鸡孵(fū)蛋时，安妮忍不住笑了出来。这样一来，原本憋着笑的观众终于爆发出笑声。

音乐会终于结束了，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安妮和戴安娜一起回到家里。家里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睡下了。她们两个蹑(niè)手蹑脚[①]地走进客厅，暖炉里的残火把四周映得清晰可辨。

"好暖和啊，咱们在这儿把衣服脱了吧。"戴安娜说。

安妮提议说："我们来比赛吧，看谁先上床。"于是，两个穿着睡衣的女孩儿飞奔着跑过客厅，越过客用卧室的门槛(kǎn)，在同一时间跳到

---

① 形容走路时脚步放得很轻

床铺上。可是好像不太对劲儿，因为她们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她们身下蠕(rú)动，几乎同时响起一声尖叫："救命啊！"两个女孩儿吓得魂飞魄散，狼狈地跳下床铺，逃出房间，没命地奔跑，直到戴安娜首先清醒过来。

"哈哈哈，我知道了，那是约瑟芬姑妈！"

"约瑟芬姑妈？"

"对，她是我爸爸的姑妈，不过我也跟着叫惯了。她今年七十多岁，住在夏洛镇。我知道她要来这里，可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下好了，她那么厉害，明天一定会把我们骂得狗血淋头！"

第二天早晨，约瑟芬姑妈迟迟没有起床。巴利太太热情地招待两个小女孩儿吃早餐，之后安妮就回了家。一直到黄昏，玛丽拉忽然叫安妮到林德夫人那儿去一趟，安妮知道大事不妙。

"昨晚，你们差点儿把约瑟芬姑妈给吓死。"林德夫人一双大眼睛骨碌碌乱转，"刚才，巴利太太来我这儿诉苦，她说今天约瑟芬姑妈起床时一脸阴沉，说是再也不理戴安娜了。"

"可是那不能怪戴安娜，都是我的错。"安妮说。



▼ 安妮和戴安娜同时跳上床。



"我当然知道！"林德夫人骄傲地说，就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能瞒(mán)过她的双眼，"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问题是约瑟芬姑妈本来想多住一段时间，现在可好，她说明天就要走。本来她已经为戴安娜准备了一个学期的音乐课费用，现在呢，恐怕是没指望了。甚至于，这个固执的老太太连遗产都不会给戴安娜的父亲了。当然，这一点是我看出来的。"

"天哪，我都做了些什么？"安妮自言自语道，"为什么我总会给我最爱的人带来麻烦，把他们拖进苦海呢？"从林德夫人家出来之后，安妮直奔戴安娜家，正好在门口碰到了戴安娜。

"约瑟芬姑妈还在生气吗？"

"是啊！"戴安娜看看背后，强忍着笑，"她太凶了，她说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么粗野的女孩，还说马上要回家去。我一点儿都不在乎，不过爸爸妈妈好像很不高兴。"

"让我去向她解释，"安妮勇敢地说，"不管她脾气多坏，我都必须这么做。"安妮这样说着，走进客厅，敲响了约瑟芬姑妈的房门。

"进来！"门里传出来的声音是生硬可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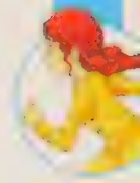
门开了，一位瘦瘦的，脸色严肃的老太太坐在暖炉前织毛衣。她抬头看了一眼安妮，眼睛里还闪着愤怒的火。眼前进来的女孩不是戴安娜，而是一个脸色苍白，但是眼神里却交织着坚定勇气和惶恐不安神情的小姑娘。

"你是什么人？"约瑟芬毫不客气地问。

"我是绿山墙农舍的安妮。"安妮吓坏了，她紧紧地攥(zuàn)着双手，声音颤抖地回答道："我是来承认错误的。"

"承认错误？"

"对，承认错误。我承认，昨天晚上我们冒失地跳上床，让您受到了



惊吓，这件事的错在我，是我出的主意，与戴安娜无关，她是个有礼貌的好女孩，您这样责备她对她是不公平的，巴利小姐。”

“你是这样认为的吗？你不觉得在这样一个有规矩的家庭里，戴安娜跟着你跳上床是一件没有礼貌的行为吗？”

“巴利小姐！”安妮激动地辩解，“我认为为这件小事惩罚戴安娜是不妥当的。请您让她去上音乐课吧，这是戴安娜的梦想！如果您非要责怪一个人的话，那就责怪我吧，反正以前有很多人责怪过我，我都已经习惯了。但请您不要再责怪戴安娜了！”

其实，巴利小姐已经在心里原谅了她们，但是，她看着安妮执着的样子，感到很有意思，于是继续严厉地说：“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可没有像你们这样胡闹。你们想过没有，我长途跋涉[1]（bá shè），疲惫不堪，好容易躺下休息一下，睡得正香时，你们跳到我的身上，这是一种什么感受？”

“对不起，巴利小姐。我能想象到您一定是吓了一大跳，您肯定生气了！可是，请您想想，我们高高兴兴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根本没想到床上会有人在睡觉，所以你一喊，吓得我们俩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您想想，我们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

这时，约瑟芬姑妈的火气已经彻底熄灭了，她甚至忍不住笑起来。

“恐怕我的想象力已经生锈——我已经很长时间不用了。你要求得到别人同情的心情应该和我一样，这取决于我们怎样看待问题。来，你坐在这儿，跟我谈谈你自己。”

“对不起，虽然我很想说，可现在还不行，我该赶紧回去了。玛丽拉·卡斯巴特小姐收养了我，为了教育我，她尽了全力，所以请不要把

① 爬山蹚水，形容旅途艰苦。

我犯的错误归罪于她。另外，在临走前，能不能告诉我你是否原谅了戴安娜？是否还按照预定计划留在这里？”

“如果你能常来和我聊天的话，我或许愿意留下来。”巴利小姐痛快地保证。

这天晚上，巴利小姐让戴安娜的父母把她的旅行箱打开，取出了里面的行李，并且送给戴安娜一个银手镯（zhuó）。她对戴安娜的父母坦率地说：“我想留下来，因为我很想和那个叫安妮的孩子交个朋友，可惜今天只待了那么一会儿。那孩子很有趣儿，我这一辈子很少能遇到这样有趣的人。”

巴利小姐在这儿住了将近两个月，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计划。她跟安妮成为了一对情投意合的好朋友，经常跟戴安娜、安妮一块儿玩儿，心情很舒畅。临回城时，巴利小姐对安妮说：“安妮，以后如果进城的话，一定要来我家做客，我会留你住在我家，让你睡在客房里。”



▼ 安妮、戴安娜和约瑟芬姑妈成了忘年交。

“巴利小姐真是我知心的朋友。”安妮开心地对玛丽拉说，“我怎么也没想到，我能跟巴利小姐成为知己。我原以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倾心沟通的人没有几个，可实际上并非这样，我们能跟许多人成为心灵相通的好朋友，这世界是多么美好呀！”

第11章
CHAPTER 11

安妮出糗

春天来到了，绿山墙农舍又迎来了一年中生机勃勃的日子。大地复苏，小草冒芽儿，枫树绽出了红色的新叶子，原野上，到处开满了五月花，空气中弥漫着香气。

一个美丽的下午，学校让学生们放假去采集五月花。大家在鲜花盛开的原野上边嬉(xī)笑边采集，直到美丽宁静的暮色降临，同学们才满载而归。回到家里，安妮不禁感叹："玛丽拉，你说那些生活在一个没有五月花的国家里的人们，该有多可怜呀！虽然戴安娜说也许他们会有其他更美好的东西，可是还有什么东西比五月花更加美丽呢？玛丽拉，你知道吗？五月花是去年夏天那些凋零的花儿的灵魂，春天又回来了！这是它们的天堂，所以它们才如此美丽！今天，我们在鲜花盛开的老井旁边进行'挑战游戏'了，这可真好玩！"

五月花还没凋谢，"紫罗兰溪谷"的紫罗兰又开始怒放，那种神秘的紫色让整个溪谷都充满了神圣的气息。安妮路过的时候，总是虔诚地、静静地从这里走过，从不喧闹。她对戴安娜说："真是太奇怪了，每次路过这里，我总感觉无论是谁考试得第一都无所谓了，可是一到学校念头就变了。你说我是不是拥有多重性格？这真是一件令人苦恼的事情！"

六月的一个晚上，安妮坐在东山墙屋子的窗边，看了一会书，然后望着窗外朦朦胧胧的景色陷入了沉思。玛丽拉快步走了过来，然后轻



轻坐下叹了口气，她拿着安妮上学用的围裙，这是刚刚熨(yùn)过的。

安妮很难过地对她说："我要能代替你头痛就好了，我从心里是这么想的，为了你我甘心受罪。"

"哦，还是算了吧。虽然很多事情你还是不会做，但是你已经进步多了，当然了，我还是很不习惯你不按常规做事。"头痛病总是使玛丽拉的口气带着奚(xī)落[1]、挖苦的味道。

"啊，真对不起。"安妮很内疚[2](jiù)地说，"我总是做不好一些事情。其实今天我想做个好孩子来着，您记得吗？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想不出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

"这一天对我太重要了！我一辈子也忘不掉。因为去年的今天，我来到了绿山墙农舍！亲爱的玛丽拉，这一年里，我感到非常幸福，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是一生中最令我高兴的事情！玛丽拉，收养了我你后悔吗？"

"不，我不后悔。"玛丽拉答道。玛丽拉想象不出，在安妮来绿山墙之前，她跟马歇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安妮，要是你的功课做完了，你能不能到巴利太太家去一趟，把戴安娜围裙的纸样借来？"

"什么？"安妮大叫一声，"可是……外面太黑了！"

"太黑？现在只是傍晚啊！况且就算是夜里也没关系，你不是经常晚上去戴安娜家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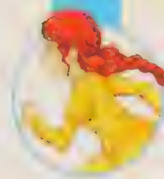
"还是明天一早去吧，我很害怕，玛丽拉。"

"你这个孩子，又在胡思乱想什么？我现在就要用，快去吧。"

"好吧，那我只好绕道了。"安妮一边取帽子一边说。

---

① 用尖刻的话说别人的短处，使别人难堪；嘲讽讥笑。 ② 内心感觉惭愧不安。



“为什么？这不是浪费时间嘛！”

“因为我不敢走‘魔鬼的森林’！”安妮大声嚷道。

“魔鬼的森林？你发疯了吗？”

“我没有发疯，就是小河对面的森林。”安妮解释说，“因为那里太平凡，所以我和戴安娜想象那里有魔鬼，这样它就不平凡啦。我们从四月份开始就已经这么叫它了。天黑以后，森林里就会有鬼怪游荡。”

“可是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那种东西！”玛丽拉激动地说，“你怎么能相信自己编造的东西呢？”

“我并不是百分之百地相信，”安妮畏（wèi）缩地说，“至少在白天是这样。不过，一旦天黑我就不敢保证了，因为那是幽灵出没的时间啊！”

“安妮，那些只是你自己的想象，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幽灵。”

“不，有的！”安妮认真地说。她被自己的想象吓坏了，死也不



▼ 安妮请求玛丽拉不要让她走“魔鬼的森林”。



肯走那片森林。不过，最后安妮还是在玛丽拉的命令下走过小桥，朝那片森林走去。

“啊，玛丽拉，您太残忍了，如果遇到幽灵，我会被吓死的！”安妮边走边想，直到这时，她终于开始后悔自己的想象力过于丰富。

在幽暗的森林中，那些安妮自己想象出来的鬼怪正张牙舞爪地等着她，一片桦(huà)树叶子掉下来，差点儿把可怜的安妮吓晕过去，甚至连蝙蝠挥动翅膀的声音也成了魔鬼的足音。

安妮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被它们抓住了，于是拼命地奔跑。等她好不容易到达巴利太太家时，已经喘得说不出话来。拿了纸样以后，安妮不情愿地顺原路返回，在极度恐惧下，她几乎是闭着眼睛一路跑回家的。

“咦，你怎么没有被鬼怪抓走啊？”玛丽拉接过纸样时故意打趣安妮道。

“啊……玛丽拉……以后我再也不想那些吓人的东西了！”安妮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六月的最后一天，安妮不喜欢的菲利普老师被调走了。安妮虽然有些难过，但亚伦牧师和亚伦夫人的到来冲淡了她的悲伤，因为安妮是如此喜欢亚伦夫人。

这天放学的路上，安妮兴奋异常，脸上像绽开了一朵鲜花，她的心怦怦直跳，眼睛闪烁着光芒，就像一个小精灵，随风飞向绿山墙农舍：“玛丽拉，您猜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您吧，亚伦牧师竟然请我明天去喝下午茶！为此，亚伦夫人还特地写了一封信给我。您看，她把我称为‘绿山墙的安妮小姐’。自打出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称呼我呢！”

“好了，安妮，冷静一点儿，主日学校的所有学生都被邀(yāo)请了，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所以用不着这么兴奋。”不过，让安妮冷静下来似


▼恐惧至极的安妮在森林里狂奔。

乎并不容易。

第二天一早，安妮一边帮玛丽拉洗盘子一边说："玛丽拉，今天我会爱我见到的每一个人。这种感觉太美妙了，真希望能永远持续下去。对了，如果某一样食物吃完了，我还想吃的话，是不是可以让主人再加一些呢？"

"不要总是想着自己，安妮，你应该多想想别人，这样人家才会高兴。"

玛丽拉的这句话让安妮忽然间明白了什么："对啊，您说得太对了，玛丽拉，以后我要多替别人着想。"

安妮的访问非常顺利，她没有在礼节方面出任何差错。她一回来就坐在厨房门口，头靠着玛丽拉的膝(xī)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 安妮高兴地和玛丽拉聊天。

第12章
CHAPTER 12

无妄之灾

牧师家举行茶会的一个星期后，戴安娜家也召开了一次派对。这是一个私人派对，只邀请了班上的女孩儿参加。

一群少女喝完茶之后，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

刚开始大家在庭院里玩儿游戏，在所有的游戏都玩儿了一遍后，她们开始玩“挑战游戏”。这种游戏在当时非常流行。游戏规则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下一道命令，如果另一个人能做到，就算她赢，而如果她做不到，就算下命令的人赢。

轮到乔斯的时候，她下令让简只用左脚跳着绕庭院一圈儿，简虽然很努力，不过还是在第三个拐弯的地方认输了。

这个巨大的胜利让乔斯骄傲起来。安妮不服气，她命令乔斯爬上庭院的围墙，然后两脚踏在板墙上面，一直走到墙头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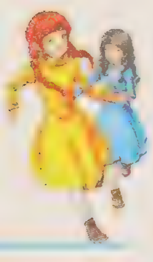
对这里的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可是乔斯天生具有优秀的平衡能力，在大部分女孩儿都失败以后，她居然成功地完成了这个命令。

完成这个命令之后，乔斯更嚣(xiāo)张[1]了，她用挑衅[2](xìn)的目光看着安妮。

安妮当然不肯认输：“哼，这算什么，我还走过屋脊(jǐ)呢！”

---

①（恶势力、邪气）上涨；放肆　②借端生事，企图引起冲突或战争



"吹牛！"乔斯立刻否定安妮，"除非你证明给大家看。你敢走戴安娜家的屋脊吗？"

事到如今，安妮虽然很害怕，可是已经没有退路了。她走到搭着木梯的墙边，就要往屋顶上爬。

"安妮，别那样做！"戴安娜哀求道，可大家都兴奋地叫起来。

"为了我的尊严和名誉，我一定要这样做！"安妮神情坚定地说道，"戴安娜，这个屋脊，我要么勇敢地走过去，要么在努力中丧生！如果我死去了，我的珍珠戒指就送给你。"

大家屏息凝视，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只见安妮爬上了梯子，登上了屋顶，她小心地保持平衡，然后向前迈步。屋脊太高了，安妮感觉头晕目眩，她觉得自己正站在世界的最高处，她小心地向前走了几步，灾难发生了！在被太阳炙(zhì)烤得发烫的屋顶上，安妮的身体摇晃起来，就像风中的一片落叶飘了下来，一下子摔到了下面茂盛的常青藤中。幸运的是，安妮是从另一面摔下来的，这侧的屋顶一直延伸到阳台顶部，房檐离地面非常近，所以从那里摔下来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否则，安妮的珍珠戒指真的就归戴安娜所有了。戴安娜她们吓坏了，飞快地绕过房子跑了过去。她们发现安妮脸色苍白，静静地躺在那片乱糟糟的常青藤中。

"安妮，你还活着吗？"戴安娜伏在安妮的膝盖上大喊，"安妮，你倒是说话啊，你不要死啊！"

"戴安娜！"就在大家几乎绝望的时候，安妮终于说话了，她缓缓抬起上半身，"我没死，不过，我觉得我快晕过去了。"

这时，巴利太太闻声赶过来。安妮想努力站起来，可是失败了。

"先别动，伤到哪儿了？"巴利太太问。

“脚踝（huái），”安妮喘着粗气说，“我动不了了，请戴安娜的父亲把我送回家去吧！”

当正在果园里摘苹果的玛丽拉看到巴利先生抱着安妮走向自己的时候，在最初的一瞬间，玛丽拉的心感到一阵刺痛，她第一次意识到安妮对自己是那么重要。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玛丽拉问道。

安妮从巴利先生的肩膀上抬起头：“玛丽拉，没事的。我从屋脊上摔下来，扭伤了脚踝，骨头好像折断了！”安妮说得没错，马歇请来了医生，诊断的结果正是脚踝骨折。



▲ 玛丽拉看到巴利先生抱着安妮走向自己，非常心痛。

“玛丽拉！”安妮脸色苍白，用悲切的声音说道，“您觉得我可怜吗？”

“你是自作自受！”玛丽拉一边帮安妮收拾屋子一边说。

“我不值得可怜，所以算是自作自受吗？可是玛丽拉，如果被挑战的是您，您会去走屋脊吗？”

“我会稳稳地站在结实的地上，让别人的什么‘敢不敢’滚到一边去吧！”



"您是个具有坚强意志的人！"安妮叹了口气说，"我可做不到。我被乔斯愚(yú)弄[1]了，这个坏家伙。不过遭到报应之后，我不再那么生气了。

"这种迷迷糊糊的感觉真是糟糕透了，还有医生替我医治时，我简直要疼死了。我真是命苦，这下六七个礼拜都不能走路了。不过，如果您不生气的话，我还是会尽力忍耐的。"

"那好，我不生气。"玛丽拉说，"你这个倒霉的孩子，来，赶紧吃点儿东西吧。"

此后的七个星期，安妮一直躺在床上，同学们经常来看她，告诉她学校里的事情。

▼ 卧病在床的安妮悲伤地和玛丽拉聊天。



"大家都很关心我。"安妮能一瘸一拐走路的时候对玛丽拉说，"这是我躺在床上时获得的最大安慰。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有那么多朋友。您知道吗？就连贝尔校长也亲自来看我了。还有乔斯，我已经原谅她了，因为我看得出来，她已经后悔了。戴安娜每天都来看我，她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啊，要是能上学就好了，我现在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新老师。

① 蒙蔽捉弄他人。



听说她长得很漂亮，大家都很喜欢她……”安妮一口气说了一大堆。

“我能肯定的只有一件事，”玛丽拉说，“那就是虽然你从屋脊上掉下来，不过你的舌头没有受到一点儿伤害。”

十月，安妮的脚伤终于痊(quán)愈了，她可以上学了。这时的绿山墙色彩斑斓，迎着朝阳，山谷中弥漫着浅紫色、珍珠色、银色、蔷薇色的雾气和迷迷蒙蒙的水色。露水闪闪发光，落叶堆积如山，“白桦道”上的桦树好像搭起了一片金黄色的帐篷，安妮呼吸着大自然的清新空气，兴高采烈地走在上学的路上。

回到学校，安妮仍旧和以前一样，跟戴安娜共用一张书桌，这是她最开心的事情了。几个好朋友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祝福，送上了为安妮准备的小礼物。安妮觉得，人生真是快乐！

更令人感到快乐的是，新来的老师是一个值得信赖(lài)的朋友，就跟安妮想象的一样。她性格开朗、善良大方，总是从孩子们的角度考虑问题，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上，都能充分地调动孩子们的情绪，使他们的才智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在老师的影响下，班里的孩子们愉快、迅速地成长着。

回到家里，安妮兴致勃勃地向玛丽拉和马歇讲述一天发生的事情。看到安妮闪闪发光的眼睛，听着她兴奋的语调，马歇总是忍不住从内心笑出来，而玛丽拉则一如既往地严肃对待发生在安妮身上的一切事情。

“玛丽拉，史黛西老师真是太好了，她温文尔雅，讲课的声音就像音乐一样好听，她还那么尊重我们，今天，我给老师背诵了一首诗，大家都说我背得好。放学时，鲁比·吉利斯对我说，当我背诵到高潮时，她觉得自己仿佛不能动弹了。”

“史黛西老师还要干什么？林德太太告诉我，上个周五，史黛西小



姐让男孩子们去爬上屋顶掏乌鸦窝，这简直是太危险了！”玛丽拉有些不满。

“这事可不能怪史黛西老师。这是我们的野外课，太棒了！玛丽拉，史黛西老师让我们观察大自然，了解乌鸦是怎样做窝的。”安妮解释说，“而且史黛西老师对任何事情都特别有耐心，给我们讲解起来浅显易懂。那天，我们写了作文，史黛西老师告诉我，我的作文是最棒的！但是我没有骄傲。玛丽拉，我发现我学得最糟糕的几何也有起色了。因为史黛西老师讲的课总是特别好懂，这太好了！可是，我发现我最喜欢的还是写作文，尤其是挑选喜欢的题目来写。下周，我们会写一篇人物的，我一定要好好写！”

十一月份的时候，史黛西小姐向大家提议，圣诞节时在礼堂举办一场音乐会，然后利用收入制作一面校旗。大家都很赞同，并且立即开始准备节目。安妮也被选为表演者之一。

当安妮兴致勃勃地向玛丽拉说起这件事时，玛丽拉表现得很冷淡。安妮奇怪地问：“即使您对那些节目不感兴趣，可是难道您不希望您的安妮能有出色的表现吗？”

“我只希望你能文静一些，你的那张小嘴太能说了，我一直奇怪你的舌头竟然不会磨损。”

安妮叹了口气，溜去后院找马歇，并且把音乐会的事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你一定会成功的，安妮！”马歇冲安妮笑着，安妮也冲他笑着。这两个人真是一对再好不过的朋友！

第13章 CHAPTER 13

圣诞礼物

十二月的一个黄昏，内向的马歇无意中在客厅里看到安妮和同学们排演的节目《妖精的女王》。在马歇看来，安妮的表演是所有人中最好的，不过同时，马歇好像也觉得安妮跟别的女孩儿好像有点儿不一样。到底是哪里呢？比起其他同学来，安妮显得更加有神采，双眼更大更闪亮，而且五官精致，就算是自己这样一个腼腆、不善于观察的人也看到了。可是问题出在哪里呢？这让他感到很烦恼。

马歇冥(míng)思苦想[1]，终于发现，安妮的打扮从来就跟别的女孩儿不一样！自从来到绿山墙农舍，安妮总是穿着玛丽拉为她缝制的单调、色彩黯(àn)淡的裙子，款式也一成不变。虽然马歇没有诸如服装的流行款式这类的知识，但尽管如此，马歇还是发现，安妮的衣服袖子看上去跟其他女孩儿的很不一样！马歇想起傍晚围在安妮身边的女孩子们的样子——她们全部穿着绚丽多彩的红色、粉色、蓝色和白色的裙子，看起来是那么活泼。马歇不明白，玛丽拉平时做事不是很稳妥(tuǒ)可靠吗？为什么把安妮打扮得那么朴素和单调呢？平时安妮的教育是玛丽拉负责的，他不好说什么。但是这次，马歇决定要给安妮准备一件漂亮的裙子，让安妮能够跟小伙伴们一样亮丽。再说了，过段时间就是圣诞节了，马歇应该为安妮准备礼物，一件漂亮的裙子不是很好的圣诞礼

---

① 绞尽脑汁，苦思苦想。



物吗？拿定主意后，马歇觉得自己非常轻松，他收拾起烟斗，回卧室睡觉去了。

第二天晚上，马歇便启程去卡莫迪买裙子了。他下定决心，要克服一切困难把裙子买到。当然，他坚信这次自己要经受严峻(jùn)的考验，虽然他的眼神还好使，也能够讨价还价，但是要买一件女孩子穿的裙子，就只能任由店主摆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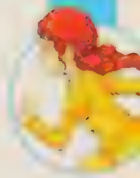
经过一番思量，马歇决定去萨姆家的店买，而不是去威廉的店，虽然卡斯巴特家一直是在威廉店买东西，对他们来说，这就同参加长老会或投保守党票一样事关良心。可是，威廉家的两个女儿经常在那儿招待顾客，她们是那样热情，以至于马歇感到有些恐惧，不知道该怎么跟她们说话。然而买裙子这件事，却必须经过反复讨论和相互磋商，没有个男人在柜台里怎么行呢？因此，他就决定到萨姆的店里去买，这个店是由萨姆的儿子站柜台，所以让他感到放心。

可是天哪，马歇竟然不知道，萨姆最近扩张了店铺，也请了一名女店员，她是萨姆妻子的侄女，是个婷(tíng)婷玉立的姑娘，名叫露雪。她的头发梳成一个向上卷得又松又高的发型，一双茶色的大眼睛飞速转动着，不知什么缘故嘴角上总浮现出一种夸张的笑容，她穿着时髦的衣服，臂上带着的几只手镯闪闪发光，并且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看见女店员的存在，马歇便六神无主了，再加上那些闪闪发光、叮叮当当的手镯，马歇觉得自己一下子迷糊起来。

“欢迎光临！卡斯巴特先生。”露雪小姐和蔼(ǎi)可亲地说。

“这个……这个……嗯，有耙子吗？”马歇吞吞吐吐地问道。

最终，马歇在这儿买了耙子、二十磅红糖之后，完全忘记了自己本来要做什么，慌慌张张地离开了店铺。



回家的途中，马歇一直很懊(ào)丧。最后，他终于决定借助女人的力量来完成这件事，而最适合的人选当然就是林德夫人。

“为安妮选购裙子是吗？我非常愿意帮这个忙，威廉的店里刚进来一批好看的布料。这样吧，我帮人帮到底，就亲自为安妮缝制一件裙子。”林德夫人爽快地答应了。

“那真是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马歇说，“另外，我希望袖子方面——对，要做成现在最流行的那种泡泡袖。”

“那当然，这还用说！关于这些您大可放心，我一定会让您满意的。”林德夫人说。

圣诞节的早晨，大地银装素裹，一片雪白。东山墙的窗子上结了霜花，安妮透过那里快乐地向外面张望。树林里，冷杉树披上了轻软的银装，白桦树和樱桃树被一片珠白色笼罩着，田垄里，大大小小的雪坑就像是雪白的酒窝，空气清新，令人激动。

安妮唱着歌从楼上跑下来，绿山墙农舍的每一个角落都回荡着她脆嫩的声音：“圣诞快乐，玛丽拉！圣诞快乐，马歇！这个圣诞节太可爱了，不是吗？大地一片洁白，真令人感到神奇。这才是圣诞的颜色！换成其他任何的颜色我都想象不出来会有什么好，绿色啦、红色啦，真的难以想象！啊……哎呀……这是什么？这是给我的吗？马歇？”

马歇用眼睛瞟了玛丽拉一眼，然后打开纸包，小心翼翼地拿出了裙子。玛丽拉正往茶壶里灌着开水，但眼睛却不停地往这边斜视着。

安妮小心翼翼地接过裙子，呆呆地注视着它。这条裙子真是太漂亮了，它是用美丽的茶色缎子缝制而成，光泽夺目，又那么柔软，裙子的一部分做成了波形褶(zhě)边和抽褶，腰身也按照流行的款式打着精致的横褶，领口装饰着带褶的薄花边。然后就是泡泡袖——这也是最精



彩的——长长的袖口一直延长到臂肘处，袖口再往上，宽松袖子被做成两段，两段之间用抽褶收拢起来，上面扎着茶色的丝绸饰带。

"这是给你的圣诞节礼物。"马歇有些害羞地说道，"怎……怎么样，安妮？你喜欢吗？"

安妮突然泪水盈眶。"亲爱的马歇！我哪能不喜欢呢？啊，马歇！"安妮把裙子挂在椅子的靠背上，紧紧地握着两只手说，"马歇，我太高兴了，简直不知道怎样谢你才好了，快看这个袖子！啊，我真像是在做梦一样。"

"好了，该吃饭啦。"玛丽拉打断安妮，"我一直觉得你不需要这种裙子，不过，既然马歇执意要送给你，你就好好爱惜它吧。另外，林德夫人还送你一条束头发的缎带，和这件衣服的颜色很配。"

安妮刚吃完饭，就看到戴安娜穿着一件红色的外套走过洼地的木桥，朝这边走来，手里还拎着一个箱子。

"戴安娜，圣诞快乐！"安妮跑过去迎接她，"你瞧这是什么？马歇送给我的圣诞礼物，一件泡泡袖的裙子，世界上最漂亮的裙子！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漂亮。"

"是啊，我也是来给你送礼物的。"戴安娜喘着气，提起箱子说，"这是约瑟芬姑妈寄过来的，她嘱咐我把这些东西给你。"

安妮立刻打开箱子，里面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安妮，圣诞快乐！下面放着一双精致的拖鞋，脚尖上镶（xiāng）着翠珠儿，扣子闪闪发光，而且还有一根缎带蝴蝶结。

"啊！"安妮一边看一边发出感叹，"戴安娜，这双拖鞋实在是太棒了，告诉我，我是在做梦吗？"

"哈哈，你不是在做梦。"戴安娜笑着说，"一切都是真的！"



▼安妮兴奋地看着约瑟芬姑妈送给自己的新舞鞋。

第14章
CHAPTER 14

故事俱乐部

这一天，阿丰利的学生们进进出出，忙着装饰礼堂，并且要做最后一次排演。

音乐会终于在黄昏时圆满闭幕了。这次演出非常成功，小小的礼堂座无虚席。所有的学生都发挥出色，尤其是安妮，她的表演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啊，这场音乐会真是棒极了！"回家的时候，安妮和戴安娜手拉手走在浩渺[1](miǎo)的星空下。

"是啊，一切都是那么顺利。"戴安娜说，"收入肯定会超过十美元。我听说这次演出还要上夏洛镇的报纸呢。"

"哇！这样一来，咱们的名字岂不是也会被登出来？天哪，这太让人兴奋了！戴安娜，你的独唱非常棒，当听到大家热烈的掌声时，我比你还高兴呢。你的表演完美极了！"

"才没有呢，你的朗诵才是最棒的！那种悲凄的语调简直催人泪下。"

"嗯，可你不知道，当时我紧张极了。当亚伦夫人叫到我的名字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上台了。不过，就在我马上要绝望的时候，我想起了鼓鼓的泡泡袖，我告诉自己，为了它，我必须成功。哈哈，当我回到座位上时，我看到苏伦奶奶正在擦眼泪。打动大家的感觉真的让我陶醉。"

---

① 水面辽阔无边。

“其他男生的话剧也很好啊！”戴安娜说，“吉鲁伯特是其中表现最好的。安妮，不要对他成见太深，你不知道，当你演完仙女走下台的时候，他还拾起一朵从你头上掉下来的玫瑰花呢。我亲眼看到他把它藏进怀里。”



▲ 听了安妮的演讲，苏伦奶奶感动得留下了眼泪。

“哼，我才不会感动呢。”安妮傲慢地说，“不管他做什么，我都不会把他放到心里。”

玛丽拉和马歇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参加音乐会了，这次因为安妮的缘故，他们专程来看。那一晚安妮上床后，兄妹俩坐在厨房的暖炉边聊起天。

“嗯，我真为我们的安妮感到骄傲，她的表演太棒了，我感觉我的眼泪流了下来。”马歇自豪地回味着。

“是的，安妮的表现确实不错！”玛丽拉也深有同感，“这个孩子聪明、长得好看，没想到在音乐会上有这么优秀的表现！从心里说，我也很为安妮感到骄傲，但是这句话我还是想留在心里。”

“上楼的时候，我就告诉她了，让她开心地休息去了。玛丽拉，我们要让她更好地发展，光是在阿丰利学校学习恐怕已经不够了。”

“考虑这些事情还有些早，毕竟她三月份才满十三岁。当然了，她看起来好像是个大姑娘了。过一段时间，我们把她送到女子学校去读书，



她应该会非常优秀的！不过这些事情先不要告诉她，还得过一两年呢。”

“嗯，这些事情要早作打算，不过这事越想越让人高兴。”马歇说道。

这一年冬天没怎么下雪，非常温暖。一切又恢复到单调的生活状态，这让安妮无法忍受。

“戴安娜，我已经十三岁了。”上学的路上，安妮惶(huáng)恐[1]地说，“今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已经是一名少女了。真的很难想象，再过两年我们就会变成——啊，戴安娜，快看，兔子！这片森林真是太棒了，最适合写进作文里。”

“关于森林的作文倒是不难，”戴安娜说，“不过星期一的作文课倒是让我头疼。史黛西老师为什么要让我们自己编故事呢？”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安妮说。



▼ 安妮和戴安娜在森林中看到一只可爱的兔子。

“那是对你来说，你想象力那么丰富，当然没问题。”戴安娜抗议道，“可是我天生缺乏想象力，我该怎么办呢？对了，你的故事是不是编好了？”

“对啊！”安妮自豪地点点头，“我故事的题目叫‘爱比死更壮烈’。那是一个凄(qī)美的故事，我是哭着把它写完的。”

“那你就给我讲讲吧。”戴安娜央求道。

① 惊恐，害怕。



于是安妮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起来："我写了两个美丽的少女，她们住在同一个村子里，彼此深深地依恋。她们一个叫克蒂莉亚，一个叫姬拉。十六岁那年，姬拉跟村子里一个叫贝多拉姆的年轻男子相恋了，起因是姬拉的马把她摔在山路上，而贝多拉姆救了她。可是后来克蒂莉亚也爱上了贝多拉姆，就在姬拉和贝多拉姆要结婚的时候，在嫉妒的驱使下，克蒂莉亚在一个黄昏把姬拉推入滚滚的急流中。这一幕恰巧被贝多拉姆看到了，他不假思索地跳入急流中，想救自己的心上人，可是他根本不会游泳。最后，他们一起溺(nì)水身亡了。

"戴安娜，我故意给故事安排了一个悲剧的结尾，我觉得这样才够浪漫，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于克蒂莉亚，我安排她在内疚中发了疯，这是她应得的报应。"

"真是太感人了！"戴安娜手捂着胸口，说话的语气有点像马歇，"安妮，我要是有你那样的想象力就好了，我怎么也编不出有趣的故事。"

"这没什么的，想象力也是可以培养的，只要坚持练习，总会有提高的。"安妮鼓励戴安娜，"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好点子，不如我们创立一个故事社吧，大家一起练习写故事、讲故事怎么样？你知道，史黛西小姐也鼓励我们培养想象力。大家一起写故事，最后，大家都会有收获的！"

故事社就这样成立了。刚开始时故事社的成员只有安妮和戴安娜，不过仅仅过了一段时日，安德鲁斯和吉利斯以及另外两名女孩儿也加入了进来。要不是安妮她们坚持不吸收男生参加，故事社的规模还要大很多。

"故事社是个有趣的地方。"安妮得意洋洋地向玛丽拉吹嘘(xū)①，"每位成员都要在大家面前朗读自己的作品，然后每个人都要进行讨论

① 夸大地或无中生有地说自己或别人的优点、长处；夸张地宣扬。



评说，大家约定，把自己写的故事珍藏起来，等以后念给自己的孩子听。大家都很积极创作，鲁比特别喜欢描写恋爱，而珍妮则写得刻板正统，戴安娜喜欢写一些恐怖故事，结局总是把所有人都杀掉了。我自己感觉写什么类型的都不成问题。”

“你写的离真正的作品还有很远的距离呢。”玛丽拉不以为然地说，“而且，整天写故事，你把学习都耽误了。本来呢，我就不赞成你天天捧着书看，写小说的事情我更是不喜欢。”

“玛丽拉，我们可不是胡写。我写作品，是想培养健全的精神，让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这是牧师告诉我的。牧师和亚伦太太听了我们的故事，赞扬我们写得好，他们还给我们指出了一些问题，提了一些有益的意见。当然了，我们还把四篇挑选好的故事寄给约瑟芬姑妈读了。你知道约瑟芬姑妈是怎么回信的吗？她在信中说：她还从没读过这样精彩的作品。她也从没见过像我们这么优秀的一群孩子！约瑟芬姑妈是那么挑剔，可是这次她却给了我们这样高的评价！我们太高兴了！我们要向亚伦夫人学习，争取做一个有用的人。”

“我看要这样做有困难。”玛丽拉又开始打击安妮，她觉得只有这样回答才能更好地鞭策和勉励安妮，“亚伦太太可是个做事认真、有条理的人，而你呢，安妮，你是个糊涂、健忘的女孩子。”

“可是你知道吗？亚伦太太以前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安妮认真地说道，“她曾经告诉我们，她小的时候非常顽皮，闯了不少祸。想想，玛丽拉，我是不是也这样？听了这些，我感觉我还是有希望的，你觉得呢，玛丽拉？”

“我觉得你今天已经饶舌饶得够多了！”玛丽拉不耐烦地说。

四月末的一个黄昏，玛丽拉从教会的集会上回来，当她远远地看到

绿山墙的时候，忽然觉得心里暖暖的。是啊，以前她回来的时候，厨房里总是冷冰冰的，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安妮正在厨房里等她，把炉火烧得旺旺的。不过，这一次玛丽拉失望了，当她走进屋子，发现暖炉并没有生火，也不见安妮的影子。



▲玛丽拉借烛光看到了一头绿头发的安妮。

“可能又和戴安娜一起疯去了吧。”玛丽拉嘟囔着，开始自己准备晚餐。可是，等她和马歇吃完晚餐，安妮还是没有回来。

玛丽拉想到地下室去一趟，她需要一根蜡烛。她记得楼上安妮的屋子里有一根，就去楼上拿。

当玛丽拉找到蜡烛，并且点燃之后，发现安妮竟然趴在桌子上。“啊！”玛丽拉大叫一声，“这是怎么回事啊？安妮，你睡着了吗？”

“没有……”安妮呜咽着回答。

“身体不舒服吗？”玛丽拉走到近前，想看看安妮。

“玛丽拉，求求您，不要看我，我已经彻底绝望了。玛丽拉，求您别看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头——头发！”安妮哽咽着说。

玛丽拉拿着蜡烛靠近安妮的脑袋，仔细看了看她背后的头发，的确，它们变了，变成了绿色！“安妮，怎么会这样呢？”玛丽拉叫道。



"我——我染的。"安妮绝望地说，"虽然我知道染头发不是一件好事，不过我太讨厌我的红头发了。如果做点儿坏事能改变它，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哼，就算是这样，你也不应该把它染成绿色啊！"玛丽拉说。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啊！"安妮气愤地说，"那个售货员一直保证说能让我的头发变成黑色的。啊，我好后悔，不该这么爱慕虚荣，我刚才一直在忏悔……"

"这样也好！"玛丽拉严肃地说，"让你尝尝爱慕虚荣的后果。现在快去洗洗，看看能不能洗掉。"



▼ 安妮平静地看着镜子中一头短发的自己。

安妮一遍又一遍地用肥皂和清水洗，可是不行，那绿色一点儿也洗不掉。这场意外让安妮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出门，除了玛丽拉和马歇，只有戴安娜知道真正的原因。不过，戴安娜向安妮发誓说不会把这个秘密说出去，而且她的确做到了。

一个星期以后，玛丽拉见安妮的头发还是老样子，毅(yì)然地说："安妮，照我看，这种染发剂是洗不掉的，现在只能把头发剪掉了。"

安妮听后悲伤



地叹了口气，她拿来剪刀，嘴唇哆嗦(duō suo)着对玛丽拉说道："玛丽拉，把它们剪掉吧，尽量剪短。啊，我觉得我的心都要碎了！"说完就大哭起来。不过，在头发剪短之后，安妮看着镜子中一头短发的自己，反常地安静下来。

一头短发的安妮来到学校立刻引起大家的注意，不过，除了戴安娜之外，谁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只有爱管闲事的卡蒂巴却这样嘲笑安妮："你简直就像稻田里的稻草人！"

"我理都没理她，只是瞪了她一眼。"安妮回家后这样对玛丽拉说。当时，玛丽拉因为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正躺在沙发上休息。

"玛丽拉，我已经决定，从今以后我要尽可能做善事，而不再去想变成美女。其实，善良比漂亮更能让人愉快，不是吗？玛丽拉，我是不是说得太多，您的头疼好一点儿了吗？"

"好多了！"玛丽拉说，"不过，最近我的头疼好像比以前更加严重，看来我有必要去看一趟医生了。你不用担心，你的饶舌不会加重我的头疼。"事实上，玛丽拉巴不得安妮继续讲下去。

第15章
CHAPTER 15

农产品大会

这一天，安妮和简、鲁比以及戴安娜一起玩儿，安妮提议把艾伦的故事编成戏剧演出。于是大家聚在一起，把里面的人物认真地研究了一番。这样，标致的百合公主艾伦、骑士伦斯洛顿、王后吉妮维亚以及亚瑟王等人都在她们心中“活”了起来。

最后，大家一致决定让安妮来演艾伦。安妮勉强接受了，虽然她很高兴自己能饰演主角，但她认为自己并不适合演这个角色。

然后，安妮开始分配其他角色：“鲁比演亚瑟王，简演吉妮维亚，戴安娜演伦斯洛顿。不过，在开始之前，咱们必须用黑色的锦绣把河边那艘（sōu）平底船布置成丧船。戴安娜，你母亲那条黑色的旧披肩正合适。”戴安娜把旧披肩拿来递给安妮，安妮带领大家来到河边，并认真地把披肩铺到船底。然后，安妮躺了上去，闭上眼睛，两只手交叉着放在胸前。简把一块旧钢琴覆（fù）盖布盖到“艾伦”身上，再在上面放上一束百合花，这样一切就都准备妥当了。

演出正式开始。

平底船被推了出去，不过因为缺乏经验，小船被池子里的尖木桩撞了一下，但大家都没有在意。其他三个女孩儿看到平底船向木桥漂去，马上向池子较低处的坝子奔去。按照戏里的情节，她们要在那儿迎接百合公主艾伦。

安妮躺在船上，安静地享受着自己想象中的浪漫气氛。可就在这时，一件煞风景的事情发生了——平底船开始漏水。



▲ 安妮躺在船上，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

安妮赶紧站起来，掀起那条旧披肩。原来，平底船刚刚被推出去的时候和尖木桩相撞，船底木板的接缝儿被撞松了。现在，水正不断地从那道缝隙（xì）中渗进来，看样子，在抵达下一个坝（bà）子之前小船就会沉没。安妮立即意识到自己处在极端的危险中，她忍不住尖叫一声，可是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安妮吓得脸色苍白，可是她并不慌乱，因为在前面，她看到了自己逃生的机会。

当小船终于漂到桥下时，船里的积水已经很多。就在小船驶到桥下，即将沉没的一瞬间，安妮把旧披肩搭到肩上，使劲儿抱住了一段浮木。小船几乎在同一时间沉了下去，站在另一边坝子上的戴安娜、鲁比和简把这一切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她们吓得面如白纸，同时发出一声惊叫，然后飞快地跑上街道叫人。

安妮在水里沉沉浮浮，必须紧紧抓住木桩（zhuāng）才能获救，她的处境相当危险。她在浮上水面的间隙看到三个好朋友一边哭喊，一边跑了过来，她以为她们三个很快就会过来，所以紧紧咬住牙，等待她们。可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安妮有点绝望了，心想：“她们几个哪里去了

呢？为什么没来？我就要坚持不住了，我的手……我的腿……天哪，都要僵硬了，如果再不来救我，我肯定会沉到水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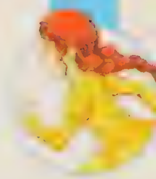
▲ 驾着小船的吉鲁伯特看见了抱着浮木的安妮。

安妮感到脚下有什么东西在游来游去，周围的水是死一般的绿。安妮的身体颤抖着，脑海中闪过无数稀奇古怪的想法。可是渐渐地，她的手腕几乎要承受不住了。就在这时吉鲁伯特划着小船从下游上来，他看到沉在水中的安妮，大吃一惊。“安妮，你怎么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吉鲁伯特吃惊地问着，并且飞快地划到安妮身旁，伸出手把安妮拉上了小船。

“怎么回事，安妮？”吉鲁伯特拿起了船桨询问说。

“我在扮演艾伦。”安妮收拾着自己的东西，强作镇定，保持着自己的风度，眼睛望着远处，冷冷地说，“我们在演戏，我坐在平底船里，要到嘉梅罗特去，小船后来进水并沉了下去，我就爬到桩子上，等着她们几个来救我，你现在能不能把我送到小码头去？”

吉鲁伯特热心地把小船划到了小码头，安妮决不能再拉他的手了，她自己敏捷（jié）地跳到了岸上。“谢谢你救了我。”安妮开口说了句话就要走开。吉鲁伯特也从船上跳了下来，说了声“等一等”，并赶上来抓住了安妮的手。



“安妮，不要再使性子了，让我们成为好朋友吧！”吉鲁伯特走上前去抓住安妮的手说，“当初取笑你的红头发只是想和你开个玩笑，况且已经过去好几年了。现在就让我们言归于好吧。”在很短的时间里，安妮忽然心跳加速，一种奇怪的感觉涌上心头。不过，她马上又想起当年被取笑时的情景。

“不！”安妮说，“我不要和你做好朋友。”

“那好吧！”吉鲁伯特怏（yāng）怏地回到船上，对安妮说，“以后我再也不会请你做我的朋友了。”看到吉鲁伯特渐渐消失在远处，安妮好后悔，不知为什么，她忽然想大哭一场。

九月里，安妮去牧场放牛，时近黄昏，她赶着牛群，从“恋人的小径”走了回来。刚刚林间空地和林隙之间都洒满了红宝石色的晚霞余晖，一会儿天空黑下来了，枞树的枝头下面，笼罩着一层由空气形成的紫色薄雾，像葡萄酒般清澄（chéng）。晚风拂过树梢枝头，发出优美的音色。

牛群悠然自得地在小径上漫步，安妮突然想起了一首诗，那首诗是去年冬天学过的，是一首旋律铿锵有力、威武雄壮的小诗。史黛西老师要求她们背诵下来。安妮吟诵到“不屈的枪兵们，即使在阻挡着人们的阴暗恐怖的森林面前，也丝毫没有怯步”时，出神地停住了脚步，她闭上眼睛，想象自己也是这些战士中的一员。当她睁开眼睛，却发现一脸严肃的戴安娜正向自己走来。安妮猜想，戴安娜准有什么重大的消息，可是安妮故意不表露出自己的好奇心。

“戴安娜，你看这黄昏，难道不像是紫色的梦吗？啊！这一切让人感动得想哭！”

“是啊，的确充满了诗情画意。”戴安娜附和着，“不过，我来这里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约瑟芬姑妈来信说，下周二邀请我们到她家去



做客，还说我们可以住在那儿，而且，她会带我们到农产品大会上参观呢！”

“啊，太棒了，戴安娜！”安妮把身体靠在枫树上，以防自己因为过度兴奋而晕倒，“只是，我怕玛丽拉不同意我去。”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戴安娜说，“不过，我可以让我妈妈帮你去说，那样玛丽拉一定会同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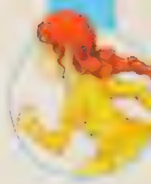
“嗯，但愿如此。”安妮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因为如果我们想得太多，到时候又不能去的话，我会失望死的。”

不过，安妮和戴安娜的担心实属多余，因为玛丽拉没有阻止安妮去农产品大会参观。

星期二的早晨，刚用完早饭，安妮便收拾好衣物，穿上节日的服装，度过小河，穿过枫树林，去跟巴利先生和戴安娜汇合，然后三人便径直出发了。路途遥远，但初次出远门的安妮和戴安娜两人都异常兴奋，她们一边欣赏着两侧刚刚收割完庄稼、沐浴着朝阳的田野，一边聆听着马车走过露水打湿的街道发出的嘎吱声，还不停地说笑着，一点也不感到疲倦。空气是那么清爽、清新，如梦如幻的晨雾缭绕，给大地增添了一种神秘的美，他们的马车似乎穿行在仙境之中。

马车嘚嘚前行，穿过火一般鲜红的枫树林，穿过一座古朴的小桥，然后踏上一段弯弯曲曲的沿海道路。大海汹涌澎湃，海边零零散散地分布着许多灰色的小屋，那是渔民们的房子。海面上，还有渔家的小船。这些奇特的景色，让安妮和戴安娜简直停不下嘴。

快到中午的时候，三个人终于来到了城里。巴利小姐的家是一座相当华丽、宽阔的古老住宅，它的位置离闹市区比较远，周围栽满了高大的山毛榉(jǔ)和榆树，风一吹，树叶子就哗啦啦响，仿佛在欢迎他们。



巴利小姐早已经站在门前等候他们了，她的眼光敏锐，却又闪烁着亲切、热情。

“啊，安妮，你终于来啦！”约瑟芬姑妈热情地欢迎她们，“瞧，你都长这么高了，超过我了！真叫人惊讶，你比以前漂亮多了！”安妮听到约瑟芬姑妈的赞美，谦虚地说：“只是脸上的雀斑少了，其他的变化我倒没感觉出来……谢谢您的夸奖。”两个小姑娘在约瑟芬姑妈的带领下进了屋，屋里的装饰非常奢华，那闪闪发光的客厅晃得她们眼花。

星期三这天，约瑟芬姑妈带着她们参观了农产品大会。

“实在是太棒了！”事后，安妮这样对玛丽拉说，“我遇到很多没见过的好玩儿的东西。在大会上，我最喜欢的是马、花和手工艺品。在编织方面获得第一名的是乔伊，他的手艺好得没话说。另外，麦克法逊的油画获得了冠军。而最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林德夫人自制的牛油和乳酪居然获得一



▼ 约瑟芬姑妈热情地接待安妮和戴安娜。



等奖。能在那么多人中碰到林德夫人，真是太巧了，直到那时我才发现我是那么喜欢她。会上的人实在太多，多得我都觉得自己毫无意义了！”

星期四，安妮和戴安娜坐马车去公园玩儿。黄昏时，约瑟芬姑妈带她们参观了音乐学院的演奏厅。安妮兴奋得都有点儿精神恍惚[①]（huǎng hū）了。星期五这天，巴利先生驾着马车来接她们。

“这几天玩儿得好吗？”临走时，约瑟芬姑妈问。

“嗯，好极了！”戴安娜说。

“你呢，安妮？”

“我享受了一大段美好的时光！”安妮说着，冲到约瑟芬姑妈跟前，在她长满皱纹的脸上亲了好几下。戴安娜看得不知所措，她从来没有对约瑟芬姑妈做过这样亲热的举动。不过，约瑟芬姑妈很高兴，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她使劲儿向安妮和戴安娜挥手，直到马车消失在视线之外。

安妮的离去让约瑟芬姑妈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她是一位古怪、任性的老人，无论做什么首先考虑的都是自己。她一直认为只有能够服侍她或者使她感到快乐的人才是有用的人，而现在，安妮让她享受到了人生的乐趣，所以她对安妮特别喜爱。如此一来，安妮的一举一动、一颦（pín）一笑都在她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归途中的安妮和戴安娜比来时更加高兴，因为她们马上就要回家了。

“啊，回家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安妮忍不住说。

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她们经过了白沙，上了海滨大道。远处，阿丰利的山冈在橘黄色的天空的映衬下显露出来。一轮明月从大海上升起，它是那么亮，那么美。蜿蜒曲折的路边每个小湾波光粼粼，波涛拍打着礁石，响起哗哗的声音。大海散发出清新而强烈的气息，弥漫

① 神志不清；精神不集中。



▼ 安妮冲到约瑟芬姑妈面前，在她长满皱纹的脸上亲了好几下。



在周围。

当安妮走上小河上的木桥时，绿山墙厨房窗户上柔和的光映入她的眼里，它好像在等待安妮归来，就连那开启着的门似乎也让人觉得格外温暖。安妮轻轻地跑起来，奔进厨房。呀！餐桌上已经摆满热气腾腾的晚餐。

“终于回来啦！”玛丽拉放下手里的针线活儿。

“嗯，回家的感觉真好！”安妮乐呵呵地说，“我想亲吻这里的每一样东西。我的天啊，还有红烧鸡！玛丽拉，这都是为我做的吗？”

“当然啦！”玛丽拉说，“知道长途旅行后你一定饿了。好了，快去换衣服，马歇回来咱们就可以开饭，我们一直盼着你回来呢。”

晚餐后，坐在温暖的火炉前，安妮开始向玛丽拉和马歇讲述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最后，安妮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虽然所有的事情都非常有趣，让人欢喜，不过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回家这种温馨的感觉啊！”

第16章
CHAPTER 16

考前准备

十一月的一个晚上，玛丽拉和安妮坐在厨房里。厨房里的暖炉烧得正旺，红红的火焰不时跳动，照得安妮和玛丽拉的脸色不停变换。玛丽拉放下手中的编制活儿，揉了揉眼睛，感觉眼睛真的很累，似乎需要换一副眼镜了。而安妮呢？虽然刚才还拿着书似乎在看，可是这时，她安静地蜷(quán)坐在暖炉前，双眼凝视着暖炉里熊熊跳动的火焰，嘴角不由自主地露出一丝笑意，看来，她已经陷入到浪漫的幻想中去了。在幻想中，安妮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去冒险，与在生活中的失败相比，在幻想的世界里，安妮是特别出色的！

玛丽拉罕见地露出了温柔的表情。也许只有在微暗的厨房里，只有在这种安静的时刻，玛丽拉心中对安妮的温情才会显露出来。虽然语言和表情更能表达自己的爱，但是玛丽拉一直以来却学不会。她关心、疼爱安妮，却在平日里从未表现出什么特殊的热情、耐心的照料。她担心自己不恰当的表达会使安妮骄纵难驯(xùn)，那样反而会害了这孩子。所以，在平日里，玛丽拉对安妮总是持严厉批评的态度。

这也正是安妮苦恼的问题，她对玛丽拉在内心中十分疼爱自己并不明白，从玛丽拉的外表和言行来看，安妮感觉不到她的关心和喜爱。安妮常常苦恼，为什么玛丽拉就那么没有同情心，不理解自己呢？但是，每次想到这些，安妮又总是想起玛丽拉收养并认真教育自己的事情来，



心里暗暗责备自己不应该有这种想法。

“安妮,”玛丽拉说,“刚才史黛西老师来过。”

“她来干吗?”安妮好奇地问。

“告诉我关于你的事。”

“我的事?”安妮心虚了,“哦,我昨天在历史课上偷偷看《宾虚》,被史黛西老师看到了,她是来向您告状的吧?”

“没有啊。你呀,自己心虚了吧。”

“当然了!”安妮说,“在学校的确不该看这种趣味性太强的书,我——”

“安妮,难道你不想知道史黛西老师究竟是来干什么的吗?”

“当然,她说了些什么?”

“她告诉我,她愿意在下课后补教一个小时,用来辅导报考皇后学院的学生。她过来就是问我们愿不愿意让你去参加补习。安妮,你想不想报考皇后学院,毕业后当一名老师呢?”

“啊!玛丽拉,”安妮叫起来,“那是我一生的梦想啊!我当然愿意了——只不过,我知道得花很多钱才能进皇后学院读书。”

“这些都不是问题。当初我和马歇收养你,就已经决定让你好好读书,接受良好的教育。如果你想去的话,那就参加补习吧。”

“啊,玛丽拉,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安妮紧紧地抱着玛丽拉,“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让您和马歇骄傲。”

“也不用太着急,离入学考试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呢。你只要适当努力,把基础打好就行了。”

“嗯!”安妮使劲儿点点头,“从现在开始,读书对我来说更有意义了。因为我有了明确的目标,我要当一名像亚伦夫人那样的好老师。”

升学班的名单很快就出来了，总共有七个人：安妮、吉鲁伯特、鲁比、简、乔伊、查利和麦克弗森。

“玛丽拉，补习班的同学都很有志向。”第一天补习结束后安妮对玛丽拉说，“简和鲁比说以后要当老师。鲁比打算当两年老师后结婚。简则说她要一直当老师，一辈子也不嫁人。而麦克弗森说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牧师。”说到这儿，安妮突然停住了，开始低头翻书。

“还有吉鲁伯特呢？”玛丽拉问。

“那谁知道呢！”安妮轻蔑地说。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安妮和吉鲁伯特的竞争已经一目了然，他们都努力要拿第一。

自从上次在河边遭到安妮的拒绝后，吉鲁伯特除了更激烈地和安妮竞争之外，他开始在其他方面全面忽视安妮。他和其他女孩儿谈笑风生，甚至在祈祷会后殷(yīn)勤[1]地送她们回家，可是对安妮却不理不睬。而安妮呢，表面上虽然仍旧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可心里却一直忐忑不安，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她一定会和吉鲁伯特和好的。她对吉鲁伯特的憎恨已经完全消失，可惜现在已



▼ 玛丽拉慈爱地与翻书的安妮聊天。

① 热情而周到，常用于表示巴结讨好。

经晚了。除了这些不愉快，安妮剩下的都是幸福。研读功课、唱圣歌、和亚伦夫人聊天……她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快乐。转眼间，暑假到了。

“大家好好享受这个玫瑰色的假期吧！”放假前一天，史黛西老师对大家说，“养足了精神才能在入学考试前全力备战。”晚上一回到家，安妮就把教科书塞进阁楼上的旧皮箱中，把锁扣好，将钥匙扔进了装毛毡的杂物箱里。

“这个暑假我要好好放松。”安妮对玛丽拉说，“这个学期我已经付出了努力，我甚至连学得最差的几何也取得了好成绩，所以，我要给自己放个假，让自己沉迷在幻想中！噢，玛丽拉，相信我，过了这个暑假，我会成为一个大姑娘的，所以，我要好好度过这个童年最后的暑假！”

这一天，林德夫人来看望玛丽拉。玛丽拉忧心地告诉她，那天马歇的心脏病又犯了，虽然已经缓过来，不过近期发作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医生说马歇必须避免过度兴奋和劳累。对于兴奋这一点玛丽拉并不担心，因为马歇是最安静不过的人。可是劳累这一条却很难避免，因为马歇是个一刻也闲不住的人。

当两位妇人谈论这些的时候，厨房里的安妮正在有条不紊[1]（wěn）地做着晚餐。现在，安妮已经完全获得了玛丽拉的信任，她是一个认真而体贴的乖孩子。

1 形容做事、说话有条有理，丝毫不乱

第17章 CHAPTER 17

考　试

安妮在快活的玩乐中度过了整个夏天。九月份开学以后，在史黛西老师的带领下，大家又重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尤其是准备报考皇后学院的几个学生。

安妮学习非常刻苦，整个冬天，甚至星期天的下午她都待在家里啃（kěn）书本。这段时间她经常做同一个梦：她站在榜单前，但找不到自己的名字……整个冬天在忙碌中飞逝。正是因为忙碌，所以大家觉得学校的生活充实有趣，激烈的竞争也让人感到刺激，孩子们的成绩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切，与史黛西小姐丰富的知识和适合孩子们的教学方法密不可分，同时，史黛西小姐注意引导孩子们学会自己思考探索、学习自己解决问题，提高他们的能力。所有这些，林德太太和其他的理事会成员都感到不可思议。

▼安妮坐在书桌前认真地学习。





在学习成绩飞速前进的同时，安妮待人处事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贝尔医生经常规劝玛丽拉，要让安妮多参与社交活动，所以安妮有更多机会外出。聚会、举行音乐会、滑冰、玩雪橇等等，对于这些孩子来说都是太平常的小事了。

在活动中，安妮的个子长高了不少，直到有一天，玛丽拉偶尔想起要看看安妮的身高，才大吃一惊："啊，安妮，你都长这么高了！"一种莫名的失落感从玛丽拉的心底升起。在这一瞬间，她忽然意识到，那个爱幻想、小嘴巴唧(jī)唧喳(zhā)喳说个不停的小女孩已经不见了。安妮长大了，现在已经是一个身材高挑、性情沉静的大姑娘了。玛丽拉感到无限凄凉，不禁呜咽着哭起来，马歇呆若木鸡地看着她。

玛丽拉被哥哥的样子逗乐了。"我只是在想安妮。"玛丽拉说，"今天我忽然发现她长大了，而且，明年她很可能就会离开我们。天哪，到那时我们会多么寂寞啊！"

"没关系，安妮会经常回来看我们的。"马歇说，"那时，到卡莫迪的铁路应该会修好了。"

"话是这么说，不过这和每天在一起根本就不一样啊！"玛丽拉叹了口气。

安妮不仅个子长高了，而且性情也比以前娴(xián)静[1]多了，这让玛丽拉很不解："安妮，你最近说话比以前少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也说不好，只是不太想说。"安妮用手支着下巴说，"有些美丽的念头，最好只让它深藏在心里，因为说出来很可能会遭到大家的嘲笑。"

"嗯。对了，入学考试只剩下两个月了，你觉得有把握吗？"

"我也说不上来，有时候信心十足，可有时候又觉得自己还差得很

① 文雅安详。



▼玛丽拉伤心地哭起来，马歇不解地看着她。



远……总之压力很大。玛丽拉，如果我真的名落孙山，我该怎么办呢？”

“那还用说，再回学校寄读一年啊！”玛丽拉轻描淡写地说。

安妮叹了一口气，重新把精力转移到书本上。

终于到了六月底。黄昏的时候，安妮和戴安娜红着眼睛走出校门，戴安娜转身看看夕阳中的学校，无限感慨地叹了一口气，伤感地说：“好像一切都结束了似的！”

“好了，戴安娜，你比我幸运，不管怎么说，你九月份还可以回到学校。”安妮说，“而我呢，如果真的考上皇后学院，那就意味着再也不能回学校了！”

“可是就算我能回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你们都不在学校，就只剩下孤零零的我了。唉，过去咱们大家在一起的日子多么快活啊！现在一想到马上就要各奔东西，我就难过得想流泪。”说着，戴安娜的眼里真的流下几滴热泪。

“别哭啊，戴安娜，你一哭我也忍不住了，越是心情不好，越应该振作啊！考试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我真担心我会考不上呀！”

“不用担心，我相信你肯定没问题。”戴安娜说，“在城里考试的这几天你会给我写信吗？”

“当然，星期二晚上我就会给你写信，告诉你第一天的考试情况。”

星期一，安妮进城了。星期三，戴安娜收到了安妮的信。

亲爱的戴安娜：

这是周二的晚上，我在巴利小姐家的书房里给你写信。昨天夜里，我孤零零一人睡在客房，心想要是有你在该有多好！史黛西老师跟我们约好，考试之前不再学习，也不能看小说。这感觉非常不好，我已经习惯了学习和读书。早上，史黛西老师来接我去学院，我们一起接了乔

伊和鲁比。我跟鲁比拉手时，觉得她的手冰凉。乔伊一见到我便发牢骚说她一夜也没睡好，即使考上了，恐怕也没有足够的体力经受得住皇后学院课程的压力。虽然我尽量想努力喜欢上乔伊，可至今仍没有一点儿效果。

我们到达学院时，那儿已经聚集了许多从各地来的学生，人那么多，以至于把学院挤得水泄不通。在人群中，我最先看到了坐在石阶上的穆迪·斯普乔，他一个人在那儿自言自语。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是在背诵乘法口诀表，这样可以使他紧张的情绪平静下来。他还要求我千万不要打断他，如果停下来，他会全部忘记的！天哪，我的记性可没有他那么差！

找到各自的考场后，史黛西小姐就离开了，她不能和我们一起进去。简跟我一个考场，她沉着冷静，不慌不忙，真令人羡慕。而我心里一有事便会在脸上反映出来，甚至心跳得连别人都能听见。

不久，一个男人走了进来，开始发英语试卷。当我拿起试卷时，我的双手发冷，脑袋发晕。戴安娜，我突然想起，这种心情和四年前向玛丽拉询问能否留在绿山墙农舍时的心情完全一样，简直太可怕了。谁知不一会儿又恢复了正常，头脑一直清醒着，心脏也开始跳动起来，起初的一瞬我甚至怀疑它已经完全停止了跳动。

中午我们回去吃了午饭，下午又返回学院参加了历史考试。历史题难度相当大，不少年代都弄乱了。尽管这样，今天考得还算过得去。

可是，戴安娜，明天进行几何考试，一想到这个，我就下定决心，不理会跟史黛西小姐的约定，打开几何课本进行复习。

傍晚，我去看望其他女同学，半路遇见穆迪·斯普乔心烦意乱地走在大街上。穆迪觉得自己不是学习的料，与其当牧师，还不如当木



匠舒服。

到了同学的宿舍一看，只见鲁比已经疯狂了。她说在英语考试中，她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她刚安静下来后，我们就到外面去吃冰激凌了，大家都说，要是有戴安娜在就好了。

噢，戴安娜，如果我几何考试通不过去的话，该如何是好呢？林德太太准会说“安妮在几何上栽了跟头，但太阳还是依旧照常升起落下”。说是这么说，可对我来说，如果失败了，还是太阳不升起来比较好。

你忠实的朋友：安妮

周五黄昏时，安妮回到了绿山墙。虽然她看上去很疲惫，不过脸上非常平静，因为她觉得自己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当安妮和戴安娜重新聚到一起时，她觉得时间好像已经过去了好几年。

“啊，我好像等了一辈子！安妮，考得怎么样？”

“还行吧！现在我终于又回到绿山墙了，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那其他人呢？”

“应该都不错。”

戴安娜本想问问吉鲁伯特的情况，不过她想了想，还是算了：“安妮，放心吧，我知道你肯定能考上。”

“嗯，”安妮兴奋地说，“要么就名列前茅(máo)，要么就名落孙山！”其实，在安妮的内心深处，对取得好成绩有着更为高尚的动机，那就是为了玛丽拉和马歇，尤其是马歇，他一直认为安妮是最优秀的，能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皇后学院。所以，对安妮来说，她必须考一个好成绩。

两周以后，在一个梦幻般的黄昏，安妮正呆呆地站在窗边，陷入美好的幻想中。每天只有在这个时候，她才能暂时忘掉考试和尘世间的烦恼。此时的她已经完全陶醉在夏季黄昏的田园景色之中。窗下的花

坛不断散发出迷人的幽香，微风吹过，传来一阵白杨树枝叶的摇曳声，枞树林上面的天空被晚霞染成了浅粉色。就在安妮被这大自然的景观深深吸引的时候，猛然间，她发现戴安娜手举着报纸，穿过枞树林，越过独木桥，登上了山丘。



▲ 安妮看到戴安娜拿着一张报纸兴奋地从远处跑来。

安妮猛地清醒过来——放榜了！她的心里像揣着小鹿一样乱撞，两耳“嗡嗡”鸣响，胸口憋（biē）得似乎要炸裂一般，整个人僵在了那里。

戴安娜连门都没敲，直接闯进安妮的房间。安妮觉得她好像已经花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

“安妮，你考上了，第一名！”

“啊！”安妮一把拿过报纸，放在桌子上，然后急着去点灯。因为她太激动，划了六根火柴才把蜡烛点亮。她拿着报纸仔细看起来，真的考上了，第一名，和吉鲁伯特并列，不过安妮的名字排在他的前面。

“安妮，你太棒了！”戴安娜祝贺道。

安妮茫茫然地瞪着一双大眼睛，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安妮，你在想什么啊？如果我考了第一，早就跳起来了。”

“我现在的心情就像大海一样，汹涌澎湃。”安妮说，“我想说的话太多，以至于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考第一，现在



我要立刻去田园通知马歇，让他知道这个好消息。”

于是，两个女孩儿一路沿街狂奔，她们来到田园时，马歇正在叠干草，不远的地方，玛丽拉正在和林德夫人说话。

“啊，马歇！”安妮叫道，“我考上了，是第一名，我要向您致谢！”

“嗯，和我想的一样！”马歇高兴地看着报纸上的录取名单，“我就知道，我的安妮是最棒的！”

“安妮，你表现得非常好！”玛丽拉也兴奋地说。

本性善良的林德太太发自内心地祝贺说：“安妮确实考得很不错，做什么事都做得这样痛快、漂亮。安妮你也是我的骄傲，大家都为你而感到自豪。”

晚上，在柔和的月光下，安妮悄悄地跪在了窗边，她虔诚地祷告，感谢上帝对自己的庇佑，并祈祷上帝能继续保佑自己实现理想。之后，她躺在白色的枕头上进入了梦乡，遨(áo)游①在充满希望、明亮、美丽的梦幻世界中。

---

① 漫游，游历

第18章
CHAPTER 18

饭店的音乐会

玉盘似的月亮在森林上空散发着银色的光辉，昏睡的夜鸟发出梦呓(yì)般的鸣叫，微风吹过，传来人们谈笑的声音。此时，安妮房间的百叶窗已经拉下，油灯被点燃，安妮和戴安娜正在房间里忙着化妆。

她们要出席一场为募捐而举行的音乐会，受邀参加演出的有附近演艺界的所有名流。那些节目琳琅满目，都是知名的演员演出的。这其中，也包括安妮表演的朗诵。

放在前几年，对安妮来说，这一定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就算今天，安妮也感到非常兴奋，心情难以平静。

马歇因为安妮能参加这样的演出而感到飘飘然，玛丽拉照例是把喜悦和骄傲放在心里，表面上还是一副不赞成的样子。

一切准备妥当后，安妮和戴安娜约上简·安德鲁斯以及她的哥哥比利·安德鲁斯一起，乘坐马车到怀特·桑德大饭店去。路上，安妮有点儿不放心地再次问戴安娜：“戴安娜，你真的觉得白色蝉翼纱好吗？我觉得蓝色花的薄纱更好看。”

“虽然你说的很流行，但是我推荐的这件更适合你。亲爱的，蝉翼纱穿在你的身上，就像你身体的一部分。”最终，安妮还是觉得要听戴安娜的，因为戴安娜对时装的鉴赏力非常高，很多人都专门请教戴安娜该怎样着装呢。这次音乐会，戴安娜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安妮身上，希望



她的装扮就算是女王看了也会感到赞叹。

顺利到达饭店之后，安妮被音乐会的一个委员安排到演出者的休息室。当安妮处在夏洛镇交响乐团的人群中时，她很快胆怯起来。她那件在绿山墙的阁楼里看起来非常漂亮的衣服，和此时各种闪闪发光的绸缎、绚丽无比的花边比起来，简直成了小丑的衣服。而邻座妇女所戴的钻石项链更让安妮觉得自己的珍珠不名一文。

很快，安妮被带到大厅的上宾席，夹在一位穿着粉红绸衣的胖太太和一位神情傲慢的少女之间。胖太太的眼睛在安妮身上移来移去，好像不明白安妮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而那位高傲的少女则一直在嘲笑身边的“乡巴佬(lǎo)”。

一个舞蹈节目结束后，司仪报上安妮的名字。安妮紧张地走上台，心中乱极了。台下戴安娜和简两个人看到安妮脸色苍白，都为她捏了一把汗。确实，第一次出现在这样大的场合，规模宏大，观众人数众多，前面表演的都是一些名流，对安妮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她被吓倒了，神色有些呆板，身体变得僵硬。她感觉周围的灯光是那样刺眼，全部集中在她的身上，而台下观众似乎都在窃窃私语。那边，穿着盛装礼服的妇人们装出她们惯有的富足和文艺气质，似乎在等着她出丑，然后毫不留情地批评指责她的朗诵。此时，安妮感到一种绝望的情绪涌到了心头。

安妮真的坚持不住了，她想临阵脱逃，不在这里忍受耻辱。突然，她看到在观众中，吉鲁伯特正笑嘻嘻地看着她，是否也在等她出丑？看到这里，安妮突然镇静了下来，是的，不能让吉鲁伯特打倒自己，不能成为吉鲁伯特嘲笑的对象！安妮仰起头，做了一下深呼吸，勇气和决心瞬间回到了全身。安妮开始朗诵，清脆美丽的声音不断地在大厅的各个



角落回响，那股蓬勃向上的力量，飘到现场的每一个角落。

当朗诵结束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激动地鼓起掌来。安妮因为羞涩(sè)和兴奋而涨红了脸，小跑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音乐会圆满闭幕了，那个胖太太慷慨地庇护①着安妮，把安妮介绍给她所认识的人，大家都热情地同安妮打招呼。甚至，连专业的朗诵家阿佩斯夫人也对安妮表示祝贺，她说安妮的声音非常有魅力，而安妮本人对作品的理解也非常到位。

在富丽堂皇的大餐厅吃过晚餐以后，比利驾着马车送三个少女回家。一路上，简一直说自己想变成胖太太那样的有钱人，过她们那样的生活。

▼安妮自信地朗诵着。

"可实际上我们比她们富有！"安妮反驳(bó)道，"我们拥有自己的生活。那样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生活其实才是最无聊的。我并不羡慕她们，我只想做绿山墙的安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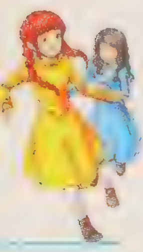
三个星期以后，绿山墙开始为安妮忙碌起来，因为安妮去皇后学院读书的日子就要到了。在马歇的努力下，安妮的行李中有了很多好东西。

这天晚上，玛丽拉拿着一块淡绿色的衣料走进安妮的房间。

"安妮，虽然你已经有很多衣服，不过这件可以缝



① 这里指保护。



制成外出的衣服，或者在做客的时候穿。”

“啊，玛丽拉，这块料子非常漂亮，我真是太感激您了！”

衣服很快就缝制好了，安妮高兴得眉开眼笑。这天晚上，安妮特意把它穿上，在厨房里为玛丽拉和马歇朗诵《少女的誓言》。

看到安妮落落大方的样子，玛丽拉不禁想起她刚来绿山墙时的情景，激动得落下眼泪。

“玛丽拉，您怎么哭啦？”安妮俯在玛丽拉身边，轻吻着她的脸颊。

“我——我只是想起了你小不点时的样子。安妮，我多么希望你永远不要长大啊，就算你再怎么出糗[1]（qiǔ），我也不介意。唉，你现在长大了，要离开我们了！”

“不，玛丽拉！”安妮凝视着玛丽拉的眼睛，“我永远都是您的安妮，这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不管我的外貌怎么变，我的心永远如此，我会永远爱着你、马歇和绿山墙！”安妮把自己的脸贴在玛丽拉枯瘦的面颊（jiá）上，又用手搂住马歇的肩膀，眼睛里闪耀着幸福的光辉。

玛丽拉本想把自己满腔的感情发泄出来，可是一直以来的习惯让她做不到这一点，于是她只好紧紧地把安妮搂在怀里。

马歇含着泪走了出去，独自在夏夜的星空下徜徉[2]（cháng yáng）。“是啊，我的确非常宠爱安妮，可是安妮并没有因此变得任性。”马歇欣慰地自言自语，“这孩子既聪明又善良，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九月份的一个清晨，安妮终于离开绿山墙，进城读书了。

安妮听从史黛西老师的建议，选择了第一级的课程。吉鲁伯特也做了同样的选择。这意味着只要通过考试，一年以后他们就可以获得一级教员的证书。当然，这也意味着繁重的功课。

---

① 指失态或做出让自己感到羞愧、难为情的事　② 闲游；安闲自在地步行

其他人，简、乔伊等人都选择了第二级的课程，她们得在两年后才能拿到毕业证书。

安妮住的是学校附近的一间小房子，虽然条件不错，不过和绿山墙根本没法比。她不禁联想到了绿山墙农舍那个属于自己的雪白的房间。夜晚从屋内向外面望去，是一片宁静无语的墨绿色世界。花坛里盛开着香豌豆花，果树园沐浴着柔和的月光，斜坡下面的小河在欢快地流淌，河对面枞树的树梢在夜风中不停地摇曳起舞，透过树林的间隙，可以望见戴安娜房间里的灯光。在那方土地之上，笼罩着神秘巨大的星空。想起这些，安妮的心情顿时舒畅了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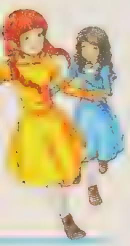


▲ 马歇高兴地在星空下徜徉。

这一天，安妮正在屋里看书，乔伊、鲁比和简来看她。

“你想不想获得奖章呢？”鲁比问安妮。

“噢，你一说我想起来了。”乔伊说道，“听说学院要颁发艾弗里奖学



金，今天来的通知，是弗兰克听说的——他叔父是学院的理事，好像学院明天就能发表。”

“奖学金！”安妮觉得自己突然有了新的目标，浑身热血沸腾。她本想学习结束后取得一级地方教员的资格就行了，可是，听到这个消息，她觉得自己一定要拿到奖学金。在她的脑海中，仿佛浮现出了自己头戴菱形帽、身穿学士服参加毕业典礼的身影。

艾弗里奖学金是专门为攻读英语和英国文学的人而设立的——在雷德蒙德大学学习四年，每年二百五十加元。它仿佛是为安妮量身定做的一样。

那天晚上，安妮非常兴奋，难以入睡。她暗暗下定决心：“如果通过努力学习就会获得奖学金，那我一定会取得的！取得了奖学金，马歇该有多高兴啊！生活真美好，总是不断地出现值得奋斗的目标，等待着去挑战、去征服，这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第19章
CHAPTER 19

马歇的离去

时间一天天过去，安妮越来越想念绿山墙。因为学校每个周末都放假，所以只要不下雪，安妮每周都会坐火车回到绿山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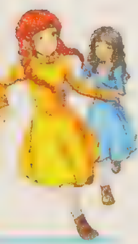
圣诞节时，安妮没有回家，而是待在学校拼命读书。到这个时候，竞争奖章的只剩下三个人——安妮、吉鲁伯特和路易斯，而奖学金将从六个优等生中选出。不过，对此时的安妮来说，和吉鲁伯特之间的竞争已经纯粹是学习上的竞争，吉鲁伯特在安妮心中已经不再是眼中钉，安妮想在考试中胜过他，仅此而已。

不知不觉，春天来临了。虽然各处还是可以看到残雪，但是五月花的花蕾(lěi)已经含苞待放，森林和山谷也都渐渐笼罩在翠绿色的雾霭(ǎi)中。

“这学期马上就要结束，”安妮说，“下星期就要考试了。这次考试会决定我们的命运，但当我看到小花和蓝天时，我又觉得这一切似乎不那么重要。”

“对了，我听说吉鲁伯特会获得奖章，而奖学金将发给埃米莉。”

安妮笑了：“听你这么一说，我感到情绪有些低落。不过乔伊，我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想一想吧，绿山墙农舍下的山谷里开满了令人沉醉的紫罗兰花，‘恋人的小径’上，嫩草露出了毛茸茸的小脑袋，这是多美的生活！至于能不能获奖，对我来说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因为我已经付出了全力,我明白了勤奋快乐的真正含义。努力却遭遇失败,这并不是不可接受的事情。姑娘们,让我们抬起眼来,尽情欣赏蓝天的颜色吧!想象一下,此时此刻,安维利那边又会是怎样的明媚呢?”

考试成绩被贴出来的时候,安妮和简正巧经过校门口。简的目标只是及格,所以她看起来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安妮则脸色苍白,没有说一句话。

奖章和奖学金的评选结果也出来了。当安妮和简走进校门时,看到休息室里挤满男生。

“吉鲁伯特万岁!奖章得主万岁!”他们大喊着。

不过,同时又有人喊起来:“安妮万岁!奖学金得主万岁!”

“啊,安妮!”简激动地抓住安妮,“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安妮立即被一大群女生围起来,周围是热烈的赞美声和祝贺声。

不过,安妮仍不忘小声对简说:“我要马上通知玛丽拉和马歇,他们一定会为我高兴的!”在接下来的毕业典礼上,校长亲自为学生们颁(bān)发了毕业证书和奖章、奖状。



▼女生们拥着安妮,高呼万岁。



马歇和玛丽拉也出席了毕业典礼，他们的目光始终停在安妮身上。安妮此时穿着那件淡绿色的衣服，面庞红润，一双大眼睛闪闪发光，她用响亮的声音朗读着自己的优秀论文。台下不时有人耳语——瞧，她就是奖学金得主。

当天晚上，安妮和马歇、玛丽拉一起回到了绿山墙。第二天早饭时，安妮发现马歇的脸色不是很好，一年来，他头上的白发也多了不少。

“玛丽拉，”趁马歇不在，安妮问道，“马歇的心脏最近怎么样？”

“不太好！”玛丽拉说，“他需要静养，好在现在你回来了，我相信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安妮用手捧住玛丽拉的脸：“玛丽拉，您也太操劳了！现在我回来了，所有的工作都让我来干吧，您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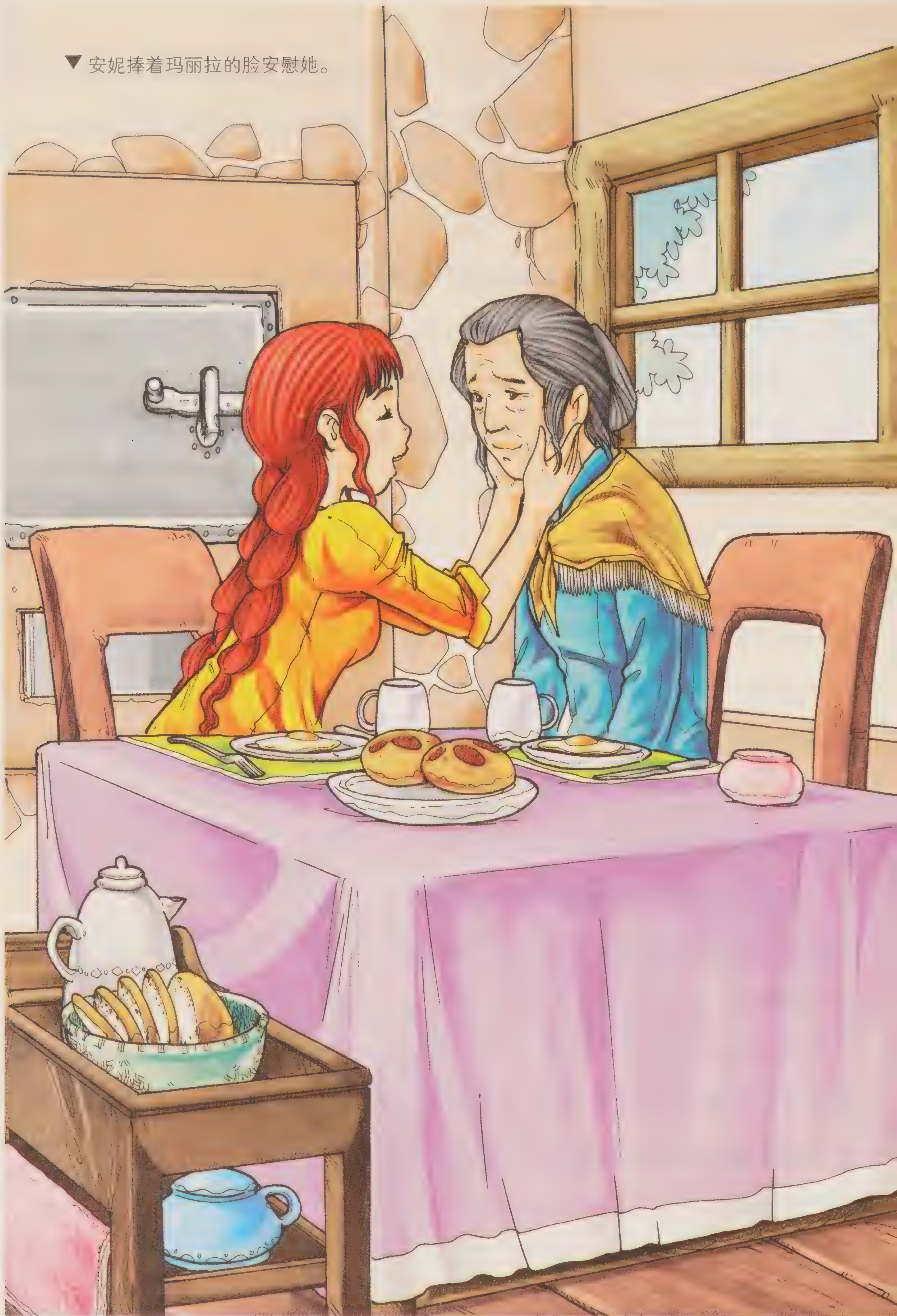
玛丽拉慈爱地看着安妮：“倒也不是太累，只是头疼得厉害，一直疼到眼睛深处，戴眼镜也没有用。六月末，眼科名医会来这里，到时候我去看看。安妮，你真是太棒了，只用一年时间就得到一级教员证书，还获得了奖学金。对了，你最近听说什么没有，关于艾贝银行的？”

“嗯，好像是快要倒闭了。”安妮说。

“果真如此，我们上周就听说了这事。马歇一直在担心，我们所有的积蓄(xù)全都放在那家银行。”玛丽拉担忧地说。

这天黄昏，安妮陪着马歇把牛群赶到小径上。周围一片静谧[1](mì)，森林在夕阳的余晖中闪烁着金色的光，西边的山丘上飘来阵阵野花的香气。马歇低着头走在前面，安妮静静地跟在后面。借这个难得的时机，安妮向马歇说了许多关心的话。而大多数时候，马歇什么都不说，只是腼腆(miǎn tiǎn)地冲着安妮微笑。

① 安静。



▼ 安妮捧着玛丽拉的脸安慰她。

天黑了，安妮回到自己的房间，马歇那略带羞涩的微笑仍然浮现在眼前。她回忆着来绿山墙的美好时光，想象未来三口人的生活，思绪万千。夜晚沉静而美丽，似乎蕴含着什么，注定这不会是一个平常的夜。

“啊，马歇，你怎么啦？马歇，你哪里不舒服？”正在厨房里的玛丽拉突然看到马歇痛苦的表情，连哭带叫地喊着马歇的名字。

此时，安妮正捧着一大把水仙花——她已经好久没有见到这么美丽的水仙花，也很久没有闻到它醉人的清香了——听到玛丽拉的惊叫，安妮马上扔掉手里的水仙花，跑向马歇。只见马歇呆呆地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抽动着，大滴大滴的汗从头上滚下来。

安妮和玛丽拉几乎同时奔向马歇，可终归晚了一步，马歇“扑通”一声瘫（tān）倒在门槛上。

“没有呼吸了！”玛丽拉尖叫着，“安妮，快去叫马丁，在仓库。”雇工马丁闻讯立刻去向巴利夫妇报信，正好林德夫人也在那儿。于是三人急急忙忙赶到绿山墙，他们进门时，安妮和玛丽拉正努力抢救马歇。

林德夫人推开她们，去摸马歇的手腕（wàn），又伏在马歇的胸口听了一会儿，之后她悲伤地抬起头，看看安妮和玛丽拉，泪水夺眶而出。

“玛丽拉，已经没救了！”

“不，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他刚才还……”安妮说不下去了，她脸色苍白，僵在原地。

“可这是事实啊！”林德夫人说，“安妮，你看马歇的脸，看看就知道了。”

后来医生赶来，检查之后得出结论：马歇是受到严重刺激引发心脏病，而起因就是他手里拿着的那张报纸，报纸上登着艾贝银行破产的消息。



▲ 安妮在马歇的灵柩周围摆满鲜花。

马歇去世的消息很快在当地传开，许多人来绿山墙吊唁①(yàn)。生前一直默默无闻的马歇在死去的这一天第一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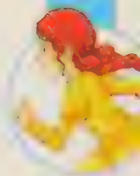
夜幕悄悄笼罩了绿山墙，屋里渐渐安静下来。客厅里，马歇横卧在灵柩中，脸上带着一贯的浅笑。他的白发垂落到脸上，似乎在做着美梦一般。灵柩周围摆满鲜花，马歇生前总是看着它们想心事。为了马歇死后仍然能有鲜花相伴，安妮把它们采回来，放到他的身边。安妮默默地做着这一切，她干涩的眼睛因为极度悲伤，一闪一闪的，像是在燃烧，只是没有一滴眼泪。

那一晚，玛丽拉伤心欲绝，巴利太太和林德夫人都留在绿山墙照顾她。戴安娜也想留下来陪安妮，不过安妮说她只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戴安娜只好离开安妮的房间。

对戴安娜来说，安妮的性情实在让人摸不透。而生来就自制力很强、平时感情不外露的玛丽拉，这时却一下子精神崩溃了，她陷入了极

---

① 祭奠死者并对其家属进行慰问。



度悲哀之中。比起见不到一滴眼泪的安妮的苦闷，戴安娜觉得还是玛丽拉这种情感能够让人理解。戴安娜无奈，留下安妮一个人独自在房间里，不放心地走了。

当屋里只剩下安妮一个人的时候，她的泪水还是不肯流出来，即使跪在窗前，看着浩瀚(hàn)的星空祈祷也丝毫不起作用。安妮只觉得自己的心被突如其来的悲伤击得生疼。后来，在极度的疲惫和悲哀中，安妮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半夜时分，安妮无端地被惊醒，寂静与黑暗包围着她，白天那一幕幕的情况如潮水般涌来，她仿佛又听到了马歇在称赞自己："我的女儿，你是我的自豪！"她仿佛又看到了马歇那慈祥的笑容。安妮忍不住悲痛，放声大哭起来。

玛丽拉听到哭声，悄悄地走了进来，安慰安妮："好了，好了，好孩子，我们都别哭了。无论我们怎样哭，马歇都回不来了。唉，虽然我也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我也控制不住自己。马歇是个难得的好兄长，慈祥、亲切。可是，这是上帝的安排呀！"

安妮抽噎着："玛丽拉，你就让我痛痛快快地哭吧！哭出来我感觉好多了。请您搂着我，抱紧我，好吗？玛丽拉，现在只有你陪我了，马歇再也不回来了！我多想他再次回到这个世界呀！"

"好孩子，剩我们两个，我们更要相依为命呀！多亏你在家，否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安妮，我对你的爱跟马歇对你的爱是一样深厚的，只不过我平时不善于表达而已。亲爱的孩子，一直以来，你就像我的亲生女儿一样！"

两天后，马歇的灵柩被抬出客厅，同他生前种过的田地和果园进行了告别。

第20章

CHAPTER 20

美丽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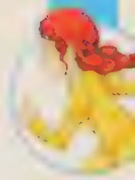
安葬了马歇，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朝阳升起，枞树林还是如此美丽，花坛里的花儿孕育出了新的花苞，即将绽放，戴安娜经常来访，她讲的故事总是让安妮忍不住笑出声来。可是，每每想到马歇，安妮就忍不住悲伤，她觉得自己的笑声是对马歇的不尊重。


▼亚伦夫人劝安妮快乐起来。

“我总觉得马歇离去之后，我再快活是对他的一种背叛。”安妮对亚伦夫人说。

“可是马歇生前不是最喜欢听你的笑声吗？”亚伦夫人劝道，“他希望你能活得幸福、快乐，不是吗？虽然他现在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可是我想他还是一样想听你的笑声！”

“嗯，”安妮点点头，“今天下午，我把一株白玫瑰种在了马歇的墓前。”安妮用一种梦幻般的语调在叙述着，“你知道，马歇最喜欢这种白玫瑰



了。很久以前，马歇的母亲从自己的家乡带来的就是这种白玫瑰，这种花儿一直陪伴着他。而今，他去世了，真高兴能够在他的墓前栽上这样一株白玫瑰，我想，马歇在天堂一定会很高兴的！哦，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家了。没有了马歇的陪伴，玛丽拉是那么孤独，我要回去陪伴她。"

"是啊，孤单的日子还在后面呢，你上大学一走，不知她一个人在家是如何孤单。"亚伦夫人说道。

安妮没有再说什么，道过晚安，便默默地走向绿山墙农舍。玛丽拉没在厨房，她静静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安妮也轻轻地坐了下来，跟玛丽拉一起看着黄昏的景色。

"安妮，刚才斯宾塞医生来过了。"玛丽拉说，"明天有眼科名医来，他劝我去检查一下眼睛。但愿能为我配一副合适的眼镜！你一个人在家没问题吧？"

"放心吧，戴安娜会来陪我的，饭我也会做好的。"

玛丽拉欣慰地笑了："以前你总是出糗，还记得你把头发染成绿色那件事吗？"

"当然，怎么会忘记呢？我……"此时，安妮又想起马歇，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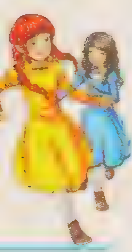
第二天，玛丽拉进了一趟城，到傍晚时才回来。

两三天后，安妮看到卡莫迪的约翰·森多拉来到绿山墙，并在后院和玛丽拉说了很久的话。

"玛丽拉，森多拉先生来这里干什么？"

玛丽拉静静地看着安妮，眼里忽然充满泪水："他是来购买绿山墙的……"

"什么，您要卖掉绿山墙？这怎么可以呀？"安妮大叫起来。



“安妮，我知道绿山墙对我和你都很重要，但是我们真的已经走投无路。艾贝银行倒闭，我们所有的积蓄都没有了。另外，我的眼睛越来越糟糕……好在你得了一笔奖学金，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卖掉绿山墙，我可以住到林德夫人那里。只是你，安妮，再回来休假的时候，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了……”

“不！”安妮坚定地说，“我们决不能卖掉绿山墙。”

“唉，安妮，我又哪里想卖掉它呢？可是如果我独自住在这里，寂寞和悲伤会把我逼疯的！”



▼ 安妮坚定地说自己要回来陪玛丽拉。

“不，玛丽拉，你不是孤单的，我会回来陪您，我不去上大学了！”

“什么？”玛丽拉抬起头，“你在想什么啊，安妮？”

“我要把奖学金退回去，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您为我付出那么多，现在我怎么能丢下您一个人不管呢？玛丽拉，我已经决定留下来，我们可以让巴利先生替我们经营农场。而我呢，可以在阿丰利学校教书——虽然这个希望不大，因为吉鲁伯特已经跟学校谈好了——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像以前一样一直陪在您身边了！”

玛丽拉听到安妮的话，觉得自己像在做梦一样："可是，安妮，为了我，你放弃那么多东西，叫我怎么忍心啊？"

安妮笑了笑，说："没关系的，玛丽拉，只要能住在绿山墙，我就心满意足了。世界上没有人比我们两个更爱绿山墙，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守护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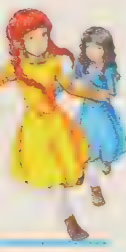
"可是，继续深造不是你的梦想吗？那么……"

"现在我的干劲儿十足，只不过是目标发生了一点儿变化。今后，我立志成为一名好教师。我不愿眼看着你的视力继续恶化下去了。我想在家里通过大学的函授讲座，也可以继续学习深造。我已经计划得满满的了，这一个礼拜，我反复在考虑着这个计划，这是我认为最周全的计划了，我想这也算是我对你的报答吧。自从我在皇后学院毕业以后，我的未来就像一条伸展着的、宽广笔直的道路，一直延伸到远方。而现在，前进的道路出现了曲折，这个曲折过去了，前面还会有什么，尽管我不知道，不过我相信在前方一定会有好机会在等着我。道路曲折，这对我来说更具有诱惑力了。前方的道路会是什么样的呢？是山丘、峡谷，还是平原、森林……"

"你就这么放弃了深造的机会，是不是太可惜了？"玛丽拉还是割舍不下来之不易的奖学金。

"玛丽拉，你不要再劝我了，我已经十六岁半了。以前林德太太就说我是非常固执的。"安妮说着，自己也笑了起来，"玛丽拉，我不是施舍同情，我讨厌施舍同情，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我们都舍不得我们最可爱的绿山墙农舍，因为只有绿山墙农舍才能让我们快乐。绿山墙农舍对我们来说是最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卖掉它。"

安妮放弃上大学而选择回来当老师的消息很快传开，大家普遍感



到不能理解。不过亚伦夫人很支持安妮，这让安妮非常感动。

一天晚上，安妮和玛丽拉正坐在大门前享受着充满芳香的夏日的黄昏，林德太太来了。她毫不拘束，一下子坐下来说："啊，一整天站着说话是多么劳累，坐下来休息是多么舒服！我的身体太胖了，腿怎么能受得了呢？祈祷上帝，别让我再胖下去了！玛丽拉，你不会有这种苦恼吧？听说安妮决定不上大学了，留在安维利陪伴你，这真是太好了！一个女孩子，就应该这样。"

"可是就算不去上大学，我也要继续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在绿山墙农舍，我一样会学得好。"安妮笑着说道。

"不要累着自己。"

"不会的。我想晚上回到家后，我还会有足够的精力的。你知道了吗？我要到卡莫迪的学校去教书了。"

"我正是来告诉你的，理事会批准了你的申请，让你在阿丰利教书。"

"林德太太，理事会不是定下来聘(pìn)用吉鲁伯特·布莱思了吗？"安妮吃惊地站了起来。

"对，原来是的。可是听说你申请退学教书，吉鲁伯特便撤回了自己的申请，他说你比他更适合在这儿教书。吉鲁伯特是个挺好的男孩子，善良、体谅别人，富有牺牲精神。他说要到白沙镇去教书，也真够难为他的了，因为他领不到食宿费，还要积攒上大学的学费……托马斯回来后跟我说了这件事，我听了非常高兴，很受感动。"

"我不能让吉鲁伯特为我做出那么大的牺牲，我不能接受他的好意。"

"现在怎么说都晚了，吉鲁伯特已经和白沙镇的理事会签合同了，你提出辞呈也没有意义了，安妮，你肯定会留下来的。"

安妮笑了。第二天，安妮又给马歇坟上添了新的花环，并且给白玫

瑰浇了水。等安妮走出坟场，经过"碧波湖"的时候，一位身材高挑、容貌俊美的年轻人朝她走过来——是吉鲁伯特。

吉鲁伯特在安妮面前停下来，摘下帽子，恭(gōng)恭敬敬①地向安妮行了个礼。

安妮也停下来，并且伸出自己的手。"吉鲁伯特！"安妮叫着他的名字，感到自己的脸火辣辣的，"谢谢你，真的非常感谢你把职位让给我。"吉鲁伯特握住安妮的手，笑着说："安妮，不用客气！只要能帮到你，我就十分高兴。现在，你愿意重新和我做朋友吗？原谅我以前的过错吧！"安妮笑起来，想把手缩回去，可是吉鲁伯特握得很紧。

"其实，当初在你把我从浮木上救下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原谅你了。"安妮羞涩地说，"我是不是很固执啊？说实话，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后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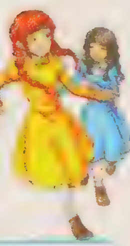
"哈哈！"吉鲁伯特也笑起来，"今后，就让我们之间好好相处吧。安妮，其实我们生来就注定要成为好朋友的，只是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在抗拒着命运的安排。从现在起，让我们互相帮助，携手前进吧。你打算继续学习深造吧？我也是这么考虑的，来，让我送你回家吧。"

安妮刚一回到家，玛丽拉便问道："刚才是谁和你一起回来的，安妮？"



▼安妮和吉鲁伯特友好地握手。

① 对别人很有礼貌、很尊敬。



“吉鲁伯特。”安妮说话时发觉自己的脸竟然红了，“是在巴利家的山丘碰到的。”

“你们站在那里聊了那么久，原来你已经和吉鲁伯特和好了。”玛丽拉说着，脸上浮现出了微笑。

“以前我们一直是竞争对手，不过，他说从今以后我们还是忘记过去，面向未来，成为朋友的好。玛丽拉，我们真的聊了那么久吗？我怎么觉得只有两三分钟呢。也好，就当作是我和他几年没有说话的补偿吧。”

晚上，安妮又久久地坐在窗前，风儿在樱桃树之间轻轻吹过，带来了清新的薄荷味道，山谷里，杉树上，星星正调皮地眨着眼睛，透过林间，戴安娜房间的灯光若隐若现。安妮想了好多，尽管没能上大学，道路变窄了，出现了曲折，可是，眼前的道路照样充满了阳光，洋溢着幸福和乐趣，努力学习、勤奋工作能使人感到充实。属于她的，有值得为之付出的工作，有崇高的理想和志趣相投的友谊，还有她与生俱来的幻想世界和丰富的想象力，这些都是自己的宝贵财富！

“上帝保佑这个美好的世界！”安妮梦呓般说道。

读者意见反馈表

亲爱的读者，感谢您购买本书。只要您认真填写以下信息，邮寄到我社，或发送电子邮件至邮箱 2089417132@qq.com，就有机会参加我们不定期举办的有奖阅读活动。还等什么呢？赶快行动吧！

姓名：________________ 年龄：________________

学校：________________ 年级：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 QQ：________________

您购买本书的具体时间：________年________月

您购买本书的途径：○新华书店 ○民营书城 ○校边书店 ○网店 ○超市

您觉得本书的语言：○简单易懂 ○合适阅读 ○难以理解

您认为本书的错误率：○高 ○中 ○低 ○无

您对本书封面和版式的评价：○非常满意 ○满意 ○尚可 ○需改进

您还读过哪些名著：

书名________________ 出版社________________

书名________________ 出版社________________

书名________________ 出版社________________

（如有其他意见或建议，可另附页）



更多精彩活动，
请关注梓育少儿微信公众平台
我们邀您共同参与



通信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东南湖大路 788 号鸿城国际商务中心 5 楼
吉林人民出版社少儿编辑部 130022
反馈电话：0431-8520898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山墙的安妮/马宏彬编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6 2015.7(重印)
(世界经典名著阅读馆)
ISBN 978-7-206-07954-2

Ⅰ.①绿… Ⅱ.①马… Ⅲ.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缩写 Ⅳ.①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0360 号

[世界经典名著阅读馆]

绿山墙的安妮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 · 长春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zigengguoji.com　　电　话:0431-85208981

原　著:蒙哥马利　　改　写:马宏彬　张　杰
责任编辑:孙　昶　　执行策划:储可玉　于　晶

印　刷:辽宁一诺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2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　张:9
字　数:105 千字
版　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7 月第 4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954-2
定　价:1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24)24859633
图书质量反馈电话:(0431)85208981　　售书热线:(0431)85208082 8520869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蒙哥马利(1874—1942)，全名露西·莫德·蒙哥马利。出生在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的克里夫顿，是享誉世界的加拿大女作家，擅长小说创作。其代表作《绿山墙的安妮》被誉为“世界上最甜蜜的少女成长故事”。

World Classics Reading Library

绿山墙的安妮

ANNE OF GREEN GABLES

传承经典文化

感悟思想精华





绿山墙的安妮

ANNE OF GREEN GABLES

爱的教育
爱丽丝漫游奇境
安徒生童话
八十天环游地球
宝葫芦的秘密
彼得·潘
城南旧事
稻草人
福尔摩斯探案集
父与子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格列佛游记
古代寓言故事
海底两万里
红楼梦
红日
呼兰河传
会飞的教室
寄小读者·小桔灯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昆虫记
老人与海
柳林风声
鲁滨逊漂流记
•绿山墙的安妮•
绿野仙踪
秘密花园
名人传
木偶奇遇记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三国演义
水浒传
汤姆·索亚历险记
铁道游击队
童年·在人间
西游记
小王子
一千零一夜
伊索寓言

World Classics Reading Library

阅读中 我们一起成长



扫描二维码
关注梓育少儿
微信公众平台
更多惊喜等待你

责任编辑/ 孙 昶

封面设计/ 上尚印像 WWW.SS17.NET 0431-85575558 Chao超视觉工作室 TEL:13331677717

黄晓磊

上架指南 | 青少年读物

ISBN 978-7-206-07954-2



定价：16.80元

更多精品儿童图书请关注梓育少儿官方网站www.zigengguoji.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